

樹德科技大學建築與古蹟維護系

碩士班碩士論文

全球化衝擊下鄉土教育深化之研究
一位美濃社區教師的詮釋

指導教授：李允斐

研究生：黃鴻松

2005 年元月

《謝詞》

感謝姆孃（母親）身體一直康健，讓我這個『老學生』可以安心讀書。

感謝協會的伙伴們，因為認識大家才有今天的故事。特別感謝斐哥三年來的指導、對話、討論與容忍；感謝秀梅、燈美、阿豐、宜孜在論文上的意見提供；感謝慧明在論文製作上的協助及阿棟、孝伸、仲良、正揚、高傑、福裕、敏君...的訪談，其實諸位的訪談內容足以再出一本精彩的故事書。

感謝龍肚國小，提供了一個不斷讓我學習成長的環境。感謝邱校長的提攜與信任，讓我盡情發揮所能；感謝一路走來相扶持的同事們，及曾經參與田園教學的小朋友們（現在都變成大朋友了），讓我的教書生涯多采多姿。

最後感謝故鄉—美濃，因為妳的養分供給我不斷地思考與行動的能量。

鴻松

2005. 元月

《摘要》

本論文是一位國小教師參與社區營造的『自我敘說』，除了紀錄一個農村對抗全球化浪潮的歷程，也是寫一個『生命』與美濃社會互動的故事。

故事從 1992 年（甚至更早）美濃反水庫運動開始熱烈展開。原本要流落異鄉的師專生，意外的分發到離家不遠的山村任教，因為家鄉面臨要建水庫的危機，焦慮地率先『上書』給鎮長，卻石沈大海，原以為要孤軍奮鬥的反水庫之路，兩年後美濃社會出現幾個返鄉青年，他們竟然和我有共同的目標—反美濃水庫。

和這群知識青年認識是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在『愛鄉』的引誘下，一步步調整人生的途徑與節奏。原本是孤單寂寥的反水庫路上，就在邂逅許多『愛鄉人』後，沿途變得的多彩而具挑戰。台灣社會一直籠罩在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體系下，農村的角色長期被邊緣化，愈是投入才發現，我們已不是單純在做『反水庫』一件事，而是想要活化這個兩百多年的古老農村，就是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吧！

為了要深度參與社區運動，我調回家鄉的龍肚國小，從此我一面玩『鄉土教育』、一面玩『社區營造』，僵化的教育制度及貧瘠的校園文化，起初玩的乾澀無味，無意間將『學校』與『社區』搓和著玩，卻意外得到學生、同僚、家長、里長...的認同與參與，從這裡才真正體會到教育的『力量』。

原本喜歡鄉下，想要清平過日，參與家鄉反水庫運動後，開始去反芻過去的生活經驗與所受的教育訓練。從最初的旁觀者，到淺身再全身參與，從一場場的社區教育活動中，體認到社區所面臨的問題，每每回到學校教育崗位，便努力思索『社區教師』所能提供的力量---就是要規劃進行令兒童『感動』的教育活動。所幸，從參與社區運動中，所吸收的資源與經驗，成了我回校園推行鄉土教育活動的養分與能量。

故事的場景多在校園和社區，偶而也跳脫到台灣某個山區學校或日本的小鄉村，雖有我這個主角貫穿全場，但故事中與主角互動的返鄉青年、校長、龍肚國小同事、學生、美濃教育伙伴...因為與他們不斷研讀討論、相互慰藉、化解矛盾；從文化省思、凝聚居民意識、建構社區的主體性...才能創造出特有的美濃社區運動風格，也才使我的生命歷程更加豐富紮實。

回顧參與美濃社區運動的歷程，除了紀錄人與土地的對話，人與人的互動；尤其呈現出自己生命蛻變的衝突與喜悅，正是本論文的主要價值。

關鍵字：全球化、生命蛻變、返鄉青年、社區營造、鄉土教育

目 錄

全球化衝擊下鄉土教育深化之研究：一位美濃社區教師的詮釋

謝				詞 I											
論	文	摘		要 II											
第	一	章	緒	論 13											
1-1	唱一首生命裡的美濃山歌	—	我為何寫作	1											
1-2	白川、菸樓、建古系	—	研究緣起	3											
1-3	大埤頭、牛埔仔、龍肚庄	—	走在社區	6											
1-3-1	大	埤	頭	6											
1-3-2	牛	埔	仔	8											
1-3-3	龍	肚	庄	8											
1-4	1988、美濃、客家人	—	生命裡的一次大躍動	9											
第	二	章	問	題	與	研	究	13							
2-1	研	究	方	法				13							
2-1-1	閱	讀	相	關	文	獻		13							
2-1-2	反	芻	自	己	所	參	與	的	每	場	運	動	13		
2-1-3	繼	續	參	與	社	區	現	場					14		
2-1-4	人	物	訪	談									14		
2-2	文	獻	回	顧									15		
2-2-1	全球	化	的	教	育	思	維						15		
2-2-2	關	於	自	我	敘	說							16		
2-2-3	美	濃	社	區	運	動	中	的	『	知	識	份	子	』	17
2-2-4	鄉	土	教	育	和	社	區	總	體	營	造				20

2-2-5 受壓迫者教育學和解放教育 21

2-3 發現問題 24

2-3-1 為什麼要反思？ 24

2-3-2 美濃社區運動中『青年』的定位 ----- 25

2-3-3 鄉土教育在社區營造裡的未來性 25

2-3-4 鄉村教師的社區責任 25

第三章 我的美濃社區經驗 27

3-1 菸農之子 27

3-1-1 跟著菸田擴散的鄉土足跡 28

3-1-2 美濃小農的辛酸 29

3-1-3 菸田英雄的悲歌 30

3-1-4 菸業文化保衛戰 32

3-1-5 別讓菸樓倒下 34

3-1-6 火車頭菸樓民宿 37

3-1-7 菸葉紀 38

3-1-8 伯公與菸樓 ----- 40

3-1-9 小結 43

3-2 一個師專生的實習筆記 44

3-2-1 離鄉前的鄉土巡禮 44

3-2-2 師專 = 軍校？ 45

3-2-3 師專生上山去 47

3-2-4 我和我的二十六個小朋友 49

3-2-5 一段辛酸的實習筆記 50

3-2-6	我 在 軍 中 的 日 子	52
3-2-7	小 結	54
3-3	返 鄉 知 識 青 年 的 社 區 化 歷 程	55
3-3-1	經 濟 狂 飛、人 事 已 非 的 教 學 環 境	55
3-3-2	想 逃 離 鄉 下	56
3-3-3	立 法 院 裡 的 同 鄉 會	57
3-3-4	搖 起 筆 桿 反 水 庫	58
3-3-5	我 的 自 卑 感	59
3-3-6	愛 鄉 的 路 不 孤 單 — 八 色 鳥 的 故 事	61
3-3-7	教 育 夥 伴 手 難 牽	63
3-3-8	小 結	66
3-4	鄉 土 教 育 的 全 球 在 地 化	67
3-4-1	田 園 裡 種 什 麼 菜	68
3-4-2	校 園 吹 起 一 陣 鄉 土 田 園 風	68
3-4-3	田 園 教 學 的 運 作 與 成 效	69
3-4-4	詮 釋 鄉 土 空 間 的 執 照	72
3-4-5	菸 樓 教 室 的 啟 示	73
3-4-6	和 社 區 打 造 一 座 生 態 樂 園	75
3-4-7	考 驗 老 師 們 的 社 區 鄉 土 意 識	76
3-4-8	從『美濃調』唱到『美濃山下』	77
3-4-9	盤 旋 於 學 校 和 社 區 的 八 色 鳥	80
3-4-10	小 結	82

第 四 章 鄉 土 教 育 的 全 球 在 地 化 85

4-1 知識份子的改造與轉化 85

4-1-1 再看『重返美濃』 ----- 86

4-1-2 都是水庫惹的禍？ 90

4-1-3 社區知識份子的軟身操 93

4-1-4 美濃學堂和學習型社區 95

4-1-5 彩繪一張社區願景地圖 99

4-1-6 小 結 101

4-2 鄉土教育的深化與全球化的挑戰 102

4-2-1 學校鄉土教育面臨的挑戰 102

4-2-2 找回鄉土的自信心 108

4-2-3 學校社區一家親 109

4-2-4 沒有圍牆的學校 111

4-2-5 社區教師和學校本位課程 115

4-2-6 全球在地化 119

4-2-7 小 結 123

第 五 章 總 結 125

5-1 回 顧 125

5-2 研 究 發 現 125

5-2-1 重新定位『知識青年』的農村角色 ----- 126

5-2-2 掌握全球化衝擊下對鄉土空間的詮釋 127

5-2-3 認清全球化浪潮中鄉村教師的社區責任 128

5-3 後 續 研 究 129

參	考	文	獻	131
---	---	---	---	-----

附	錄			135
---	---	--	--	-----

附錄一	本論文主要人物簡介	135
-----	-----------	-----

附錄二	我有真心話要說	136
-----	---------	-----

附錄三	夥房、菸田、火場埔—一段美濃四、五年級生的斷代史	137
-----	--------------------------	-----

附錄四	菸樓	138
-----	----	-----

附錄五	反水庫·保雙溪·救美濃	139
-----	-------------	-----

附錄六	『反水庫、救美濃』只需舉手之勞	140
-----	-----------------	-----

附錄七	1995--1997 龍肚國小田園教學實驗班課程表	141
-----	---------------------------	-----

附錄八	龍肚國小師生對於『田園教學』發表於月光山雜誌相關文章	144
-----	----------------------------	-----

附錄九	龍肚國小例行性社區鄉土教學活動一覽表	145
-----	--------------------	-----

附錄十	龍肚國小客家日活動的省思	146
-----	--------------	-----

附錄十一	美濃鎮龍肚國小學校特色課程綱要	147
------	-----------------	-----

圖表目錄

表 2-1	填鴨式教育和提問式教育比較表	23
-------	----------------	----

圖 2-1	研究流程	26
-------	------	----

第一章 緒論

1-1 唱一首生命裡的美濃山歌—我為何寫作

【也許】 舒婷

也許我們的心事 總是沒有讀者
也許路開始已錯 結果還是錯
也許我們點起一個個燈籠
又被大風一個個吹滅
也許燃盡生命燭照別人
身邊卻沒有取暖之火
也許淚水流盡 土地更加肥沃
也許我們歌唱太陽 也被太陽歌唱著
也許肩上越是沈重 信念越是巍峨
也許爲一切苦難疾呼
對個人的不幸只好沈默
也許
由於不可抗拒的召喚
我們沒有其他選擇

我是美濃人，在 1992 年以前我不會也不會唱任何一首客家山歌。

我永遠忘不了 1993 年四月，鄉親們爲了反水庫、保衛家園在立法院前高歌飲淚的感人畫面。當時唱山歌是爲了壯膽、提振士氣，唱著唱著，想到哪一天失去了家園，就沒機會在土地伯公旁的榕樹下唱著先人傳唱的歌謠，於是紛紛潸然淚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傳統山歌的優美與震撼……也深深覺得美濃的未來得靠社區民衆的自覺與自信。

然而，夜行巴士¹回到家鄉，夜色裡看到荒蕪的三合院、傾圮的菸樓、被開腸剖肚的老街、想到被強勢媒體同化地已不懂母語的客家小孩及被水庫開發案判處死刑的黃蝶翠谷…，心想自己能做的就是坐上夜行巴士，跟著鄉親們，到立法院聽從別人給我們的判決嗎？心中焦急卻又百般無奈。

反水庫大戰後，一批美濃青年投入返鄉行列，組成『美濃愛鄉協進會』²作為反水庫的民間組織，我在這個組織裡除了找到心理的慰藉，也在課餘時間積極參與反水庫運動所延伸的**社區整體營造**的活動。漸漸地接觸的課題涵蓋生態保育、文化保存、社區成人教育…等方面。譬如：調查社區的生態環境、保存美濃老街、培訓生態文化解說義工、籌辦黃蝶祭、舉辦『八色鳥兒童生態體驗營』，參與這些工作後，累積了不同領域的知識，也認識了來自各階層的朋友，使得有較宏觀的視野來看政府政策如何對應出百姓生活的現象，我尤其注意到台灣長期以來，總是以戕害生態環境、文化資源換取經濟奇蹟，這看在從事教育工作者的眼裡，實在擔憂，就愈覺得基礎教育的重要，和教育工作者的責任重大。

但相較於周圍大多數『安居樂業』的教育伙伴，我心裡起了疑問，我不是『不務正業』？為何招攬一大堆『校園外』的工作？然而這些社區運動都和教育脫不了關係呀！我是不是『杞人憂天』？還是他們的認知不足？為什麼別人都沒有這樣的憂慮呢？我試圖將自己的角色擴大為『社區教育工作者』，來合理化我的所作所為。

於是我試著把從別的組織學來的觀念、知識，轉化為教材、說帖，帶進校園，也驅使我不斷投入各種體制內、外的教改行列，設計一連串行動方案，如：田園教學實驗、社區鄉土教學、生態校園規劃、客家文化傳承、傳播學校社區化理念……。過程中出現的困難阻礙不曾間斷，但旁人給我的回饋加上事實證明，校園裡的教師欠缺『在地化』和『社區化』。

轉眼時間已過十多年，因台灣社會局勢的丕變，環境保育、水資源教育

¹ 北上立法院反水庫，因為經費有限，為節省住宿開支，巴士只得半夜從美濃開出，清晨到達台北。

² 『美濃愛鄉協進會』在本論文常以『愛鄉』或『協會』簡稱。

漸獲得認同，教改漸漸上軌道…若將自己參與的美濃社區運動過程，比喻成一首山歌，時而高亢、時而悲壯，時而輕巧，時而沈重；有時獨吟，有時對唱，有時是大聲合唱，始終對自己的投入無怨無悔，許多動人的故事值得紀錄與分析。我姑且大膽地將自己放在那個時空裡，娓娓道出心歷路程，試圖從個人社會化過程來投射這場社區運動中『人』的衝突與價值。

1-2 白川、菸樓、建古系—研究緣起

2001 年春天，幾個美濃青年相偕到日本岐阜縣的白川鄉參觀，那裡的合掌造聚落被聯合國列入世界人類文化遺產³，我們在那裡體驗了一天一夜，當晚就住在合掌造的民宿（其實，那裡也沒有新式的旅館），原本對文化保存就相當有興趣，但這是我第一次具體見識到『文化保存』表現在社區居民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全體居民動員、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上，深深覺得文化保存工作是那麼浩大、艱難與令人感動。

回程時在一個溫泉鄉落腳，夜裡，我們走到附近河床的野溪溫泉和體驗當地人的泡湯文化，期間談的卻是關於家鄉文化保存的話題，我們的話題從日本岐阜縣的美濃轉入台灣的美濃，從美濃的開發史談到和日治時期在美濃的『南隆農場』開發史。旅程中處處看到日本人對自己幾百年、甚至千年的文化是這麼珍視，南隆開發離今不過百年之遙而已，為何，對這段歷史始終無法做詳細探討？文獻猶在卻沒有人去做調查研究？

話題又轉為合掌造，看到他們保存這四、五百年的傳統建築這麼用心，甚至還是將整個村莊保留存，根據自己參與社區運動的經驗，像日本已邁入高度民主化的國家，聚落保存是多麼艱鉅的事情，除非對自己文化高度認同，全體社區居民的共識強、加上政府的遠見與魄力、地方社團的強力推動…，白川鄉合掌造聚落得以延續、保存，也終能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同。

³ 1995 年 12 月 9 日『白川鄉. 五箇山的合掌造集落』登錄為世界遺產（文化遺產）。

從『合掌屋』談到美濃的菸樓，儘管菸樓在美濃只有 6、70 年的歷史，但菸業文化在美濃歷史佔了重要的角色，菸樓也成了代表美濃的特色建築之一，但菸樓荒廢也不過才 2、30 年，不知為何，美濃人卻冷漠以對，不理它或輕易的拆掉或任憑倒塌…，當晚有人語重心長提到，從文獻得知極盛時期多達 2 千多棟，目前還有多少？這樣重要的文化資產，為何沒人去調查呢？如果能推動美濃的菸樓保存，對美濃是件不得了的事！這一席談話，觸動了我的興趣，回國後，我即著手寫研究計畫，準備報考剛成立的樹德科技大學的『建築與古蹟維護系』研究所，打算投入保存美濃菸業文化工作的行列。

幸運地我錄取了，入學那年秋天我即展開當初的理想，為美濃的菸樓做記錄、並積極推動菸樓文化保存。回頭看這兩三年來，自己在菸樓調查上投注許多心力，陸續參與推動第一屆菸業紀、在竹頭背推動第一家菸樓民宿、在九芎林修護第一棟菸樓、在美濃山下成立第一棟菸樓教育館，看似小有成就，但我覺得最大的困難與阻礙還是存在於鄉親對『文化保存』觀念的淡薄與認識不足，比起白川的聚落保存，我們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但我相信美濃的文化資產絕不亞於白川鄉。

當初對自己跨領域進修有點忐忑不安，但在多元化的社會，教師應有更寬廣的視野與觸角伸向社會各角落。這兩三年的學術洗禮，藉研究之便親身跑了許多地方，又再一次和社區對話，讓我有機會持續透過田野調查和居民訪談，對我而言這是非常有價值的選擇。

經過兩年，該是整理相關文字資料、心得報告的時候了，但光是一個菸樓的議題，似乎不能代表我這些年來所做的社區運動歷程，於是飛哥⁴（附錄一）建議我，將論文方向訂為：這些年來美濃社區運動背後和政府『空間鬥爭』的意涵研究。然而對於空間鬥爭這個抽象的名詞，我彷彿抓不住它的意旨，沈思了許久，2002 年年末，集合了幾位正要撰寫有關美濃論文的研究生，每週進行一次討論會，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論文進度前去報告，唯獨我還是原地踏步。經過半年的思考整理，2003 年四月我終於將『美濃空間鬥爭』的研究計畫完成，正要著手進行書寫。

⁴ 本論文出現之社區工作伙伴及訪談人物均經過化名，關於各人物簡介，見附錄一。

但是 2003 年暑假，和社區工作伙伴梅子談過後，覺得『從反美濃水庫談空間鬥爭』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不容易呈現，恐怕很容易失去焦點，而且她覺得反水庫的論述太多人寫過，已經不需要再多一個人來歌功頌德這個運動。反倒是，為什麼一直沒有關注到美濃這些年來社區運動中的『人』？她認為我十年前到現在一直還留在運動現場，而且，看到我個人的生命在這場運動中，一次次的蛻變，這是很值得記錄的，於是她問我：有沒有可能，將自己這十年來的『生命歷程』整理出來？她的一番話起先讓我叫起來：天哪！又要重來了！後來覺得，既然前一個題目漫無邊際且與他人重複性高，那何不就嘗試別人沒做過的。何況寫自己的故事，我也比較得心應手。

但問題又來了，寫故事有變成論文的可能嗎？飛哥質疑這樣的書寫方式會被允許嗎？雖周邊多數人對這樣的論文發展持贊成態度，但又無法找到其合理性。梅子建議我先將事件整理好，回頭來，大家再慢慢把架構一一建立起來。等我把主要故事大致排列後，卻不知如何開頭，只好在『交工團』⁵的網路群組求助。果然交工團發揮『交工』的精神，給我許多他們的見解。

有人看了我的論文綱要，覺得很有文學性，很吸引人，讓她想到陳映真的小說『鄉村的教師』，但擔心軸線太多，怕會失焦；有人質疑，這個題目和我的研究所專業有何關連？不如回到菸樓主題來說故事；也有人提醒我，雖然說自己的故事，但不是呈現一個自然人的角色，而是要展現社會化的個體。然而最多的建議是，每到一個段落要跳出自我來作分析，並提出反省和批判，免得涉入運動太深的我，盡寫些自戀的事蹟。

將近又過了一個月，3 月 27 日（2004），旗美社區大學舉辦一場『另類教師』研習，其中有一堂是新竹師院阿花老師和花蓮師院廉兮老師的講座，正好兩位都是目前國內『自我敘說』的推動者。透過兩位老師的帶動，除了粗略知道這樣說自己故事的論文書寫方式稱為『自我敘說』，是目前書寫論文的一種方式，也得知其具備的一套理論架構及透過說故事所能呈現的爆發力。

⁵ 以八色鳥協會、美濃後生會、年輕一輩的『愛鄉協進會』成員等組成，定期集會做意見交流及生活關懷。

至此，我才安心將論文架構定下來，將過去兩三年來的細思、討論、反芻……一一整理。關於我就讀建築古蹟維護系，常常覺得這不是我一個人的研究，而是延續美濃的社區運動精神，我的每個思考、每個動作，幾乎都盡量和我的學校、社區工作結合，就連最後的論文寫作，我也都定期在美濃愛鄉協進會的群組的聯絡網釋放訊息，將我的想法開放給伙伴們討論，畢竟，自我敘說的主角雖然是我，但所談的事情和圍繞在故事裡的人物，都是這十幾年來一起推動學校改革及社區運動的工作伙伴。也期待本論文不只是個人一路走來的生命歷程，也是紀錄大家對美濃社區運動的觀點。

1-3 大埤頭、牛埔仔、龍肚庄---走在社區

一個是我出生成長的地方，留存我綠色童年記憶的家園；一個是我求學、退伍返鄉後，讓我『再社會化』的組織空間，記錄我的成長與衝突；一個是我實現教育理想的職場，記載著我的行動與反思。這三個『我』之間的關係是互通的，我的故事貫穿在這三個空間，每個故事都建立在前一個故事上，但表達出不同時期的角色與定位。若我的文字產出有那麼一些貢獻，我要它把回饋給『我』和『我的伙伴們』。

1-3-1 大埤頭

大埤頭是我出生的地方，一直住在這個村子，是我早年外出求學時魂牽夢縈的家鄉，現在是我在工作之餘可以獲得充分休息的『家園』。大埤頭一帶有幾個不同姓的夥房，從前往來密切，婚喪喜慶大家互借桌椅，採收菸葉時互相交工⁶，每年入秋河水漸小時，每戶要派人出來『築埤頭』儲水灌溉。大埤頭人口外流、老化的厲害，老一輩的大家還彼此熟稔，其中有些人我從小就見過，但只知其人，不知其名，而現在在學的孩子，我幾乎不認識了。原因是有段時間我外出求學、當兵，其二是現在小孩不像以前會到村子附近遊

⁶ 美濃人摘菸葉時，6-7戶人家各出兩人，組成一個小組，互相幫忙的機制，稱為交工。

玩，其三是上述的那些社區互動逐漸萎縮消失，幾個夥房間的來往變少，其四是和下一輩的年紀相差太多…總之，我感受到傳統農村社會的人際關係正急遽在『疏離』和『流失』。

試著從以下的現象來拼湊大埤頭的我。如果外地人要找我，說我的名字或許社區的人他們不知道，但說是『阿芳仔』⁷的兒子、教書的，他們大概就知道了。在這裡，我的存在大多還是依附在父親的名下。有一天我聽剛『過家聊』（串門子）回來的母親對我說：下片（下方）那些婦人家說你很好事、蓋好搭（關心）眾人的一些事情。母親隨即解釋：他們『好事』的意思，不是一般人講的愛管閒事，是說你常到處照相、寫文章給人看，還會建議公家機關一些事情…。我想，和我這幾年我會在月光山雜誌寫文章，反水庫時曾在我們夥房做過幾次社區宣講，也曾力主大埤頭伯公改為傳統式、在社區活動中做個小表演或在某個會議上發言…有相干吧！

偶而在路上遇到徒步上街的長輩，我會順便載他們一程，他們一上車，除了先感謝，其實還是不知道我的名字，但他們總是關心問：「在哪裡教？什麼時候要結婚？」在這裡大家彼此認識，平常除了相遇時打招呼，倒也少和人閒聊，除了像建水庫、建伯公等大事情曾站出來，大致上我在大埤頭行事低調，因為，這裡顯然還是老一輩的社會，爲了表現出晚輩應有的禮數及讀書人的拘謹，總覺得有些壓抑自己，刻意表現出沈默、莊重。童年時候不在意『人情』的壓力，長大後大埤頭的我，反而顯有些不自在，我想這也是返鄉青年『近鄉情怯』的一種心理障礙吧！。

1-3-2 牛埔仔

1994年美濃愛鄉協進會在牛埔仔（福安）的林屋夥房設立會址，同時八色鳥協會在另一邊的橫屋設立會址，我同時參加這兩個美濃的社會團體，這兩個社團在反對美濃水庫的運動中盡心盡力，因此從那時起，我經常在課餘時間往來大埤頭、牛埔仔間，往往爲商討社區活動，討論到深夜，

⁷ 先父的俗名

牛埔仔也成了我在美濃經常來的地方。不過，我倒是很少接觸附近的居民，但在兩會裡遇到了一群相同理念的伙伴，他們來自美濃各個庄頭，也有外地來的朋友，年紀和我差不多，除了反水庫、生態保育、文化保存……，我們有談不完的話題，有許不完社區願景，當然，對彼此的生活也都會加以關注，有著深厚的『革命情感』。

這裡的我比大埤頭的我較輕鬆、自在多了，這裡的朋友是我自己選擇的，伙伴的關係是從新開始，而不是依附在家族的基礎上，較沒有人情的束縛，也因為年紀相仿，教育背景、成長背景相似，大家容易拋棄彼此的身份背景，有時我還會在團體中搞笑。在這裡我接觸的人事物較多元，常覺得這裡是我退伍後到現在，知識與情感的交流站，常覺得，雖然生活在鄉下，所幸透過牛埔仔的我，才得以看到外面的世界。牛埔仔對我只是一個『補給站』，我和它的關係可能隨著會址遷移動而移至別處，但牛埔仔，確實是在我社會化的過程中極重要的基地。

1-3-3 龍肚庄

1995年我調回家鄉的龍肚國小任教，剛來到這個社區，父親囑咐我先去拜訪舅舅，說是先將人脈建立起，對我的工作有幫助，父親的想法沒錯，但人脈有時候也是一種人情壓力，因此初期也帶給我一點小拘束。由於在牛埔仔的我累積一些社區參與的經驗與能量，很快地受到校長的重用，那時正是校園改建、生態園區興建、教育改革、鄉土教育興起…軟硬建設接踵而來，龍肚成了我盡情揮灑腦力與體力的職場。這時大埤頭的我提供過往的鄉村生活經驗加上牛埔仔的我提供社會現況分析，於是使得龍肚的我，有充沛的熱忱想對家鄉的孩子進行一些不一樣的教育方式，陸陸續續推了一些『另類』的教育活動。幾年下來似乎樹立了龍肚特有的校園文化，但也不可否認有一些負面的評價。

龍肚的我，常常背負著責任心和使命感，過程中也因此遇到不少挫折與困難。譬如極力要傳承客家文化、訓練孩子獨立自主，就發現現在家長

太溺愛孩子，學校老師們顯得保守不夠積極、學生也缺少社區經驗歷練，因此，我得常變換各種身份來推銷並實踐我自己的教育理念。譬如鄉土教育的宣導者、生態教育的推廣者，不兇但愛講故事的訓導主任、學校和社區的協調者、努力呈現多元、身段柔軟的社區教育者，當然也有人可能會認為我是不務正業、標新立異的麻煩製造者。

因為成長、工作，建立了我的社會關係，試著用不同的場所環境、人際關係來做區隔分析，發現每個區域竟呈現出不同的我，再透過自我的深層認識，同樣一個『我』，的確呈現多元的面向。基於對土地的認同與關愛，使得我在每個區塊有不同的行動，不同的行動又使得每個區塊的我，常會試著連結或重疊，交錯出複雜的我，而這個複雜多元的我，將在第三章發展一段豐富的『與社區互動』的故事。

1-4 1988、美濃、客家人---生命裡的一次大躍動

1988 我 21 歲，剛從屏東師專結業在內門鄉擔任實習老師，每天往返美濃、內門，有這樣的境遇可說是幸也是不幸。一向不愛離家太久（遠）的我，竟在第一年即可回到家鄉附近任教，享受家庭的溫暖，許多師專生可沒有我那麼幸運，但就是因為住在家，使我甫出社會就失去了『男兒立志出鄉關』的機會。

山村的學校裡彷彿與世隔絕，社會的流動在這裡絲毫感覺不到，台北的社會正瀰漫著解嚴後的民主浪潮，各種大鳴大放的社會運動正方興未艾。那個『客家人』還是習慣當隱形人的年代，我沒有凸顯自己是客家人，習慣講福佬語的學生們也沒有特別注意我的血統，因為，這裡是政治的未稍神經，族群問題還沒被挑起，加上在旗美地區的學校有許多美濃人擔任教職，不足為奇。但從讀師專時期接觸到各族群後，對『客家人』的認同曾有段懵懂、矛盾的過程，其實骨子裡有很強的『客家意識』，只是沒有機會顯現出來，倒是對客家文化一直有一份感情也有一種隱憂，但在此時此刻沒有任何可著墨的地方。

今天台北舞台讓我們客家人當主角 1228 緊急召集令

爭取語言權益，客家人上街頭。身為美濃的客家人不要輸陣，二十八日一起北上抗議遊行，請火速打電話給李旺輝鄉親（6812316）。此歷史行動，攸關客家話的生機。請美濃鄉親二十八日清晨七點到鎮公所集合，由龍肚人陳子欽負責遊覽車，包車北上，並招待午餐，當日來回一鼓作氣，希望大家告訴大家。歷史給我們機會，讓我們和平攜手創造新機。（月光山雜誌 77.12.29 頭版廣告）

有一天看到這則動員廣告，我逕下定決心報名參加遊行，我將這個念頭告訴一個也在實習的同庄同學L君，他支持我的精神，行動上他則興趣缺缺。由於活動當天是星期三，那時剛好還在祖母的喪假期間，我請了喪假，沒告訴家人，1988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悄悄參加了『還我母語』⁸的台北遊行，當天從美濃出發的民眾我一個都不認識，一路上，我有些羞澀、尷尬，因為似乎只有我和一位負責攝影者⁹是年輕人，其它的大多是上了年紀者，但他們好像是要參加嘉年華會似的，一路歡唱，而我卻沈默中心裡帶些激動：覺得身為客家人，該為『客家語』爭取一點地位，希望自己的實際行動能為保存客家文化盡一點心，也希望能沖淡心中的一些憂慮。

到了台北，來自全省的客家鄉親會合，我傻傻的跟著大家遊行，還被分配到拿布條，一路上跟著喊口號，遊行期間儘管人數眾多、熱鬧非凡，我還是覺得是孤單的，最後在中正紀念堂遇到一位在台北求學的國中同學，這時我才稍稍覺得自己不孤單，至少還是有年輕人關心自己的文化。在美濃其實我也很少說出心中對客家文化式微的危機，事後看報導，說美濃當天有 60 多人參加這次遊行，人數其實不多，但經過這次全省的大會師，才知道還是有很多人和我有相同的不平與不安。那次的行動應該帶給執政者不少的壓力，但後來的持續力似乎不強¹⁰，我也沒有特別注意後續的發展。這是我一

⁸ 此次遊行的三大訴求：1、立即每日播出客家話電視新聞及農漁業氣象。2、修改廣播電視法對方言的限制條款為保障條款。3、建立多元化的新語言政策。（1988.12 月光山雜誌）

⁹ 後來才知道他是當時月光山雜誌的鍾昆宏主編。

¹⁰ 經過十五年後（2003.7.1），才在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的主導下成立了全球第一個客家電視台頻道。

生中第一次爲『憂慮』走向街頭。

同是 1988 年的一個冬夜，和同學 L 君練習寫大字（書法），L 君的家在竹頭庄『竹搭橋』的柵門背，寫完書法我倆在屋外的水圳洗毛筆，那一年有位花農種了一片菊花田，放眼望去有一片燈海，此時美濃的輿論圈正熱烈討論著如何敞開大門歡迎美濃水庫大建設，雖然我們實在不贊同『大人』們的期待，但又莫可奈何。在燈海的照映下，不遠處的美濃山，及這清澈的流水，這樣的好山好水，在水庫開工後不知會變成什麼模樣？寒夜裡附近的菸田、花田籠罩著霧氣，這是美濃冬天特有的一種景緻。

興建美濃水庫的計畫大門逐漸被輿論打開，而我和 L 君半年後即將入伍當兵。在一個同樣的寒夜裡，我們遙想著，當完兵，兩年後，距離此地數公里外的尖山仔（黃蝶翠谷）會變成什麼樣子？時間愈逼近入伍，我的憂愁越是強烈，隔年三月，我擬了一份『諫鎮長書』（附錄二），並和 L 君反覆推敲內容，最後 L 君用他拿手的毛筆寫出來，當時還以爲全美濃只有我們兩個竹頭背的毛頭小子不贊成美濃水庫的興建，總覺得這樣一廂情願的諫言書會石沈大海，沒人理會，結果，那篇文章在 1988 年四月最後一期月光山雜誌刊出，不管效果如何，就當作是我們當兵前給家鄉最沈重的呼籲，也當作是提前寄給家鄉最真切的『家書』吧！

1988 年以前的我從來沒有參加任何學運、社運的念頭與經驗，對時事不甚關心，對政治不甚了解，對教育沒主見。參加街頭遊行、上諫鎮長，說能要求國家改變政策，未免太異想天開。那個年輕人在鄉村屬於稀有動物的年代，也壓根沒想到說要發揮知識份子在鄉村的影響力，只是藉行動抒發心中的鬱卒及能否『喚醒』一些相同理念的人。但回溯自己從小到大所受的教育裡，都被灌輸『服從』的信念，事後檢視這兩個行動，卻在自己的人生過程中有著不可磨滅的意義。『對客家文化的漠視』、『興建美濃水庫』也隱約挑燃起對政府政策的懷疑及從未爆發過的叛逆性。保存客家文化、反美濃水庫，成了日後我參與美濃社區的兩股動力。

第二章 問題與研究

2-1 研究方法

個人從 1989 年分發到內門鄉任教，到 1995 年返鄉服務迄今，一直扮演參與反水庫運動及社區營造運動組織中行動或宣傳的角色，因此漸漸成為美濃愛鄉協進會的核心份子，同時也開始擔任地方社團的幹部，如八色鳥工作室理事、美濃愛鄉文教基金會董事，另外在我的學校教育領域上也曾擔任過高雄縣國教輔導團鄉土教學科輔導員、以及現任社會科輔導員。回顧這十多年來，個人總是忙於活動的進行，很少停下來做資料的整理，因此藉此論文的醞釀，正好將這十多年來，從反水庫運動所引發一連串的社區營造的每個事件，系統地整理出來，研究的方法大致從四個階段進行：閱讀相關文獻、反芻自己所參與的每場運動、繼續參與社區現場、人物訪談。

2-1-1 閱讀相關文獻

針對美濃的社區運動已有為數不少的論述，但討論面以『人』為切入點的論述，較少有專門的整理。但個人覺得『人』才是貫穿這場社區運動的靈魂，因此，要讓運動中的『參與者』的臉孔浮現，我試著從幾本論文中找出關於人的描述，其他像地方報紙一月光山雜誌或過去曾來美濃採訪的報章，甚至電子媒體的報導裡、美濃愛鄉協進會的工作日誌、大事記…，不乏找出關於『運動者』較詳細的心情紀錄，此外，自己在十多年來也持續寫過社區運動雜記，甚至，這幾年藉網際網路的便捷，和運動伙伴們在網路空間的討論紀錄，都是很珍貴的文獻。

2-1-2 反芻自己所參與的每場運動

從第一場的水庫公聽會、第一次的北上立法院陳情、籌備第一屆的黃蝶祭、在美濃老街第一次帶居民重新認識美濃、第一次帶學生到社區打掃、第

一次在學校推行『客家日』、尋找美濃第一批菸樓、辦理第一屆菸葉紀、整修第一棟菸樓…因為親身的經驗，回顧這些活動記錄，當時的情境歷歷在目。當年也許鬥志高昂，時隔數年，感嘆一路走來顛簸，然多了幾年的歷練，現在反而能以較寬廣的角度來看過去的事件，判讀出運動的精神及不足之處，也許會有太多的『自我意識』，但卻不失最真切的在地觀點。

2-1-3 繼續參與社區現場

美濃的社區營造運動並不因『暫時停建水庫』而停止，而相關的社區運動也從未間斷過。藉由多年的歷練，我們有更寬闊的視野、更正當的理由、和更堅強的責任心來繼續與我們的土地對話。隨著台灣首度出現『政黨輪替』及全球化的趨勢，繼續參與現場，才能記錄、驗證前人對這場運動曾做過的批判，也算給自己的角色做完整的紀錄。

2-1-4 人物訪談

美濃的社區運動之所以為外界肯定，除了歸功於早先的主題（反對興建美濃水庫）明確，成功喚起社區意識外；在參與人員的世代縱軸上，精神延續、經驗傳承不曾間斷，而在橫軸上的連結，也使得這場運動路線愈來愈寬廣，因此參與者不勝枚舉，但若以個人的參與歷程為主軸，也因為我較活躍於社區與校園，就酌從第七小組工作站、愛鄉協進會、八色鳥協會、後生會等組織，及我的教育伙伴、帶過的學生和家長、社區人士中找出對我影響較深或互動頻繁的運動者來做訪談，一方面印證這場運動的價值性，也豐富其參考性。

2-2 文獻回顧

2-2-1 全球化的教育思維

1.何謂全球化 (Globalization) ？

對全球化社會關係的強化，即本地發生的事件將影響其他各地，形塑成為當地事件，反之亦然。(Giddens, 1990)

一種在社會和文化事件上地理限制的衰退，及人們正逐漸瞭解此種衰退的一種社會過程。(Waters, 1995)

全球化是指在跨國行動者及其權力、機會、取向、認同和網路的運作中，民族國家及其主權受到打壓及穿透的過程。(Beck, 2000)

一種社會過程，其中地理對社會和文化安排的束縛降低，而人們也逐漸意識到這種束縛正在降低。(徐偉傑, 2000)

儘管從社會、地理、教育、文化、政治、經濟等面切入，全球化會有不同的解讀，但總歸全球化是地球村(global village)的具體實現途徑與結果。因此，全球化既是一個過程也是一個成果，可以是一個策略，也可以是一個願景。經濟是促進全球化發展的一股主要力量，但其影響所及，不能狹隘地僅以經濟觀點加以詮釋，而是要將全球化放在國內社會變遷與國際趨勢等脈絡下，來剖析全球化的各種效應。(引自 王政彥, 2002)

2.全球化對教育的影響重點

『全球化對教育最大的影響，就是對教育的重建和教育方式的改變。』(Daun, 2002)。在全球化思維下，務必要將國家置於國際社會中的定位與發展任務，具一定程度的共識，來為國家的教育政策定位。教育學者蔡培村從教育觀點思考全球化現象，提出以下重點：

- (1) 教育的對象：教育過程的主體，不再是受地理疆域束縛的傳統社會公民，而是自由流動，受世界開放性影響的世界公民。
- (2) 教育的目標：從政府觀點是為培植最適能力公民做準備；從個人觀點而言，是幫助個人理解深處全球社會中的意義。

(3) 教育的歷程：以知識傳授為主的教學，將因資訊管道的多元化而失去優勢與效能。自我管理成為教育歷程的核心。

(4) 教育的投資：人才自由流動和人力資本化的最終受益者不再是國家，而是資本主義中的企業主，政府投資教育的傳統考量受到重大挑戰。(蔡培村，2001)

教育是社會體系的一部份，在全球化趨勢下，教育必然會受到衝擊，必須從教育對象、目標、歷程和投資等層面來思考，採取適當的策略，以因應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未來在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日漸模糊的地球村時代，鄉土教育更扮演了國家認同、文化紮根的重要功能。

2-2-2 關於自我敘說

1. 什麼是自我敘說？

敘說 (narrative)，其實就是說故事。自我敘說 (self-narrative) 就是說自己的故事。自我敘說是指個體隨時間變化而對和自己有關的事件之間的關係所做的陳述。也意味著在說自己的故事時，個體已在為自己『活過的經驗』(lived experience) 進行一次統整工作。(引自曾慶台，2002)。

因此，為了創造生活的意義，個人就必須安排自身事件的經驗，去篩選、修訂和重整相關事件細節，透過時間的順序，建立起一份自己和周遭世界前後一致的紀錄。這樣的一份記錄可以稱之為故事或自我敘說。

2. 敘事對生命的意義

過去經驗中，那些對自己有所感應的意義才能有組織的留存在長期記憶中。因此，對長期記憶的整理，是發現有關個人的意義結構與價值需求的重要機會。個人透過這樣的自我敘說，將可以發現影響自己生命起伏與演變的意義脈絡，如此一來，不但可以釐清自己過去所累積的能量與包袱，更可能因而創造生命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翁開誠 1987)

所以，說故事就是一種對生命的理解。有生命的理解，才能帶來生命行動的力量。通過故事，我們可以創造出自己生命的美好；通過故事，我們也可以欣賞別人生命的美好。故事真是可以成全出人的美好，這是個成人之美的藝術。(翁開誠，2002)

所謂敘事實踐，就是透過分享我們生命故事的經驗，讓我們的生命開始站出來，讓我們從教室中的客人（對老師而言），變成空間中的主人，一個主題性的位置。(廉兮，2004)

2-2-3 美濃社區運動中的『知識份子』

美濃人對抗美濃水庫的事件引起全台學術界的關注。因此，從 90 年代開始陸續不斷有研究生或博士生前來調查紀錄寫成論文，相關的媒體雜誌報導也不勝枚舉，儘管對『美濃水庫』的事件有來自不同面向的論述。然而，多數的討論還是以『水庫』單一運動為主，對後續的社區運動較少提及，另一方面，論述者也圍繞著水庫這件『事』做論述，對於參與的『人』比較少論及，所以，總看不清楚美濃這十年來社區運動者的臉孔與表情。

整理以下幾篇論文，關於美濃社區運動參與者的描述：

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台灣的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
（2002 何明修博士論文）

『在地知識份子』適時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過他們的草根動員與社區經營，美濃發起了社區運動，透過這一群知識青年的密集宣傳，美濃鎮民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對聲浪，從而促使地方政治經濟應予反對的行列…

『美濃反水庫運動中技術層面』（2001 張高傑 碩士論文）：

運動者的特色中有提到『知識份子』的名詞，並引用 1995 陳豐偉關於『第七小組工作站』的成員有短暫的描述：

1988 年前後。客家農民運動捲起遍地烽火，一股莫名的自我救贖狂熱。

使鍾秀梅南北奔波…1990年十月，她和李允斐擔任中研院民族所徐正光老師的助理，調查美濃和內埔兩個客家庄的農村小商品生產。故鄉熟悉的身影再度引起他的熱情…毅然決定返鄉定居。鍾永豐稍後和他們會合，建立『第七小組工作站』的雛形。高學歷回來家鄉沒工作，剛開始當然令一些人側目，招致異樣的眼光，家庭壓力也很大。

『美濃反水庫運動與公共政策互動之研究』（2003 鍾怡婷碩士論文）：

『回鄉知識份子』他們把這些專業術語轉化為美濃在地居民熟悉的語言與建議詞彙，透過社區仕紳耆老的協助、訪談閒聊或說明會傳達給在地居民，讓在地居民也能夠瞭解反水庫的理念與知識…。在這裡知識青年發揮著『介面』的功能…

第七小組工作站的知識青年先是結合了地方仕紳的力量以動員一般農民，另外亦結合回鄉擔任教職並關心家鄉自然生態的八色鳥工作室成員，從自然生態保育的面向去思考水庫的負面影響。在運動過程中，回鄉的知識青年扮演著組織者角色。

回到故鄉的知識青年，受到左派社會主義思想的薰陶，帶著強烈的批判思考與人文關懷精神。他們帶有薩依德所定義的知識份子的特質——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的人，而是全身投注於批評意識，不願接受簡單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也不願和平、寬容的肯定權勢者或傳統者的作法或說法。不只是被動地不願意，而是主動地在公共場合這麼說。

從以上幾段文字中，發現幾位作者以『在地知識份子』、『知識份子』、『回鄉知識份子』、『知識青年』等名詞來代表核心份子在運動中的角色、任務及特色。也許，我也屬於其中的一份子，因此，爲了讓自己的角色更清晰，有必要爲自己在論文中『知識份子』的定位先做澄清。

知識份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類思想和溝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約式的類別（reductive categories）。所有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但並不是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份子的作用。

在社會中履行知識份子作用的人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傳統的知識份

子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例如老師、教士、行政官吏，這類人代代從事相同的工作；第二類是有機知識份子 (organic intellectuals)，在葛蘭西眼中，這類人與階級或企業直接相關，而這些階級或企業運用知識份子來組織利益，贏得更多權力，除去更多控制。

葛蘭西相信有機知識份子主動參與社會，他們一直努力去改變眾人的心意，拓展市場；老師和教士似乎多多少少停留在原處，年復一年從事同樣的工作，而有機的知識份子則一直在行動、在創造。(1997 薩依德 Edward W. Said)

公共知識份子：應該介入公共議題，不管是否是屬於自己的階級或屬於自己的群體，不過在台灣沒有出現。

社區知識份子：將知識份子的能量釋放到社區，活動範圍、關心也放在社區，期望和社區運動者結合，共同改變社區狀況。(2004 趙剛)

按照上述幾篇論文的描述及薩依德和社會學學者趙剛的分類，原本將自己定位在『社區知識份子』的角色，然而我是學校教師身份且長期參與社區，但又不屬於傳統知識份子，我選擇『社區教師』做為我在論文中努力推動與實踐的角色。

此外在『孕育社區博物館的過程—美濃為例』(2003 宋長青碩士論文)中，也不乏出現許多人物，她挑選幾個正在醞釀或形成中的社區生態博物館，然後訪談每段運動中參與的運動者。讓人感覺像是拿著麥克風直接到達運動現場，讓運動者盡情發言，臨場感十足，焦點也不再完全聚在『事件』、或含糊不清的『團體』上，既使運動現場的氣氛、味道都能聞得到，不過因出場的人物眾多，短暫清楚的圖像後立即消失，有了真實性卻少了清晰度。

因此，本論文以自我敘述的方式呈現，用『我』來貫穿美濃十年來的社區運動，來彌補眾多關於美濃社區運動論述中對『人』的忽略及描述不夠清晰的遺憾。

2-2-4 鄉土教育和社區總體營造

自從參與社區運動後，也體認到學校和社區的關係，於是這十年來我不斷透過『鄉土教育』來影響我的學生、同事和家長，一起融入參與社區總體營造的行列。

社區總體營造就是以『社區共同體』的存在和意識作為前提和目標，經營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凝聚社區意識…社區民眾自主參與，使生活空間獲得美化、生活品質得以提升、文化產業經濟再行復甦，原有地景、地貌煥然一新，進而促使社區活力再現。如此全面性、整體性的規劃與參與社區經營創造的過程，稱之為『社區總體營造』（1995 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簡報資料）

不過，提出這個理念的陳其南博士也強調：社區總體營造不只在營造一個社區，實際上是在營造一個新社會、營造一個新文化、營造一個新的『人』，這是『造人』的工作（1995 陳其南）

既然是造人的工作，就得和學校教育發生關係。尤其 1996 年國民小學的課程表出現了『鄉土教學活動』後，學校和社區的互動更加頻繁、密切。鄉土教育的內容和目標為：鄉土教育包含了鄉土之歷史地理、語言藝術、自然等內容，因為各地區均有不同的風土民情、歷史沿革、自然景觀、鄉土文化，也因此活化了長久以來之教育僵化現象，顯現了社區教育的特性。

鄉土教育所探究的均是與社區民眾息息相關的『社區問題』，容易形成社區共同的體認與價值，進而建構社區共同意識，建立互信、互愛、共容的社區生命共同體，以促進社會和諧。

鄉土教育的本質著重在培養鄉土關懷，其目標包括：滿足個人心裡之歸屬感、保存並利用鄉土資源、欣賞鄉土文化、創造與傳承、豐富生命的內涵，以及對鄉土的奉獻，提升生命價值（1998 吳明清）

但余安邦等人提出的『社區有教室』的概念，除了包含鄉土教育著重的情意陶冶，更包含認知與技能範圍目標，也更重視社區與世界的連接關係。

社區有教室之概念，係以學生所生活社區之各種可能潛在資源，作為學習素材；以社區內人文、藝術、社會、自然生態等空間，及在地民間工作者

之工作場域，作為學習的教室；透過教師和社區人士的合作，及有系統的課程設計與實施，將社區資源轉換為有利於學生感知的結構性情境，使學生藉由具體而直接的經驗，主動建構自己的知識與價值，並經由引導學生向社區學習，培養社區人才，傳揚社區文化，達成『社區總體營造』之最終目的。
(2002 余安邦等人)

從上述文獻得知，美濃的社區運動其實就是美濃社區總體營造的一個歷程，其間有許多人參與這個歷程，我就是其中一員。若說這也是一個『造人』的過程，透過自我的敘說，可以看到一個『傳統知識份子』經過一連串衝突、反省後萃煉出知識份子的『有機性』、『社區性』和『自主性』的歷程。

2-2-5 受壓迫者教育學和解放教育

台灣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歷經異族統治、強人政治統治，使得台灣社會長期籠罩在壓抑、沒有主體意識的國度裡，回顧自己成長的教育背景，到成年後參與反水庫運動、社區營造運動、教育改革等一連串過程後，在一篇闡述巴西成人教育學者 Paulo Freire 『受壓迫者教育學』(含壓迫者)到『解放教育』理念的文章中(邂逅-受壓迫者教育學 2004 何青蓉)，總覺得自己的這段歷程其實就是活生生地從『受壓迫者』到『解放』的過程。

1. 受壓迫者教育學

受壓迫者教育學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教育學，並重視解放的教育學，它有兩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受壓迫者會揭露壓迫的世界，並且透過實踐，將自己投身入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第二階段，由於具有壓迫性質的現實已經被改造，此種教育學不再專屬於受壓迫者，而是成為所有群眾的教育學，目的在追求永久的解放。

「解放教育」(liberating education)

在這種教育中，所提供的是一個公開的「論壇」，在其中學生、教師與社區可以自由地想像、實踐權力。認為教育要「享有充分自由」、「要尊重個性」及「發揮人性」的主張。是以，Freire 強調教育不僅需要不受已失去人

性的統治階級的宰制，更要啟迪被統治階級的自主意識，才有可能發展自主化及人性化的文化。(引自 解放式教育)

反水庫運動中美濃人挑戰政府政策，印證了受壓迫者教育學中的第一階段：揭露壓迫事實，並投身改造。經過第一階段強有力的自省運動後，集結更多的社區群體意識，居民對社區的認同、關懷層面擴大，不再專注單一的水資源保護運動，也能主動地規劃社區願景，儼然進入第二階段，成為持續追求自主解放的社區運動。

2. 提問式的教育

解放的教育包括了認知的行動，而不只是資訊的轉移，它是一種學習情境，在這個情境中，那些認知對象並非認知行動的目的，而是教師與學生之間認知行動者的中介。提問式的教育要打破囤積式教育中上下模式特性，透過對話發生，所謂的『學生的老師』與『老師的學生』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新的名詞：『同時身為學生的教師』與『同時身為教師的學生』。教師不再只是那個領導的人，而是在那個與學生對話的過程中，教師本身也受到了教導；學生在接受教導的過程中，學生也同時進行教導。教師與學生在共同成長的過程中同負責任。在這樣的過程中，那些以權威為基礎的論證不再有效；爲了要能發揮功能，權威本身必須站在自由的一方，而不是反對自由。教育工作者的角色在與學生共同創造一種情境，在此情境，那些原屬意見（doxa）層次的知識會被屬於真理（logos）層次的真正知識所取代。(引自 2004 何青蓉)

Freire 將教育視為一種追求自由的人性化過程，透過提問式教育的對話方法，受壓迫者學習去察覺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矛盾，並從而採取行動反抗現實中的壓迫性因素，意即意識覺醒（conscientizacao），而達到與壓迫者共同的解放。

在解放教育的過程中，我與我的組織，漸漸累積了一些知識、人力與資源，形成所謂的『民間專業』來抗衡不當的政策或取得和官方合作權，投入社區改造行列，而我們摒棄過去上對下的教育，而嘗試透過非正式的教育，從文化保存、生態保育、生活講座、關懷弱勢等田野訪談或深入人群，在學

校裡，我也透過田園教學、鄉土教育、學校社區化等策略，以關心社區（學生）為出發點，與社區（學生）建立平等的對話方式來進行社區總體營造運動，而這些方法、策略其實也就是一連串的『提問式的教育』。

將壓迫者採取的填鴨式教育及解放教育推崇的提問式教育做一比較：

表 2-1 填鴨式教育和提問式教育比較表¹¹

	填鴨式教育 (banking)	提問式教育 (problem-posing)
1.	教育是一個儲存的動作 (an act of depositing)。在此形式的教育過程中，知識被視為禮物 (gift)，學生是一個空的容器 (empty vessels)、是一個海綿或是一個空的銀行帳戶 (vacant bank account)；而教師是一個儲存者 (depositor)。	在解放及人性化的對話情境中，教師和學生共同操作 (co-operate)。學習的中心是要改變學生及老師間的關係，漸漸的，老師和學生發展出一「探知世界」的「共同意圖性」 (co-intentionality)。在這樣的過程中，知識是集體共享的 (collectively owned)，而非老師獨有的財產 (solo property)。
2.	教師是敘述的主體 (narrating subject)，學生是聆聽的客體 (listening objects)。	在對話的情境中，教師與學生共同探究知識 (co-investigator)。
3.	有利於壓迫者 (serve the interest of the oppressors)。	揭露統治及壓迫的結構。
4.	生產了無生趣者 (necrophily)。	培養有機生命 (biophily)。
5.	麻醉及阻撓創造的力量。	持續的揭露事實 (reality)。
6.	維持沈默的意識。	鼓勵批判意識。
7.	迷思化的實在 (mythicizing)	去迷思化的實在

¹¹ 資料來源：http://adte.nknu.edu.tw/club/intro_whole%20930204.htm

	reality) 。	(demythologizing reality) 。
8.	把學生當成一個需要協助的客體。	使學生成為一批判的思考者 (critical thinkers) 。

『一個在制式、壓抑、填鴨式教育體系成長，日後卻漸漸透過不斷的自省、察覺、實踐、改造…才慢慢型塑出具主體意識的角色—社區教師』，這套『受壓迫者教育學』到『解放教育』的理論，可檢視或應用在自己從事的學校教育工作及社區營造的歷程。早期會覺得自己是一個『受壓迫者』，但也覺醒到，自己擔任教職或擁有一些社區資源時，常常也覺得自己變成某重程度的『壓迫者』，因此這套理論除了印證自己解放的過程，也是提醒自我不斷反省的力量。

2-3 發現問題

2-3-1 為什麼要反思？

關於美濃社區運動的論述不在少數，對於『人』在運動中的角色並沒有太多著墨，因此就這篇論文的生產過程，反思這場運動對美濃社會的意義；反思運動對人的改造有哪些面向？甚至反思一個生命從家庭到社區再延伸至社會所在的位置與責任。走過十年，我依然以運動者的身份活躍在運動現場，藉此機會省思沈澱，算是為自己這十年來的生命做一番詮釋與交代。

2-3-2 美濃社區運動中『青年』的定位

因反水庫運動，一批批旅居在外的美濃後生¹¹，不顧父母的攔阻，猶如鮭魚溯源，回到家鄉投入反水庫與改造家鄉的行列，這波返鄉潮，在傳統『都市=發展』、『農村=沒出息』的觀念裡，導致在年輕與老一輩的社群裡掀起矛盾、衝突、妥協的劇情，這樣的發展對主流的社會價值觀有一些衝撞，在

¹¹ 客家話『年輕人』的意思。

『後反水庫期』青年返鄉表面看似平順，其實小至個人性格、大至全球化下的農村問題，顯示『青年與農村』還有許多問題與責任待釐清，又對照於 90 年代返鄉的『知識青年』，還有陸續返鄉就業的青年、原本在地從事農業的青年，未來如何在美濃社會扮演承先啓後的角色？

2-3-3 鄉土教育在社區營造裡的未來性

『鄉土情感』、『文化認同』在美濃社區運動中成功喚起『老一輩』的集體意識，這樣的集體意識建立在過去人與土地、生態環境的緊密互動，然而歷經長期『抽離土地式』的思想教育加上農業社會的急速變遷，使得我所面對的下一代對『鄉土』是沒有情感、沒有概念。

從我在校園操作鄉土教育的經驗發現，『鄉土教育』這個台灣獨特的課程，曾因政治而滅，也因政治而興。鄉土教育應該教什麼？教師如何掌握『鄉土教育』的思想價值？近年來又面對全球化巨浪，狹隘的鄉土觀與失之偏頗的國際觀曾在我腦海裡辯證，面對先天已不足（生活經驗貧乏），後天又失調（生態環境惡化）的窘況，如何掌握鄉土教育的真諦，植入下一代的生活經驗中？一方面又要挑戰全球化的侵襲？是農村教育的一個危機與轉機。

2-3-4 鄉村教師的社區責任

美濃鄉土教材的編輯過程裡，對出現『美濃水庫』的單元，教師們有所顧忌；美濃的教師對美濃水庫的話題避而不談；社區活動裡，為何教師的身影總是寥寥可數？長期的專制統治，教師成爲替政府鞏固政權的樁腳，於是教師缺少批判能力；升學掛帥的主流價值下，教師選擇隨波逐流，於是愈來愈看不到教師的主體性。教師其實是社區工作者也是文化傳承者，教師要擔任社區教育的推手前，是不是該經過一番社區化、在地化？是不是該走出校園走進社區，爲學校社區化走在前頭？教師是不是要認清社區的需求與問題，才能確立教師的社區責任？

圖 2-1 研究流程

第三章 我的美濃社區經驗

本章將依筆者成長經驗，從童年的菸作勞動、師專求學、北上當兵、回鄉任教、到致力鄉土教育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歷程，除了介紹每個時期的時代背景，記錄參與社區的動機、過程、成效，也比較每個時期和美濃社區互動的差異、學校教育融入社區所面臨的困境及解決策略。

在每小節事件的陳述中，適度放置內心的質疑與矛盾，而後透過事件的完成（或失敗）過程，在每小節的小結裡跳脫出自我做客觀分析批判。筆者透過本章參與社區歷程的陳述也提出以下問題：

- 1、和筆者同樣成長背景的返鄉青年，同為受壓迫的知識份子，在參與社區運動中逐漸解放、找回主體性，然而當擁有資源、經驗後，為展現自我意識、實踐理想，是否成了社區中『受教育者』的『壓迫者』？
- 2、文化因子或是個人童年（早期）的生活經驗與鄉愁，在美濃的社區運動中，常轉化為筆者的鄉土教材、凝聚社區共識的基礎、社區再造的資本，在轉化過程中，具有什麼文化意涵？而社區工作者（或教師）扮演什麼角色？

3-1 菸農之子

生為菸農子弟，從小在菸田成長，生活裡記錄菸農的生活。菸作勞動成為美濃 1950、60 年代出生者的共同記憶（附錄三）。菸田、菸樓成為這代人離開美濃，出外求學、就業後的鄉愁，並進一步在 90 年代的社區營造後轉化為文化鄉愁，成了社區營造裡有形或無形的資產。菸農之子從小參與菸葉勞動，深刻體驗農民生活，在我的生命留下深層的刻痕，也因為這道刻痕，使得日後促使我扮演串連菸農子弟的組織及提倡菸葉文化保存的鼓吹者與實踐者。

『菸城你的名字是美濃』、『菸葉為教育之母』、『菸葉型塑的農村風貌』，

這些都是菸業在美濃所衍生的社會認同。菸業在美濃的興衰，也型塑出美濃特有的社會學、經濟學。

日治昭和時期（1937-8）菸葉從屏東平原引種美濃，由於美濃的氣候土壤等條件極適合栽培，加上政治上，當時街長林恩貴的大力推動，使得菸葉栽種成爲當時美濃重要的經濟產業，菸葉產量業佔有全台的重要比例。

光復後的第二年全美濃的種菸戶有 177 戶，種植面積有 234 公頃，但十年後（1947）年種菸戶增爲 1017 戶，種菸面積達 1242 公頃，正因爲戰後百業待舉，加上菸葉從播種到繳賣所需的人力相當繁雜，美濃的菸業在 1975-6 年間達到鼎盛（1996 美濃鎮誌）。因此菸業不只在政治、經濟面、景觀風情上參與了美濃歷史。戰後的嬰兒潮，甚至到 5、60 年代出生者，在他們的少年、青年期正好是這段菸業的黃金期，這批稚嫩的勞力常被應用到菸業的生產線上，他們普遍對於菸業有著愛恨交雜的情感。70 年代中美濃菸農子弟黃森松在其著作『寂靜的小鎮』中以『種菸的故事』、『台灣菸葉種植事業的檢討』、『糾紛時期的菸葉收購工作』等篇幅，論及種菸的過程、技術、成本..及當時菸農面臨的困境和收購糾紛原因，算是第一代關心菸業的美濃青年。

然而，長達 6、70 年的種菸產業，在台灣漸漸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後逐漸凋零，這批步入中壯年的菸業人口所經歷的獨特菸業生活史和所留下爲數不少的產業建築--菸樓，在未來美濃社區營造中，會是珍貴的文化資產。

3-1-1 跟著菸田擴散的鄉土足跡

每當冬天晨霧瀰漫，我就會想到逃離幼稚園娃娃車的情景：有一天，夥房來了幾個幼稚園的招生人員，同年齡的 4、5 個小孩興高采烈從此穿上漂亮的制服成了幼稚園生，結束我乏人照料卻又自由自在的『田園生活』，在此之前，我從未看過幼稚園的娃娃車來到我們這個『偏遠』的地方。照時間推測，秋天開課，不久，在一個初冬的早晨，我尾隨在母親背後，準備演出『逃學記』，母親催促我趕緊準備上學，我躲在水缸下』旁一家雜貨店的水缸背後，等娃娃車一走，我趕緊直奔到附近的菸田找母親。

沒多久，『躲在水缸背後的逃學事件』轟動了整個夥房，但我卻樂得再

度回到田野。因為，我害怕娃娃車的汽油味、我受不了每天要睡午覺、怕上那兩條溝的廁所、更害怕每天得看著夕陽下山才能回到家的『疏離感』... 即使幼稚園在離家只有幾公里外的竹山溝，但我覺得那個距離足以令我害怕的『遠』。

結束短暫的學前教育，再度回到田裡，我盡情享受田園的遊戲和樂趣。然而大姊結婚之後，菸田的工作少了一名正式的『大人工』，不久我上小學之後，『牽繩子』、『淋菸秧』、『下菸仔』、『敲菸稈』...，一些簡易、費時的工作，降臨在我身上，彷彿我已經成為菸田勞動中的正式『小童工』。

電腦烤菸室設備尚未出現的菸樓時代，種菸人家六歲以上的孩童或學童均是屬於菸業生產勞動人口，在父母的帶領下，學童或孩童均得參加種菸勞動。（美濃鎮誌 1996）

民國 60 年代中期，美濃的菸業達到顛峰，二姊國中畢業，接替大姊在家裡幫忙『交工』種菸葉，因為美濃種菸人口多，菸田面積佔可耕作面積的一半，家裡的祖產土地不多，父親只好到處向人租田，住家附近租不到就往較遠處的親戚家，如果再租不到，往往來到美濃的邊界。而只要在哪裡租到田，我的足跡就跟著到那裡。因此，讀小學時，我就已跟著大人到過：中門（中壇）、鮮水港、龜仔山下...，這些地方照耕田人的距離都是屬於工作不利之地，因為，往返的時間就佔了不少。也因為這樣的經驗，讓我的『鄉土足跡』，由夥房到學校附近，擴大到美濃的邊陲地帶。

3-1-2 美濃小農的辛酸

祖上留下的田地不多，為了湊足足夠的耕種面積，往往租到離家很遠的村莊外，為了壓低成本（田租、時間）只好扼殺姊姊（女性）的升學機會，以增加人力來平衡多出的成本，其實這是農業未機械化前，農民普遍的悲哀。

父親除了種菸葉也兼做菸樓薪材的買賣，除此之外，想盡辦法試著從耕地裡種出一些作物增加額外的收入，譬如在小學時，我家曾種過鳳梨，但當時銷路碰到問題，父親將兄弟姊妹當作推銷員，每人分配『責任數量』負責賣出去，我小學二年級時曾有段時間每天提著鳳梨到學校賣；之後陸續又種

過甘蔗、椰子，賤價的甘蔗所幸家裡養的豬幫忙消耗，但椰子就不知銷往何處，任憑掉落一地，常常聽到母親自嘆：耕田人按辛苦，還不一定有得吃！

國中三年級，兄弟姊妹嫁得嫁、到都市的到都市，家裡只剩下我一個孩子，此時正要準備考試，無奈人力拮据，每到假日，我必須帶著課本，騎機車載媽媽到租的菸田工作，就在我高中聯考完那年，美濃菸作有了劃時代的進展，傳統的大阪式菸樓被電腦控溫的『堆積循環式』烤菸室取代，雖然這可省下繁瑣的燻菸過程及所耗費的人力、物力，但必須再投下一筆不少的資金。當時經濟不佳的父親做了決定：家中人力有限、資金也不足，就結束了長達 32 年的種菸事業。而在同年也因為父親經濟的困境，將所剩的『種菸權利』也賣出，我清楚的記得當天父親向買主及母親連說了幾次：『要洗淨手上的菸油就洗乾淨一點。』

兒時的菸田勞動與遊戲，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擦去的一段痕跡，我也始終覺得自己是一輩子的『菸農之子』，以參與過菸作為榮。菸田、菸樓、菸作乃至菸葉香都成了我旅外時的鄉愁，面對外界的朋友時，那段『獨特的生活經驗』成了我的豐功偉蹟，和家鄉的伙伴聚首時成了我們共同話題，甚至成了推動社區營造的重要題材。當想要金盆洗手的父親說那句話時，少不更事的我，以為從此再也不必參與繁瑣、勞累的種菸工作，而心中竊喜。

但現在的我，除了能深刻體會，因為菸葉父母才養活了家裡眾多的人口，但也因為菸葉嚇跑了兄弟姊妹，當然還有父親當時的無奈...。如此深刻的菸農生活，父親想洗清身上的菸油（垢），我卻希望讓菸葉香一輩子都殘留在身上。

3-1-3 菸田英雄的悲歌

當兵期間（1988~1990），洋煙大舉進攻台灣，重重地打擊到本土的菸農。我不抽煙、也不鼓勵抽煙、甚至不喜歡人抽煙，但是農業生產有時不能以社會道德來衡量。那一年家族的『風水圓工』我返鄉掃墓，連大埤頭這種偏遠村子，沿路的電線桿都貼上了洋煙廣告，夥房中和我同輩經歷菸葉勞動的年輕人對進口洋煙的反應竟是『吳三桂』式的敞開大門。回到部隊，我寫下返鄉日記：

提起美濃，很多人只能想到聞名的油紙傘，其實這個農村裡不但壤肥泉甘，加上老天爺給予的絕佳氣候，提供了全省一個極適合菸草生長的環境，因此，美濃還有臺灣菸草王國的別稱。然而，近年來開放洋菸進口的趨勢，使得菸草王國陷入罕見的恐慌迷茫狀態。

每年過完農曆年，美濃菸農們家家戶戶緊鑼密鼓地展開菸葉篩選分級的工作，以備四、五月時公賣局收購。期間各家族也會擇期，選一天來祭祖掃墓，今年我家族中的幾位長老合議修了祖墳，使得這次的祭祖儀式更為隆重，返鄉的親族不下百人，檀香、金紙更是堆積如山，一向勤儉的農人，此刻卻無視平日所得化成灰燼。

大夥難得有機會相聚，紛紛爭相發表各家的新聞，及收集到的鄉野趣談。在一片聒噪中，竟傳出陣陣憤慨聲，且漸漸群情激動。原來自從洋菸登陸寶島，三年以來，已讓眾伯叔嬸嫂們背負「創業惟艱，守成不易。」的罪名。此刻大家除祈求列祖息怒，願獲諒解外，也請先人們繼續庇佑後代。我終於醒悟，這次整修祖墳和突增的金香紙似乎和這件事脫不了關係。

洋菸的話題，瞬間已將這群田間「草地英雄」少有的歡顏一掃而空，儘管公賣局一再放出風聲，會以穩定的價格收購菸葉，但去年因價錢爭議，所引發的拒繳風波，官民雙方的芥蒂仍在，純情的菸農從未考慮甚至也不知什麼是街頭抗議，大把的金紙投入火中可能是最好的慰藉。

一輛轎車開進來，剛下車的堂叔見大家面色凝重，便掏出香菸分享伯叔們，我對香菸品牌沒研究，但觀其包裝，加上堂叔自己炫耀式的解說，可確定那是洋菸，大夥正想笑他的好意來得不適時，已見三叔公初嚐洋味，令他陶醉地露出焦黃的牙，而從他深邃的雙眼及臉皮上交錯的深溝，彷彿看到他的無奈。我把手中的金紙撒盡，昂首之際看到尚在服役中的堂弟，胸前口袋清楚地印著 555 三個字。

洋菸越洋以來，即使上天賜予的膏腴之地依舊，卻面臨政府不保，後代不從的考驗，菸農已不敢再執著這份得天獨厚及祖先披荆斬棘所留下的業基。走在鄉間小路，電線桿、牆壁上，觸目都是隨菸而來的廣告。這批棕髮藍眼、鬚髯如戟的牛仔，正躍馬揮鞭，以梟雄之姿對終日霽體塗足的

老弱殘兵趕盡殺絕。誰能想像這是一場二十世紀末，看似極為和平，實際更為殘酷的鴉片戰爭。(1990.03.29)



『美國煙商』的強勢、『台灣政府』的軟弱、『老菸農』的無奈、『菸農子弟』的沒出息，也許各自有需求也有立場。翻閱文獻，1988年是台灣農民抗爭運動最為頻繁、激烈的一年，後來我以『美濃客』的筆名將這篇日記投到中國時報。刊出這篇文章時，大約離520農運¹²的兩年後，就是說，兩年前多少來自各地的農民為爭取生存空間，在台北街頭造成流血事件，但兩年後，似乎誰都忘了農民流過的血。當時我家已不種菸，也尚未有『再社區化』的經驗，只是以關懷家鄉菸農的未來，將所看到的矛盾與危機現象記錄下來。

3-1-4 菸業文化保衛戰

即使菸農使勁的吶喊，全球化的局勢彷彿不再眷顧辛苦的菸農，我家從1982年結束種菸，賣了種菸權利，唯一剩下和菸葉相關的證物就只有菸樓與參與菸作的記憶。

1992年的反水庫運動，集結的人力有一大部分來自包含菸農的農民，因為農民自覺不斷的被壓迫，剩下唯一的灌溉水源都不放過，紛紛站出來做最後的一搏。一群知識青年返鄉鼓吹反水庫運動，一方面試著從菸葉的文化層面去喚醒農民的自覺、凝聚菸農的共識，另一方面同時進行文化重建工作。當時台灣社會對『本土文化』的論述百花齊放。從沒想過『菸葉文化』也可以當作反水庫的資產，怎麼說呢？當時台灣時報有個『鄉土守護站』的專欄，提供給來自全國的愛護鄉土之士發表家鄉所面臨的環保、文化、生態...危機，為了凸顯美濃菸業文化的獨特與珍貴，卻面臨沈淪水庫底的危機，大夥總想盡辦法增加美濃的見光度，我曾以一篇『菸樓』上過版面，那是我第一次以『文化層面』來關懷菸樓（附錄四）。

¹² 1988.5.20 來自各地農權會會員、農運人士、大專學生...約五千人集結立法院，提出三大目標：1、自主之農業政策 2、產銷民主化 3、全面改造農會。七大主張：1、要求政府制訂明確之農業保護政策 2、實行全面農民保險 3、改革產銷制度 4、急速防治工業廢水污染農地 5、推動計畫生產 6、提高農產品收購保證價格 7、廢除水利會

同樣具有菸業勞動參與經驗，90年代的返鄉青年對於菸業的關注，紛紛轉到『文化層面』，畢竟，面對即將凋零的產業、菸農年齡老化嚴重、派系複雜的菸農團體，我們能發揮的空間畢竟太小。因此，第七小組工作站的成員飛哥於1994年在『建構台灣文化年輪』的呼籲中，就提出『美濃菸業生產和客家文化』在文化年輪中的重要性，在其另一篇『土地、菸樓、人民藝廊』一文中，提出『老屋新用』的概念，尤其是針對美濃為數眾多的菸樓，更應該賦予新的生命及利用價值。後來在一項名為『人與勞動—勞動記憶的再生產』活動中，由劇場人員帶領學員在菸樓裡做身體與身體/身體與空間的對話訓練，將原來的產業空間嘗試變為藝術展演空間，這的確是一種新的嘗試。這棟位於龍肚大崎下的鍾家菸樓，後來也成為美濃第一家整修後，結合地方產業和文化觀光的『菸樓陶藝』。

1996年美濃鎮誌裡『以文化空間營造作社區總體營造之起點的可能』的文中，具體的提出十四種可行方案來推動美濃鎮文化空間的保存與營造，其中，以菸業文化為名的就佔了兩項，其一為推動台灣觀光年，把台灣僅剩最集中的菸田，配合耕作的季節、採收盛景，配合傳統客家藍衫、慶豐收的山歌來舉辦『菸葉祭』；其二為配合盛大的菸葉祭，請文建會專案輔導整修上千棟的菸樓，改為民宿，吸引旅客刺激地方經濟再生，也使得菸樓地景成為台灣觀光年中的菸草文化年輪。(引自1996美濃鎮誌 p161)，當年提出時為反水庫運動的激烈期，美濃社會動盪不安之際。

直到2001年，一批美濃青年參觀過日本白川鄉的世界人類遺產—合掌造聚落(見1-2)，在一次美濃愛鄉協進會組織工作坊裡，對於建立口碑的黃蝶祭，飛哥提出改造建議：

文建會認為台灣最能成為文化遺產¹³的地方是美濃。但我們準備好了嗎？現階段美濃伯公的調查已經完成，但菸樓、菸田的調查尚未有人做，鴻松的論文將做菸樓的調查，可以培養後生會做田野調查。以後未來運動的目標是將美濃設為『歷史文化風貌特定區』，將黃蝶祭的地域擴大為整個美濃鎮。(2001.11.18組織工作坊會議記錄)

¹³2002年初為使國人對世界遺產的保存觀念與遺產地國家同步，文建會陸續徵詢國內專家及函請縣市政府與地方文史工作室提報與推薦臺灣具「世界遺產」潛力點名單；其後，召開評選會議選出十一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工作坊會議在2001年底召開，那時只是聽說美濃入選機會大，但後來高雄縣政府並未將美濃向文建會提報。

見識了外國的具體案例也與凝聚組織伙伴的共識，2001 年 11 月配合我的研究所報告展開了美濃菸樓田野調查，我想這是為美濃菸業文化保存該做的基礎工作。

3-1-5 別讓菸樓倒下

在菸樓調查的過程裡，我意識到每家菸農的種菸史是何其珍貴但卻乏人整理，對於僅存的菸樓，有些人冷漠以對，但也有人視為傳家之寶，為了讓菸樓文化擴展成全美濃甚至全台灣的文化資產，月光山雜誌在 2002.3.9~4.29 開闢了『菸業文化保存專題系列報導』¹⁴，希望透過文字的論述，讓更多人認識美濃的菸業文化保存的多元與急迫性。首期，我寫了一篇『別讓菸樓倒下』：

今年初（2002 年），全國民眾沈浸在『終於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歡樂氣氛中，南台灣美濃的菸農卻因政府不再『保證收購』菸葉，使得這項美濃人賴以為生的經濟命脈終將枯竭，菸城·美濃---在台灣的農業中即將變成歷史名詞。最近從訪談得知，菸葉未大規模進種美濃前，已有人種植『葉捲種』菸（HAMAKI），採收後吊掛於簡陋的『菸寮』，昭和 12 年（或 13 年）1937 年¹⁵日本政府將黃色菸引進美濃平原，許可並技術引進了 60 棟大阪式菸樓，這種原本只有兩層樓高加上天窗的『本灶』，後來加了左右的片舍或下舍，供作烤菸、貯菸及勞動的空間，它們或許獨立於田間；或許依偎在夥房¹⁶旁邊，同樣是紅瓦的斜屋頂，錯落於傳統夥房，倒也沒有特別突兀，反而成了美濃的象徵之一。美濃並不是全台最早大規模種菸的，但後來居上，在 1975-76 年間，產量佔屏東菸區的一半以上，也達到全省菸產量的五分之一強。當時，在美濃平原上高達一千八百多棟菸樓。菸葉王國的國度裡，夥房、菸樓、大片菸田成了美濃的重要地景。

印象中，美濃的冬晨常常是霧氣迷濛，『燒菸仔火』¹⁷者利用菸樓的柴

¹⁴ 1、別讓菸樓倒下—黃鴻松 2、菸樓與美濃未來的展望—宋廷棟、3、重繪美濃逐漸消失的天際線—古光宏 4、在土地裡重新尋找希望---一位返鄉菸農的訪談記錄—劉孝伸 5、讓菸樓活起來—菸樓的再生與創新實例—黃鴻松 6、淺談美濃菸樓保存之可能—詹蕙貞

¹⁵ 根據美濃河壩埔 86 歲林享賢老菸農口述，昭和 12 年許可，隔年開始種。

¹⁶ 客家三合院

¹⁷ 煉菸期，家中輪流全天候看守材火。

火煮好一壺熱茶，喚醒菸農家庭的一天後，匆匆『交工』去了，正好『下菸仔』¹⁸家庭的孩子，因早起，鐵定帶著惺忪的雙眼，迎著寒風趕去上學……天未大白，菸農家裡只剩老弱殘兵。若說菸葉勞動是一首音樂，短短的一段清晨，節奏之快、旋律之多變，似乎表現出菸農忙碌的生活與內心冷暖交錯的心情。我倒喜歡燻菸的夜晚，加足柴火的菸樓像是暖烘烘的大暖爐，空氣中散發著未燃燒過的菸葉香，菸樓密集地區，交工精神也表現在『過家聊』¹⁹，以打發寂寥的夜晚，當然也不乏在『火場埔』映著火光苦讀的學子。假日前夕，大人們總會為小孩子煮些『三文魚粥』、『樹豆湯』、『杏仁茶』…當作相伴的酬勞。燻菸期，『夜夜不夜』的美濃，熱鬧卻不紛亂，寒夜卻很溫馨。民國 70 年左右，大阪式菸樓被『堆積循環式乾燥機』（俗稱電腦）取代了，一位七十多歲的老菸農幽默的說：現在燻菸輕鬆多了，我請了一位『日本妹仔』幫忙，所以我還可以過家聊…原來俗稱的電腦乾燥機，最初也是日本傳過來的。

我家的菸樓倒了，這棟建於 1950 年的菸樓，留存著我們全家齊力為菸葉勞動的辛酸與甜蜜，大家改電腦作業後，雙親年邁，兄姊們均出外謀生，順勢停止了菸作，之後菸樓就一直閒置著。每次經過破舊的菸樓，還是會不經意掉進童年的時空，彷彿還感受到本灶裡的溫暖熱氣及菸葉香、還聽到『童伴』們在菸樓穿梭的嘻笑聲…，幾年前兄弟們曾商議要將破漏的天窗補回，但一不留神，它倒的無聲無息，倒的讓我們措手不及。現在每次經過廢墟，『有能力，卻沒來得及救』的懊悔，讓菸農子弟的我一直心存遺憾。我不想將廢墟清除，因為，泥磚裡還深藏著記憶的根。


菸農對菸樓也許愛恨交錯，但文人描寫美濃的故事，菸樓成了絕佳的場景，畫筆下的美濃風光，菸樓也是位居要角，然而數量頗具規模，同時具有地方色彩、產業文化意涵濃厚的歷史建築，多年來卻看不到民間或官方做過相關的保存及再生利用。直到幾年前龍肚大崎下有間『菸樓陶藝』將美濃陶藝藝術與菸樓巧妙結合、『交工樂隊』在『菸樓錄音室』醞釀的作品得到全國人的喝采，然而許多慕『菸樓』之名而來的遊客，卻仍看不到一間保存完整的菸樓。的確，目前大多數的菸樓過著它們風燭殘年的日子，

¹⁸將燻烤完成的菸葉從菸樓中卸下，通常在清晨 4、5 點進行。

¹⁹串門子

且是屋漏偏逢連夜雨的處境。

喜愛旅行的人，去日本一定不會放棄住在榻榻米的和室民宿，去歐洲也願意花大錢體驗住在古堡的風情，到紐澳得要感受農莊的閒散魅力。我想，許多來美濃的遊客一定很想住在夥房、菸樓的民居，一定很想在菸樓吃碗板條、喝杯咖啡，或如美濃博士學人會持續推動的『菸樓變香樓』計畫（香精提煉場）…，在未來興起的農村生態旅遊熱潮中，創意也許會讓老菸樓重現生機。這讓我想起前年旅行到日本白川鄉，在人口只有六百戶的『荻町』，因養蠶兼住家的傳統的建築--『合掌造』保存完整，有些做為民宿，有些改成餐廳、藝品店、資料館，就連新建築雖採新建材也都能保留原來樣式，在政府有遠見、居民有共識之下，整個村庄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據說每年的觀光客高達一、二百萬人次。雖然現在再來談菸樓保存略嫌遲些，但現階段只要將菸樓的閒置空間再利用，菸樓保存就有希望。

古樸的大阪式菸樓裡，曾經埋藏菸農多少個不成眠的夜，卻也溫暖了菸農之子無數個寒冬，如今看著這些垂垂老矣的建築一一倒下，心中的酸楚叫人不捨。不管菸業是不是『冤業』，菸葉已陪伴美濃人走過一甲子以上，哪天大片菸田的景觀在美濃消失，那會讓許多外鄉的遊子在回鄉的路上徘徊。菸葉文化是美濃特有的美麗與哀愁，WTO 之後『產業轉型』是免不了，菸田、菸樓、交工精神…也許能化做美濃產業再造的絕佳素材。也許你對菸樓有強烈的保留意願；也許你夢想將來開一家菸樓咖啡館；也許你暫且把菸樓當倉庫，找個機會，如同關懷家中的長輩，檢視一下，簡單 D I Y 或花個小預算，也呼籲政府珍視這項文化遺產，別讓我們的菸樓倒下，相信留存的不只是記憶與希望，更為保留美濃的地景貢獻一份心力。  ..

3-1-6 火車頭菸樓民宿

2002 年的三、四月間，有一天我行經廣興派出所前，一對夫妻正在整理荒蕪的三角地，這對傅姓夫妻剛從都市返鄉，說是為了照顧年邁的母親。每天經過的這個地方經過他們的整理煥然一新，隔天我好意送一些向日葵種子給他們，才聊起他們將利用這一小塊地種些香草，並打算將隔壁的車庫改裝

成香草餐廳，我聽了非常驚喜，雖然『菸樓變香樓』²⁰的口號喊了許久，但都沒有行動。

我們相談甚歡，我也把我做菸樓調查的工作和他們分享，不久我接到他們的電話，說他的二哥也將辭去台北的工作，準備返鄉開創事業的『第二春』，並和堂叔租下菸樓，計畫開一間菸樓民宿並和香草餐廳結合。我跑了許多菸樓，最想聽到、看到的這一刻終於來到。畢竟，老一輩的菸樓主人看待菸樓的心態和下一輩是不一樣的。不過等到二哥回來已經快接近暑假，二哥雖是『返鄉中年』但具有大學美術系的文憑，因此，對我們想推的『菸樓再生』的概念很能接受，甚至，我們已經談好今年黃蝶祭多安排一個菸樓展場，而且就是和傅二哥合作，我們也盡可能找些資源協助他整修菸樓。

修復這棟菸樓是延續組織會議的決議，也是推動保存菸業文化以來，所進行修整的第一棟菸樓。2002年7月27日喊著『美濃菸樓 風華再起』的口號，『穿梭歷史的廊下---美濃農業影像特展』，開啓了傳統建築活化再利用的示範，雖然前有菸樓陶藝、菸樓錄音室成功的菸樓再利用案例，而這兩項基本上屬於協會內圍成員的資產；但菸樓民宿是新的構想與呈現，是我們喊出保存菸業文化後的一次具體行動，也是保存行動跨出協會成員與社區合作的第一例。

開幕當天我還特別邀請種菸大半輩子的母親、在田調過程中釋放善意的幾位『菸樓主人』及擔任『說好話』的龍肚國小退休老師，因為他不只是傅二哥的長輩，除了具地緣性，在社區裡也有散播輿論的能力，我目的是希望這些老一輩的菸農或鄉村教師見識什麼是『菸樓再生』。這場有意義的揭幕，不只揭開美濃對文化資產活化的新時代，對社區居民而言，也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延續與經營。而這個展場也考驗了幾位研究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如：我的階段性菸樓調查報告、小鍾實際參與菸樓修復工作、長青負責展場的規劃、蕙真負責展場實作...

火車頭菸樓民宿，隨著黃蝶祭的落幕，卻沈寂下來，原因是傅二哥其實沒有足夠的資金當後援，二來和香草園餐廳的合作有出現變數，再來，協會

²⁰ 美濃博士學人會提出將菸樓改為烘製香草的構想。

這邊的援助也顯得後繼乏力。但因這棟整修後的菸樓也變成傅二哥的住所，儘管與當初的理想是還有差距，但在菸樓再利用的功能上有達到目的。有這次具體的成果呈現，民間自力修復菸樓不是不可能，透過媒體報導，後續還是有參觀者到訪，『菸樓再生』的觀念已在美濃社區慢慢發酵。另一方面，滿懷理想的傅二哥雖然一再強調，他的休息是為要走更長遠的路。原本老一輩菸樓主人就不看好利用菸樓『做生意』，二哥的例子似乎更加強了他們的信念。

3-1-7 菸葉紀²¹

延續黃蝶祭菸樓文化展的成功，興起了年底舉辦第一屆菸葉紀的想法，但因時間的倉促、寒假人力短缺，內部曾爭辯是否要急就章，但又不忍將好不容易掀起的菸業文化活動熱度散去，在大家的共識下，趕在春節前，第一屆菸葉紀開鑼！『金葉滿倉』的海報，將退休的美濃菸葉輔導站再度裝扮的整潔亮麗，『菸葉舞』首先在美濃街頭熱烈地跳著，隨後，『細人仔入菸包』比賽、『托菸仔』²²比賽，也在加油聲中展開，有解說員帶領大家走入菸作的時光走廊。本次活動雖文化性強，但活動中還因和代表菸農的『菸業改進社——屏東分社』的前後任分社長搭上線，在閉幕前也安排一場『菸農座談會』，期望為菸業的延續與本輔導站空間的再利用，做一深入探討。使得這次的菸葉紀更貼近菸農、更貼近社區。

在菸葉紀活動中，我捕捉到一段小插曲，靜態展中有一項是票選最受歡迎的菸樓，結果以美濃山下的『宋屋夥房、菸樓』最受青睞，碰巧菸樓主人也蒞臨參觀，他大為感動，於是原本即將要拆除的夥房菸樓獲得暫緩的提議，我們趁機介入，有意幫他們申請文建會的『一鄉一館』計畫，起初頗獲得認同，但後來家族中意見分歧，於是計畫胎死腹中。但若因為一張照片，引起家族為菸樓的存廢而爭辯，我想這也是值得的。

透過菸葉紀各項活動的帶動下，再一次讓社區居民體驗菸作勞動的特色與價值，激起社區居民對於菸作勞動的各種回憶與想像。從小參與菸作並頗

²¹ 菸葉型塑的現代美濃，成為美濃六十年來幾世代的集體記憶，所以用『紀』來標示這個重要的意義，呈現其『世代、紀錄、紀元』的深度含意。

²² 將菸葉篩選分等級。

多積怨的大姊，參觀展覽後卻是回憶無窮地滔滔不絕，還有原本就要拆除的夥房菸樓，因主人參觀後，竟遲疑拆除...相信隨著舉辦的次數增多，受影響的鄉親會愈來愈多，這些『民氣』絕對可轉化為未來發展『社區經濟』、『社區產業』的能量。

這次菸業紀中，愛鄉協會突破了過往沒有達到的預期目標：

- 1、請到中壇國小的黃敏芳老師編菸葉舞，也帶動鎮內幾所學校一齊參與這種非官方的社區活動，顯示和學校的連結上有進展。
- 2、這次的活動邀請到過去一直搭不上線的『菸葉改進社』屏東分社成員，多虧他們的協助，在他們的號召下，使得有更多的菸農參與，使這個活動更具社區性。
- 3、地點選在美濃第一個成立的菸葉輔導區，這裡是我們認為將來規劃美濃菸葉博物館的最佳地點，這個想法藉此機會預先讓菸農討論，有助於日後的推動。
- 4、過去總認為我們不敢也無法為『延續菸業生產』使力，但透過安排『菸農座談會』，使得這次活動關懷的層面由文化面擴大到經濟層面。

此外，翻閱『孕育社區博物館的過程—美濃經驗』碩士論文（2003 宋長青），她從訪談中得知美濃社區對於菸葉博物館的經營型態，是以菸樓、菸田、菸葉輔導區串連起來的『活的博物館』為理想，這種型態是接近生態博物館的理念²³，而這次菸業紀除了讓民眾在展場親身參與，解說員還將參觀者帶到附近菸田、菸樓親身目睹、實際體驗的作法，也將促使『活的菸業博物館』的發展。

3-1-8 伯公與菸樓

2003.12.8 田野筆記

今天聽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退休的阿蘭姊中午來找我，說牛欄窩的一座土地公有改建計畫，她問我是否有好意見，我覺得，她會找我，一

²³ 法國在 1960 年代發展出的博物館型態，把自然環境之內的全貌重現給觀眾，創造了居民與觀眾對話的『雙向溝通制度』。

是基於同事情誼，二是多年來在龍肚從事鄉土教育、文化保存的行動獲得她的認同，從過去清水宮改建、龍肚里社真官險些被拆，她一直擔任著社區情報員的角色，常常將消息透露給我，或許她就是認同、信任我的『文化保存』觀念。

將閩南化的小廟式土地公改為過去我們童年時所見的客家式露天墓塚的形式，是我們一群關心客家文化保存的伙伴一直在推動的，不過從我家大埤頭伯公改建案，我倡議改回傳統伯公碰壁²⁴，後來又接連許多古樸的客式伯公被改建的消息，讓我覺得很灰心，畢竟，總覺得在大家在社區推動社區教育多年，美濃被媒體塑造成民心團結、具文化內涵、是客家文化的堡壘…等讚譽，其實面對一些文化保存、文化認同時，其實美濃人並不像媒體所型造的，而我們自己也沒有有一套具體可行的說法來說服居民。

聽到這個消息，我又再度燃起信心，打算邀請傳統匠師登祥伯、關心伯公議題，及愛鄉的朋友們共襄盛舉。何況主事者多是過去學生的家長及和我們理念相近的長老沐卿老師，加上這個角落的住戶不多，意見較易整合，我期待一個小而美的客式伯公從此再現。



2004.2.23 田野筆記

相較於上次的興奮，今天阿蘭姊帶來的消息讓我難過了一個下午。這幾天一群龍肚東角的人已經決議要重新建牛欄窩的土地公了，駁坎經費由鍾紹和立委負責，土地公建築體的部分則由大家募款，至於形式原本有意參考我的意見，但最後大家認為傳統的形式是 100 年前的老東西，什麼時代了，怎麼可以還做 100 年前的東西呢？而且附近剛好又有兩個『風水』（墳墓），這會讓人錯覺...所以大家還是決定建現代式的伯公。我們『保

²⁴ 1987 年秋天，我住的大埤頭土地公改建，我首次倡議回復傳統的客式樣貌，一度使得已發包的工程獲得暫緩，幾次由愛鄉協會及樹德建古系師生協助舉辦說明會，使得兩方人馬相持不下，甚至說要到廣興王爺廟擲茭決定，最終，『傳統式會日曬雨林』、『現在大家都住樓屋了，我們也要讓伯公住樓屋』...等理由，選擇新式的小廟樣式，而否決了我的提議。

存客家文化』的希望再一次落空。

這是居民最後的決定，我一個外庄人無權干涉，但難過的是，其中有一部份決策份子年紀才 40 多歲，算是我們同輩的，原本以為只有那些苦了一輩子的老人家才會有這種鄙視老伯公的想法，沒想到這些中生代的觀念也已經老化成這樣了。面對一向推崇日本人精神的阿蘭姊，我舉例說：人家日本人 1000 年的廟都維持的那麼古色古香，為什麼我們才 100 年的文化（其實更久），就被嫌老得不能再用了？由此可見，台灣人對自己文化的不認同與缺乏信心。我關心伯公改建的議題這麼多年，年前燃起的一絲希望，如今又被澆熄了。

今天六年級社會課正好上到文化交流，提到目前世界地球村，各國文化來往頻繁，文化的『融合』、『同化』、『消失』、『創新』、『發揚』隨時在進行著…，我語重心長舉了林生祥大哥哥以前在『觀子音樂坑時代』以搖滾樂團到東京參與演出，因缺乏文化內涵而鎩羽而歸，之後重新組成『交工樂隊』以客語創作、融合傳統樂風，反而光榮地受邀到歐洲巡迴表演的例子。我的目的是要告誡他們：小朋友在美濃如果都不學客家話、不講客家話、對自己的文化不認識，長大後沒有自己的文化素養，也不認同自己的文化，是會被人看不起的。因為我不想看到二、三十年後的他們變成提議要將龍肚里社真官改建的龍肚人。



相較於保存土地公的無助與無奈，保存美濃菸樓的行動上，是稍可自我安慰的。菸樓通常多閒置不用、主權較單純，但主要因為之前有菸樓陶藝、菸樓錄音室的成功及火車頭菸樓民宿、菸葉紀活動引起的社會廣泛討論，有足夠的熱身與社區對話。從去年九月，我邀集一群熱心美濃文化保存的鄉親，組成『文化保存協會』，以實際的行動，為九芎林馮姓鄉親的菸樓做整修，儘管獲得社區人士及屋主的認同，但菸樓保存不是只保留建築物，而是傳承其文化與精神，畢竟，我們不是菸樓的主人，無法參與後續的利用。

2004.2.7 田野筆記

號稱菸葉王國，卻沒有一間保存完整的菸樓供作教育或參觀之用，於是去年 10 月我再發起修復菸樓活動，將喊了多年的『菸葉文化保存』口號，化爲具體行動。除了美濃在地匠師，帶領樹德科大建古系學生做技術上的傳承，旗美高中、美濃國中師生及社區熱情鄉親的人力、財力贊助，將破損的瓦片、桁角一一拆下，將一木一瓦重新覆蓋，重現菸葉勞動中的『交工』精神。

經過數月的整修，菸樓依舊散發古樸氣息但卻注入新的生命，我們將定名爲『美濃菸樓教育館』，除了完整呈現菸樓的舊觀和內部陳設，做爲今後學校教育及美濃文化生態旅遊的菸樓解說館，而且菸樓正位於風光旖旎的美濃山下，我們大膽的開了一面牆，伸出一座露天陽台，一邊可見煙囪炊煙裊裊，一面可觀賞美濃名山---金字面山。原來舊菸樓不應只有被『拆除』的命運，空間使用上仍有許多的彈性與創意，我們充分發揮了『菸樓再生』的詮釋權。這是在我做社區文化保存多年來，展現『自主』與『專業』的一刻。也象徵美濃社區對『文化保存』、『閒置空間再利用』、『地景保存』有了具體的成果。



從推動保存傳統客家式土地公的挫敗到菸樓教育館的誕生，我想起論文討論會上梅子曾經有一段話：東方和西方社會的不同，在於西方社會已有幾百年的市民社會基礎，而東方社會長久以來，處在一個威權體制裡，缺少平等、批判的市民性格，必須要先做出一套典範，讓大家參考，再慢慢將大家帶入狀況...，所以我們要有不厭其煩與人分享的體認。

3-1-9 小結

菸田、菸樓具有強烈的美濃圖像，筆者選擇『菸葉』作爲他與美濃社區互動的開端，顯見菸葉對其成長有其重要性。『菸樓調查』成爲他返鄉後『再社區化』的一個重要歷程，同時也慢慢累積他與社區對話的經驗。

本小節中『菸農之子』代表的其實不是只有筆者一人，從上述得知，70 年代返鄉青年黃森松、90 年代第七小組工作站成員，因爲都有深刻的菸

作勞動參與，他們也都屬於菸農之子，但隨著台灣社會政經背景的更迭，這批菸農的第二、三代對於菸作的關懷層面有所不同。70年代菸葉生產達到高峰，因此，自然會關注到菸農不平等待遇或產銷上的弊端，而90年後，菸葉產值走下坡，幾乎萎縮，加上關懷本土的熱潮興起，關心只好轉到文化層面。

本節筆者以大量『情感』做訴求，無非是要喚醒許多相同經驗者的集體記憶，進而凝聚鄉民共識，這在初期的社區運動中，是必要且有用的。但一連串的動之以情後，對『菸業文化保存與再生』還是要付諸行動，所幸，開了國際視野後果然有了行動，然而，一開始就將目標擺在『世界遺產』，雖志向遠大，但卻有些不切實際。文化保存不能只憑『感情用事』，得先回到問題的基本面，如：為何老菸農和菸農之子在『菸樓再生』的期望上會有落差？推動小組應該詳細評估，排出具體可行的『階段性目標』，才不致像菸樓民宿胎死腹中或只聞第一屆菸葉紀，而不見第二屆。

另外，對於現階段的保存工作，太偏重『文化性』，既然社區有共識朝生態博物館方向進行，要吸納更多『非文化人』或『非菸農之子』投入，例如：藉田野調查找出更多有意願保存菸樓的主人、整修菸樓的匠師、將菸樓視為生態旅遊資產的企業家或採『文化保存協會』整修菸樓教育館模式，先做出示範讓有心人跟進，同時橫向連結到仍在耕作中的菸農，從政治面或經濟面尋求讓菸田繼續存在的可能性，畢竟『文化』與『生活』能並存才能展現文化的生命力。最好組成專門的團體，與政府部門、菸農團體對話，讓保存菸業文化行動成為美濃新興的社區運動。

3-2 一個師專生的實習筆記

『師專』在1960-1987間出現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是早期師範學校的延續，也是現行師範學院²⁵的前身，在過去師資一元化的時代，師專是國小、幼稚園師資培育的專門學校。當時全台灣有九所師專²⁶，採單獨聯招，每所

²⁵ 目前嘉義師院已改制成嘉義大學，台東師院改制成台東大學。

²⁶ 市北師、省北師、竹師、中師、嘉師、南師、屏師、東師、花師

師專因所在地理位置不同，雖開放全區報考，但學生來源有很強的在地性。不論是師範學院或師專都是採政府『公費』補助，畢業後會按照一套評鑑制度分發各國小任教。

就因為『免費』、『保證有工作』，於是吸引一些特定族群報考，譬如：農、漁、勞工、基層公務員之子女。由於政府經費有限，得考量每年師資供需，因此錄取名額有限，錄取率偏低，其中女生之錄取更難於男生。但不可否認，當時的師專生多來自鄉村型的成績優異學生。

3-2-1 離鄉前的鄉土巡禮

1983年我以備取資格進入屏東師範專科學校，這在我們夥房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因為家族中，從沒有一人進入師範體系，為人師表。不過，嚴格的審查制度，在口試前還來個『地毯式的身家調查』，印象最深的是要填一份上溯至曾祖父（母）的家世、職業及有無犯罪紀錄的表格，同時要追溯祖籍，這可難倒了識字不多的父親及家族成員，一些項目沒有史料、文獻證實，全憑口述資料填上去。

新生訓練的前一天，父親帶我從祖公、伯公、王爺一路祭拜，一來感謝神明、列祖列宗保佑，二來保佑我他鄉求學順利、身體健康，這條路線，不久前入伍的哥哥也才剛走過。之後，我還自己騎著機車，從竹頭背、美濃、福安、中壇、龍肚繞了一大圈。不知為何有這樣的鄉土巡禮行動？也許是我從小對鄉土的一種依戀吧！總覺得那是一次慎重的行動。其實那只是四天三夜的新生訓練，之後還是可以回家的。

3-2-2 師專＝軍校？

1. 可怕的新生訓練

師專的『學長制』承襲軍校，所有擔任新生訓練的幹部均是4、5年級的學長、姊，尤其是四年級的學長都是從成功嶺剛受訓回來，個個理著小平頭，有著健碩的身材、俐落的敬禮動作及宏亮的口號『司令』。剛從國中畢

業、又是尋常的『小老百姓』就遇到這宛如軍隊般的訓練，加上好不容易才考上師專，深怕有任何差錯，因此，只要是聽到口令無不全身緊張，幾天下來精神都是緊繃著。

2. 規律的作息

師範專科學校係以培養國校教師為宗旨，對學生品格的陶冶格外注重。為養成良好生活習慣，以培育學生高尚氣質，嚴格要求學生服裝儀容，務求整齊清潔畫一，在校必須穿著制服，學生一律住校，每天要整理寢室內務，每學期舉行內務整潔競賽，為提高讀書風氣，規定必須參加早晚自修，外出一定要按規定請假，不得任意外出，平時講話，一律要說國語²⁷....（引自 2001 李園會 台灣師範教育史）

開學後，雖然不再像新生訓練般的緊張，但全體住校，共同用餐，每天晨間做早操、晚自習、10 點熄大燈、準時就寢、出校門得請假、每週回家還得填『歸省單』...作息正常的和軍中沒有兩樣（雖然我是四年後才真正體會到成功嶺的軍中生活），甚至說某種程度的不自由，但對剛過完國中考試壓力大的日子，又是已被壓抑慣了的一群，這些又算什麼呢？師專的老師們都有個共同認知：我們是老師們的老師，因此在生活教育的要求上，自然是完全配合上級，但高尚的品德彷彿是教師唯一的標準。

3. 樣樣通、樣樣鬆

國小是包班制，每個師專生畢業前要具備教任何科目的能力，師專生所用教科書是專門特為師專生編寫、印刷的，坊間買不到，姑且不論學科內容，術科從游泳、彈琴、舞蹈、國術、美術...都得達到一定標準，就連參加任何社團，都被賦予神聖的任務：所學的東西將來都會用在教學上，這樣才能符合國小教師的要求！正因為廣泛的學習，多數的師專生總在人前人後有著『多才多藝』的讚譽，然而，卻似乎學得不夠深入，往往只有學習到皮毛，因此多數的人還是得承認自己是：樣樣通、樣樣鬆，這是當時教育當局想要型塑的國小教師標準吧！反正師傅引進門，修行在個人，這樣就夠了。

²⁷ 我入學時已無強制規定要說國語

4. 三動精神

全省師專除了有上述共通的準則，各校也各自有一些特有的校風及發展重點，屏東師專就有個優良傳統校風，凡是屏師畢業的學生要『三動精神』：活動、勞動、運動。學期中各種比賽接踵而來，也有參加不完各種活動，有些活動是年度大戲，強制全班參加，有些則是因為住校，閒來無事多多欲善，學校的用意是，多參加活動、多培養辦活動的能力，因為，辦活動是老師必備的能力；當一個老師，健康的體魄最重要，沒有健康的身體如何帶動兒童？何況，每位老師都要具備上體育課的能力；『整潔為強身之本』，要強健當然要有整潔的環境，要有整潔的環境就要經常勞動去清掃環境，況且，勞動本身也是一種教育，因此每週三下午有全校勞動服務時間，數十年如一日。三動精神的確也為培育師資增添了正當性，甚至成為日後校友所津津樂道的傳統。

5. 看不到圍牆外的世界

吃穿不用愁、行動受到限制、學不完的才藝、忙不完的活動、嚴明的學長（姊）制、專用的教科書、獨特的思想教育、高標準的道德規範...還有四周高高的圍牆，果真這裡是培育師資的搖籃？曾經聽過一位即將畢業學長感嘆的說：師專五年下來，造就一位看不到圍牆外面世界的老師，行動受限，封閉了學生的視野；整齊畫一的品格（生活）標準，是德育教育？還是一種壓抑？畢業不愁沒工作，也造就一些怠惰的心態。大致上，師專生走出師範學校，就是有那種『刻意栽培』出來，為人師表的氣質吧！

3-2-3 師專生上山去

是單純？還是保守？是天真？還是不食人間煙火，1988年六月，我以不怎麼高的『T』分數²⁸從屏師『結業』（必須實習一年後，才算真正畢業），每位結業生必須填寫自願，再按T分數來決定所分發的縣市，等縣市決定後，

²⁸ 融合德、智、體、群、美計分方式，作為分發學校的依據。

再由各縣市教育局所開出的缺額，讓該年度的結業生再依分數高低填寫自己想去的學校。聽說那時候的台灣處於『政治黑暗期』，許多好缺（通常是較都市型的大學校）都給上級留來做人情，或說，明明缺很多老師，僅開出極少的名額，其餘留給主政者的選舉樁腳，聘請代課老師。

那時候師專生填志願的排行優先次序，大致是城市優於鄉村，平地優於山地，北部優於南部，西部優於東部。剛結業的師專生通常填不到熱門學校，當然少數成績好的結業生有還是有機會，只不過是鳳毛麟角，而設籍在高雄市者可優先返鄉服務，但偏偏大部分的師專生得遠離他鄉。這幾年台灣民主化腳步快速，選民的眼睛隨時監督主政者，教育政績也變成縣（市）政府施政滿意度的重要項目，罔顧教育環境沈淪，寧捨年輕師院生不用，而留做選舉綁樁的情形大為減少。近年來更因大批教師退休，教改如火如荼、教師年輕化，各鄉鎮社區總體營造風氣興盛，甚至有些縣市歡迎年輕子弟回鄉服務。

過去也因為長期重北輕南，北台灣總被認為是進修、娛樂、文化、置產的聖地，彷彿在北部任教是一種尊榮。近幾年，國內政經環境出現重大轉變，都市物價高漲、生活品質惡劣、城市家長自我意識較高、教改浪潮一波接一波...形成種種壓力，教育界出現了退休潮，許多年輕老師有機會回到家鄉，設籍南部的教師也陸續回到南部，整個價值觀也不再以台北優先，不再迷戀都市。從教師族群對工作環境的選擇，其實也可看出，台灣這十年來不論在政治經濟上、教育政策上、資源分配上的微妙變化。

我師專五年下來的平均成績並不高，那年暑假，其實我已經將行李打包好，按照自己的盤算，『苗栗山區』應是我的落腳處。『放榜』的時候，余陳月瑛主政的高雄縣，竟破天荒讓 T 分數僅 41 的我進入高雄縣，那年一起分發到高雄縣的師專結業生也空前多達七十多人。填學校的時候，因為自己的分數也在排名中的後段，眼看著一間間學校被填走，我能選擇的機會愈來愈少，老實說，高雄縣的幅員廣大，除了美濃鄰近的鄉鎮略有所知，從沒料想到，內門鄉『景義國小』就在緊張的時刻成了我落腳的實習學校。

離鄉，我並不排斥與恐懼，內門使得我不必遠走他鄉，但騎著機車、銜著派令獨自前往報到的時候，也許是人生地不熟，轉進非主要幹道後，道路變小也變彎曲，兩旁是高大的芒果行道樹，愈走愈多山，幾個轉彎處因林木

高聳曬不到太陽，即使是盛夏時刻，一陣陣涼意沁入我身體。從小我就嚮往將來能在一片樹林或是山區工作生活，這種像是小時候從平地進入山區森林的感覺，真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短短的 3、40 分鐘車程，沒想到，台灣真大，與美濃僅隔一座美濃山脈，就在我們『後背』的內門，竟然還有這樣的『深山』。工商社會的台灣，年輕人一股腦兒往都市擠，我卻偏向山中走，也許這就是師專生的特殊際遇吧！

由於還是暑假，僅有值班老師，經過她的簡介，得知全校才六班，每個年級一班，教職員共 10 人。L 型的校舍，一邊是二層的新教室及辦公室，另一排是日本瓦的一層樓舊教室，校園周邊有高大的樹木圍繞，暑假中操場上的草長及膝，有種人去樓空的荒蕪感，但我喜歡這種林深不知處的寧靜。同時分發到此校的還有一位花蓮師專的女老師，她在父母的陪伴下，報到後便先離開了學校，我又往更深山騎去，因為曾聽父親說過，他以前曾在『溝坪』、『金瓜寮』做過木材生意，於是抱著探險的心態再深入走一段。那時還不能體會教師工作應具有的社區性，但對陌生環境的關心與好奇心油然而生，也許也和我的成長背景有關吧。

我是男性、年輕又是科班出身，學校一開始就給我『教學組長』的行政職務。有幾次，校長、主任、資深老師都出差去了，我這個『小毛頭』頓時成為唯一的正式老師，主持升旗典禮、降旗放學，名副其實的『童子軍治校』。當時偶而和同學聊天，發現這種情況在許多山區、偏遠海邊小學，這是常有的情形，甚至，在無任何經驗下，也有同學擔任『代理主任』呢！當時的教育環境顯示：教師嚴重不足、教育資源城鄉差距懸殊，國小師資尚未制度化……忽視基礎教育的程度可見一般。

3-2-4 我和我的二十六個小朋友

開學了，學生回到學校來，教職員也全員到齊，通常，一般學校都有不成文的規定，新進的男老師帶高年級、女老師帶低年級的機率頗高，果然，我帶六年級、另新進女老師帶一年級。雖是學校新鮮人，我發覺到一件『離譜』的事，六個年級的級任導師中，只有兩位『舊』老師，其中一位是長期代課老師，加上我們兩位實習老師、一位新進師資班剛結業的老師、開學後

又來了一位代課老師。因此，代課老師幾乎佔了一半，雖說，不能全盤否認代課教師的專業及能力，但以今天來看，這種師資不穩定的情況，確實對學校的主體發展、學生受教權益上有許多的不確定性。當然這要歸咎當時台灣政治與教育的大環境，尤其這個地方雖然離旗山不遠，但卻屬於『生活與文化不利』的偏僻山區，實在留不住老師，就是校長、主任等行政人員，也都把此地當作是過渡的跳板。

名為『實習』，卻是獨力帶領一個班級，不像現在的實習制度，是將實習生放在一個有經驗的老師身邊學習一年，簡直就是把一個剛踏出校門的師專生，丟進 26 個小孩堆中，去實驗解剖每個學生的內心世界。因此在『班級經營』、『教學活動』、『生活輔導』各方面，也都是邊教邊學習如何與孩子相處。套句話說：我是當了老師後，才真正學習當老師。

初次執教鞭和一群年齡只差十歲的孩子很快打成一片，不過老實說，雖經過五年的正規師範教育，當時的我並無什麼具體的教育理念，沒有新式的教學方式，大多還是憑過去的學習經驗，也沒有專業的輔導技巧，畢竟書本和現實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平淡的『教書』生活，很快地幾乎與那些較資深老師們的主流『教書』生涯沒有兩樣。倒是菜鳥的我，遇到山裡孩子的純樸、天真，彼此都還很新鮮、好玩，家長對學校的要求不多，所以並未帶來什麼『困擾』，大致上，和學生玩得相當愉快。

幾次帶學生到戶外教學及家庭訪問後，引起我對社區觀察的興趣，這所學校雖屬於內門鄉，但因和內門的老聚落（羅漢門）隔了一座山，屬於封閉型的河谷聚落，沿線有三所學校，學生來自零星的聚落。為公平起見，景義國小夾在大埔、白樹林兩聚落間，居民大多種植果樹，學童家裡經濟並不富裕，一些家長農暇時期還得到外地找份兼差的工作，維持生計。雖然行政上屬於內門鄉，但在信仰上也不似內門鄉的羅漢門老聚落，民生生活上，居民往旗山比較方便。

長期位處三不管（內門、旗山、杉林）地帶，總是少一些關愛的眼神，居民普遍對社區缺乏認同與自信。舉例說，在實習一年中，發現學校有多位小朋友五官輪廓明顯突出，皮膚黝黑，但都習慣講河洛語，我曾好奇這個現象，但又不曾聽過家長或教師們對聚落歷史的闡述，數年之後對我才從文獻

中得知此地居民多為平埔族中『西拉雅族』的後裔，但顯然社區居民對自己的族群血統多是『無知』、『迴避』。當時台灣『本土意識』剛剛萌芽，但這裡沒有羅漢門的薈萃人文，居民對自己的族群認識不清、聚落內幾乎沒有年輕人、學校又多是一些『過渡型』教師。使得這裡『鄉土意識』的覺醒，彷彿位在神經末梢，反應遲鈍。

這裡有秀麗的山川、純樸的民風，應也有精彩的族群故事，只是在『經濟掛帥』的當下，這些所謂鄉土之美，顯然失色，居民只求溫飽，沒有社區意識，更遑論何謂社區營造，這也是當時台灣許多偏遠聚落的縮影。

3-2-5 一段辛酸的實習筆記

實習教師的日子邁入下學期，和學生的互動都還平安順利，但一個春末的早晨，一件驚動全校的事件卻發生在我班上。

一大早一位家長就帶著三個小孩在辦公室等候我，準備訴說其子女是如何受到迫害與恐嚇，必須要家長陪著才敢上學。在旁幾位耳尖的老師每到一個段落便加油添醋，附和一些『難忘的往事』，雖然接這個班級一學期了，許多以前的事情根本毫不知情，我只能頻頻點頭、俯首認罪。漸漸地，同事們都到齊了，外面圍觀的學生愈來愈多，家長也越講越起勁，最後校長也來了！

即使是實習生，我也要像個小大人，擔負教導不週的責任，百口莫辯、束手無策下，氣急敗壞地衝回教室，立刻揪出班上那個全校公認的『惡霸』興師問罪。『你為什麼偷吃陳 XX 的便當？』、『昨天放學途中，你為什麼拿石頭丟她？』、『你憑什麼叫人家不准來上學？』或許我血氣方剛，問話欠技巧，或該說我早已摩拳擦掌，看他不答腔，一巴掌重重地落在他左臉頰，兩頰微顫、呼吸急促的我，眼睛餘光瞄到牆壁上不久前才貼上的『教不嚴、師之惰』標語，又再一次激怒。心裡暗吼：王八蛋，敢做又不敢當，還讓我在辦公室遭受羞辱，於是另一巴掌落在他右臉頰。

停了半晌，我開口再問：『電話幾號？爸爸在不在家？』他搖頭；『媽媽

呢？」停了一會兒，在他眼淚迸出的同時說：我沒有媽媽！接著聲淚俱下，這使得我的情緒急速轉變，淚水也在眼眶打轉。『天哪！我不是要求自己不打學生的嗎？』、『我竟然欺負一個沒媽的孩子』我是多麼殘忍，當初的理想這麼快就崩盤了？看著他通紅的雙頰，我的手也感到一陣陣腫脹。我後悔當時沒有彎下身來擁抱他。

從此，我廢了打臉頰這道刑罰，極少再體罰學生，也加強多和學生接觸及家庭訪談，以掃除我兇惡的形象。後來我才慢慢發現，此校位處偏僻山區，土地貧瘠，耕山務農實在謀生不易，學生家長多出外打零工或常居都市工廠，假日才回來看孩子，一些年輕家長，感情上易節外生枝，且在這小小的聚落，彷彿已成風氣，我班上人數不到 26 人，竟然有九個單親家庭，其他也有不少由祖父母照顧的隔代教養家庭，學生來自破碎家庭多少影響到孩子的身心健全，使得老師不論在教學或輔導上倍感棘手，何況對一個初出校門的實習生？常常在校園的角落，看見陌生的女子帶著禮物、摟著孩子，兩雙淚眼相對，那是離異的媽媽回來探視孩子，初次見到頗感迷惑，後來了解後也就見怪不怪了。

母親節那天，學校辦了慶祝活動，每班要表演一個應景節目，我帶著全班唱一首：母親！我愛您。然而，『母親』對三分之一的孩子而言也許是陌生、抽象的名詞。（1989.6 記於景義國小）

後記：

之後幾年台灣的經濟快速成長，單親家庭有增無減。15 年後我在雜誌上讀到一段文字：

『資本主義、全球化激化競爭的強度，社會日益功利化的壓力下，台灣的家庭功能破壞殆盡。家庭在價值傳遞、撫育、教養的功能愈來愈弱，似乎只剩下『經濟功能』。『現在唯一沒有被破壞的組織只剩下學校』（吳英璋 2003、11 天下雜誌）

3-2-6 我在軍中的日子

一年的實習，其實我教得很心虛，連山區單純的孩子都應付不了，竟然情緒失控，還拿出『暴力』相向，我該抱怨師專給我的不夠多？還是自己學的不夠好？或是環境變得太快、太複雜了，讓老師們措手不及？兩年軍旅生活或許可以讓自己多想想、多充實。

五年師專住校經驗，做早操、折棉被、內務檢查、晚點名...早已習慣『軍中』的生活了，怕什麼呢？只是，這次落點又會在這裡呢？人生多幾次的不確定性，或許也是一種成長、一種磨練。這次，我真的來到北部---龍潭。部隊屬於陸軍後勤單位，我因擔任文書工作，並沒有體能上的操勞，但偏偏連長的領導方式就是不斷的謾罵與恐嚇，加上軍中行之有年的『老兵欺負新兵』，使得初期的軍旅生活，讓我每天活在恐懼、怨恨中，過的相當壓抑，甚至出現想『逃兵』、『半路攔截連長』的念頭。雖然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但對於從事教育工作的我始終不能釋懷的是，軍中領導人，何嘗不也是一種教育工作？相信每個人都是有尊嚴的，多一點尊重、多一點人性的領導統馭，是否更勝於威權統治？

儘管生活上的不如意，卻讓我『讀』了不少人，從小台灣的升學主義，就讓我被歸類為『菁英』，從國中讀『好班』後就享受著脫離主流群體的差別待遇，多少養成一種優越感，久而不自知。在軍中複雜的人群裡，我因為是不會講台語的『客家人』、形象清新的『教師』，使得我始終無法進入那群『講台語』、『抽煙』、『吃檳榔』屬於勞工階層的同連弟兄。而我們這群『大專兵』似乎也懶得彎下腰去加入他們。但從小家裡的兄弟姊妹、在夥房的左鄰右舍，或是剛帶過的那群小朋友，似乎沒有階級之分，也都能相處融洽！我開始質疑為何受的教育愈多，就愈不能將他們視為家裡的兄弟或是小學同學般，沒有階級的平等相處？難道我們的教育是一把切割、撕裂人際關係的利刃？還是一把專門將人劃分等級的篩漏？來到這個社會大熔爐，我愈是發現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

另一方面，每天在辦公室面對的『軍官』，從他們的言行，引發我對台灣社會的『政治』及『族群』問題有初步的見解，之前我可是對這些問題一點都沒概念。我的辦公室有三位阿兵哥，其中一位是上校『老闆』的傳令，類似秘書的工作，通常由老兵擔任，其他兩個就是供辦公室軍官使喚的文書

兵。但在我升上一兵時，就被升為老闆傳令，這個工作使得我有更多機會接觸到軍官們的行為與思想。

雖然軍中的階級明顯，軍官與士兵是不能平起平坐，幾個事件、現象重覆發生後，使我不能認同辦公室軍官散漫的生活習慣與極端的思想言論。明明是上班時間，我經常要做的一個工作就是到宿舍叫醒宿醉的軍官們，這使得我對軍人的形象大為改觀；有一晚官兵一起看電視新聞，畫面出現農民上街頭抗議，發生了警民衝突，只見幾個軍官交相喊著『他媽的！暴民！槍斃』，我心中激起了矛盾，軍人要保衛國家，也要保衛人民，但農家子弟的我，是要站在暴民一邊？還是保衛國家一邊呢？還有『政戰』教育中以威脅強迫、疲勞轟炸式要求官兵『反台獨』、『反中共』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更是不敢領教到厭惡。有一次，我因買書，填上讀者資料後，出版社不定期會寄書訊給我，也許書目中出現政戰部眼中的『禁書』，不久我輾轉被告知，我已被列入思想上的『異議份子』；軍中的權力結構大抵都是承襲兩蔣時代，在上位的軍官大部分是『外省』族群²⁹，一日辦公室的軍官以鄙視的口氣問我：每天傍晚的那些講台語的鄉土劇真是沒水準！他問我的看法，我心想，那不是我母親在看的嗎？老一輩的台灣人受教育不多，只能看些通俗劇當消遣，難道有錯嗎？我假裝回答：我沒時間看，不知在演什麼。

軍隊是一個和社會隔絕的團體，保守封閉的程度不亞於師專校園、國小校園，但我在軍中受壓抑的程度更勝於兩者。直到升為上兵，才有較悠閒的心情，利用短暫的傍晚時刻走出部隊圍牆外，去體驗附近農村的生活，我常以『客家人』的身份，想『親切地』走在同為客家庄的街道上，但逐漸成為台北衛星城市的龍潭，三合院被快速地興起的高樓淹沒了，部隊周圍的茶園、稻田、埤塘也因北二高的興建，兩年內明顯的消滅許多。

若問我兩年的軍旅生活，學到什麼？我想是：壓抑中卻奮力更想看到外面的世界，不平中更能體會被壓抑者的心境。

²⁹ 根據 TVBS 週刊 336 期 p41 報導，民國 83 年軍校生在省籍比例上有了變化，本省籍已高於外省籍，南部生又高於中北部學生，軍校生畢業後 10 年，就是目前中校以下到上尉的官階，本省籍大約是五成三強，但現役上校到將級軍官，外省籍和本省籍比例為七比三。

3-2-7 小結

本小節記錄 80 年代初解嚴前，師資一元化的時代裡，筆者接受國小師資養成的經過，及 80 年代後期，解嚴初期，政治權力鬥爭激烈，本土意識抬頭之際的軍旅生活所見。

台灣長期在政治強人領導下，軍、公、教成爲穩定政權的主要力量。而執政者要延續、鞏固他的權力，必須要靠教育來佈樁，必須要靠軍人來捍衛。因此從日治時期，師範生的招生到培育採取『單獨招生』、『嚴格的身家調查』、『公費』、『一律住校』、『早晚點名』、『師專生專用教科書』、甚至連假日都得填『歸省單』，從有形的行動，到無形的思想，似乎都在老闆（政府）的掌控中。老闆覺得這套『品管嚴格』的模式，能帶給社會最安全、穩定的狀態。這批訓練精良的教師部隊，被分發到全台各地，甚至深入山區、海邊、離島去擔任教育下一代，同時也擔任替執政者鞏固政權的重責大任。

但隨著大環境的改變，寧靜校園偶然的突發事件，使得筆者提出『書本與現實差距甚多』或是『訓練不及社會的變動』的質疑。也許求學時期的筆者並沒發覺師專教育有『訓練不足』、『和社會脫節』的感覺。近年來被社會大眾認爲教改最大絆腳石的基層教師，即使在 2002 年教師節當天發動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教師街頭運動，展現了教師強大的動員力，只可惜有多數教師只爲私利而不爲教育。這不免令人想到，在過去師資一元化時代閉門造車所培育的師資，還真如筆者所言『看不到圍牆外世界』的『視障』者。

緊接著軍旅生活的體驗，筆者雖然習慣了『受壓迫』的生活，但顯然軍中的領導統馭對人思想的箝制更勝於師專時期。軍隊是筆者繼校園後社會化的場所，徵兵制度下的軍隊組織成員常被喻爲大熔爐，當過兵的人喜歡將『當兵』當作一種磨練，在這裡筆者雖然心理遭受極大壓抑，卻意外觀察到這個熔爐裡，有被升學主義分離、切割的人際關係，有因過去強人統治留下特殊『軍隊』權力結構，及延伸的政治與族群問題，還有軍隊圍牆外因要『快速』發展經濟而大興土木，卻無視對本土文化所造成的折傷。種種的體認，彷彿成了筆者日後從事社區教育工作的先修班。

筆者以爲自己是『看不到圍牆外世界』的視障者，在實習教師、軍旅生

活的歷練後，卻突然有這樣的發現，這要反應到 1983-1990 年間，正是台灣政治解放、經濟突飛的時空，社會漸趨多元，也引發筆者內心的領悟：愈被壓抑，就愈想看到更多，心中愈是不平，愈能體會被壓抑的心境。

3-3 返鄉知識青年的社區化

因為『愛鄉』投入反水庫運動，然而，面對龐大的國家機器，失望的無力感，曾經使我一度想逃離美濃，一走了之。在孤單恐懼之際認識一群相同理念的『返鄉青年』，大抵，我們出生的年代、生活背景相似，就像是從小在同一夥房中長大，遇見他們有著一見如故、久別重逢的喜悅。然而，初期在許多集會場合，也許是個性使然，或說自己所學不足，幾乎跟不上大家的運動節奏，自卑的情緒溢滿，加上日以繼夜的投入，我徘徊在回歸『傳統教師』還是投入『社區教師』的抉擇裡。

3-3-1 經濟狂飛、人事已非的教學環境

1991 年六月，我從軍中退伍，回到景義國小，我依然騎著我的飛狼 125 機車往返美濃、內門間。我注意到整個教育環境有了些許的變化，首先停車的車棚，在當兵前除了遠道的校長一輛汽車外，大家都是騎機車上班，然而，短短兩年大家的交通工具換成汽車，的確，那幾年間，台灣的股市狂飆，經濟成長率攀升，老百姓的物質享受瞬間提高，真是呈現『台灣錢淹腳目』的『榮景』。

照理，相對於教育的品質應也會有明顯的提升，果然，不久上級分配給學校大筆的硬體經費，南棟教室原本一樓的日本瓦房變成二樓的嶄新二丁掛『教學大樓』，原本有些不平坦的大操場，也經過大翻修，變成紅、綠相稱的紅磚粉跑道及綠草如茵的運動場。政府在改善教學環境的硬體設施上，的確有巨大的投資，但突來的壓迫感與都市化，讓我覺得頓失山間小學的素樸貌。

在教學軟體方面上，雖然教師的例行進修研習不曾間斷，在教師素質改

變上，除了新進幾位年輕的教師外，教材教法上並沒有明顯的改變，倒是當時高雄縣政府正努力推動『辦公室電腦化』，因此，行政資訊化的確有在進行，不過似乎是雷聲大雨點小，尤其鄉下的人才、設備、技術不盡理想，這項政策，媒體報的響亮，為縣府贏得好名聲，基層卻有些兵荒馬亂、消極以對。一直到現在，我還是覺得政府在投資教育上，不脫政客心態：注重『有型』的硬體建設，而忽略『無形』卻是更迫切，如：提升教師素質、改善教材教法、培訓教師專業輔導知能....等『人』的投資。

3-3-2 想逃離鄉下

經過兩年北部軍旅生活，其實心裡很清楚，不喜歡都市的生活，卻因有強烈『進修』的念頭，加上不知如何經營『鄉村教師』的生活，曾報考台北市的教師甄試，所幸鍛羽而歸，儘管回鄉後和山上的孩子相處愉快，沒有壓力的教學環境、同事間的相處也融洽，進修的念頭加上平淡中卻隱含美濃水庫興建陰影，我又提出『台南市』的調動申請，企圖一走了之，只是依舊不如我願。

在這段期間，雖然不在美濃任教，但每天仍住在家裡，老實說，我對當時的『生活品質』還算滿意：工作上似乎可以輕鬆應付、回到家裡又可享受親情及美濃的鄉間鄉情。但從當兵前開始浮現的美濃水庫開發案，兩年後的爭辯更激烈，這對一個向來平靜的農村無疑是開庄以來最受爭議的話題，雖當兵前我曾憂心忡忡地將反建水庫的心聲『上書』給鍾德珍鎮長，結果是人單勢薄、石沈大海，一度以為『反水庫』只是我個人的『偏見』。兩年後我『滿腦子』依舊反水庫，且更加強烈，但總覺得自己還是孤單、無力的。

3-3-3 立法院裡的同鄉會

一次在胞兄高雄上班的日本料理店，巧遇胞兄同學及其弟弟 H，那是第一次遇到 H，除了點頭，沒和他深入交談。其實比我大兩屆的他是我在美濃國中的學長，國中時早有風聞他的優秀，當時他剛從南投調回甲國中任教，對他還有一種敬畏的心理！也因為這次的點頭之緣，加上兩人的長兄也會談

起『水庫』話題，知道我也有反水庫『傾向』，他將孤單又憂心的我引進美濃反水庫的組織中。

1992年12月10日我和哥哥前往在美濃東門國小舉辦的第一次水庫公聽會³⁰，當晚，許多鄉親對水庫提出種種質疑，對於政府黑箱作業、偽造文書的行為大表不滿，整晚居民一致反對聲浪，也看到H慷慨激昂的上台發言，從那晚開始，我覺得我自己不再孤單，原來現場有那麼多和我相同理念的人，雖然我全不認識，但那晚確實讓我異常興奮，好像隱隱作痛多時的『心痛』得到抒解。

美濃居民第一次集體的怒吼，瞬間也得到迴響，但水庫的波濤並沒有因為居民的反對而立即終止，不過從此反美濃水庫的運動，走上軌道的組織戰。而此時的我還是一個人遠遠地、憂愁地關心後續的發展。

隔年的3月『美濃反水庫後援自救會』在美濃老街發動反水庫大遊行，為同年4月份北上立法院熱身，H邀我一同參加這場活動，我悄悄的向學校請假參加這場立法院的請願活動³¹，在立法院我看到美濃鄉親頭綁布條，婦女穿著藍衫、手撐紙傘，『沒自信地』走在台北的大街上，從這次活動中我認識幾位和我年紀相仿的朋友，那位手持麥克風帶頭喊口號的是梅子，她的聲音尖銳中帶些顫抖，聽起來像是小時候大夥房中媽媽叫喚小孩的情景，但是卻有一種悲情的安全感，還有同在甲國中任教的阿同，還有在台北修教育學分的照光。

這次的請願活動，立法院雖然暫時刪了水庫預算，但給我們的訊息是，往後這將是一場長遠的戰爭。不過見識到美濃人的團結加上前所未有的動員力，知道有那麼多的伙伴共同來面對這場長期之役，給了我足夠的安全感。回程的巴士上我想著，今天所遇到的年輕人，雖然成長在美濃的各個庄頭，有著不同的成長環境與學習背景，在家鄉無緣相識，卻因為要保衛美濃，竟在『立法院』相互認識，反而有一種相見恨晚的遺憾和溫暖。

³⁰ 第一次美濃水庫興建公聽會，與會者有台大土木系教授郭振泰、城鄉所夏鑄九、環境造型所郭中端、東海社會系蔡建仁、中興顧問社、樂山文教基金會丘如華...國大陳子欽、地方民意代表和鎮民二百多人，由鎮長鍾新財主持。

³¹ 1993年四月十六日，二百多位反對美濃水庫興建請願民眾，北上立法院請願，請願過程理性溫和，並在立法院會議室召開公聽會。

3-3-4 搖起筆桿反水庫

我沒有很好的文才，但讀師專、當兵期間，我不定期以各種筆名在月光山寫出思鄉之情或生活雜感，有了第一次反水庫的具體行動，也認識了一群同鄉的同志，我不再躲在『憂鬱』的角落，我開始寫自己對水庫的憂慮及所觀察到的現象，台北遊行回來後我發表『反水庫、保雙溪、救美濃』（附錄五）於台灣時報副刊，還意外接到當時的副刊主編，親自打來的鼓勵電話，他還希望我邀請美濃的朋友大家一起來寫，原來，我們的同志無所不在，連報社的主編也是；更意外的是，這篇文章刊出後被任教學校的校長讀到，也間接知道我曾請假參加『反水庫請願遊行』，但他不但沒有給我任何困擾，在晨會上還公開肯定我的文章與愛鄉的行動。

面對這個議題，在保守的校園，我一向是低調，沒人問，我通常也不會主動提起。畢竟在那個時空，水庫到底是一個政治問題或環境問題仍有不同的解讀？何況任教的學校又不在美濃的土地上，記得那時曾有兩位同事給我潑冷水，一位還是美濃鄉親，她的先生服務於榮工處，但她始終給我悲觀的訊息：『這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反不了的』，這是普通公務員最常講的。另一位住旗山的同事，他希望水庫工程能進行，這樣可以順便疏通下游，那他位於美濃河下游河岸的老家就比較有安全了，當時覺得他既然當老師，怎麼還目光如豆？。

在台灣長期戒嚴體制下，一般老百姓對公共事務就是呈現這幾種類型反應：除了無知冷漠，不然就是宿命地任政府宰割或是看看是否從中撈些利益，反而沒有較宏觀的看法。經校長的公開讚許，沖淡原本在他們眼裡似乎是『反政府』、『不務正業』、『管太多』的異議份子形象。大抵我還是沈默的，但常常回到美濃，彷彿又掉進無時無刻的恐懼與不安，我真是需要傾訴、依靠的對象。從上次立法院回來後，雖然發現我不再孤單，也找到一批和我志同道合的年輕人，但畢竟還是不熟識。

3-3-5 我的自卑感

我真的有滿懷的愛鄉與反水庫的意念，有一天『他們』（反水庫自救會、

美濃愛鄉協進會前身)正在聚會討論，梅子要我寫一篇文章，我竟拿著文稿在外面徘徊許久不敢進入和大家見面，因為裡面坐的是文學家鍾老師、陶藝家朱先生等美濃有名望的長輩，還有那天在立法院請願活動中搖旗吶喊的年輕人，當時覺得自己一個泛泛之輩，就像一個沒見過世面的『鄉下人』，哪有資格和這群『美濃菁英』、『知識份子』平起平坐？我交了稿便匆匆離去。那段期間自卑加上羞怯，不敢也不願變成會議桌上的一員，但又掛念著水庫的問題，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幫忙寫寫東西，一來彌補行動上的缺席，二來讓自救會核心人員知道美濃還有像我這樣憂心的人。

有一天阿峰、阿同來我家拜訪，因為彼此還不是很熟，起初有些不自在，可是，當晚他們並不是要來宣傳反水庫的事，只是一些尋常的聊天和生活上的關懷。在鄉下，能找到年輕人聊天就很不錯了，何況和他們至少有反水庫的理念，這次的拜訪使得我『心防』大開。後來我曾聽阿峰說，他當愛鄉協進會總幹事時，爲了要瞭解社區、擴展人脈，常常去拜訪耆老或社區人士，但也往往要忍受主人一整晚的疲勞轟炸。但這種主動深入你家，和你『博感情』的舉動，的確會讓人感到溫馨與信任，而他們談話的方式，並不讓你覺得要找你加入某個組織或像『拉』你參加保險般的不自在。

台灣時報又刊登了一篇我以筆名寫的反水庫文章，就是因爲寫文章，讓我覺得自己對這個運動有些微的貢獻，才漸漸消除心中的自卑感，並拉近和核心份子的距離。坐在外圍參與幾次討論後，發現有人傾訴、有人分析戰情、共商計策可以減輕心中的憂慮。其實，這個組織中還有更多的年輕人，剛開始不知道他們的來歷。除了反水庫，他們好像正在編輯美濃鎮誌，只見他們在辦公室忙進忙出、沒日沒夜，牛埔仔的這座夥房簡直就像日夜趕工的工廠，對他們的熱忱及付出更是敬佩。

同時期，美濃的教師界吹起『兼差』風，幾位和我年紀差不多的老師在某知名靈芝直銷公司當推銷員，他們曾找我加入他們的行列，當時我以『準備進修』、『可能要調到都市』爲由拒絕，心想難道鄉村教師除了補習、賣靈芝，就沒有別的『課餘活動』嗎？我也曾和這幾位教師朋友談過水庫議題，但他們似乎興趣缺缺。雖然人各有志，但那時我真有些瞧不起這些家鄉有難，卻置身事外的年輕教師。

漸漸地，我好像真正成了『反水庫』社群的一員了，自救會活力十足的幾位年輕伙伴，除了進行反水庫運動，還經常在社區舉辦各種座談或藝文活動，因此常常會接到各種活動邀約，像是在甲國中播放一部值得教師們一看的教改紀錄片，不過老實說，那部影片內容我真的看不懂；又曾經邀我去一位鄉親的住處談一件建築規劃案，設計圖攤開來，我壓根沒興趣；又是哪位大師級的講座或讀書會，只可惜，我程度太差，無法進入狀況；還有一次更好笑，大家知道我從日本旅遊回來，就邀我去做心得分享，我準備了豐富的幻燈片，內容是多采多姿的『迪士尼旅遊記』及一些街頭的剪影，我說的津津有味，沈醉在旅遊的歡樂裡，觀眾也頻頻點頭，但事後並沒有引起什麼討論，只有其中一人給我攝影技巧上的建議。經過幾年後，偶而想起那晚的分享會真有些『見笑』，面對這群社會主義的實踐者，我竟喜孜孜地暢言膚淺的資本主義見聞。

到底是我『膚淺』呢？還是他們的活動『曲高和寡』？我也知道，剛開始時和愛鄉的朋友有距離、存有自卑感，就是因為看到他們個個見多識廣、思想澎湃、公眾場合發言沈著內斂。反觀自己才疏學淺，人際關係狹窄，害怕一講話就洩了底，被看穿沒東西。當了一陣沈默的觀眾，我發現，在愛鄉的組織，每個人都有公平的發言權，也有被徵詢的尊重，尤其在年輕一輩成員的討論會上，每每有激烈的討論，最後都能和平收場，採用最被認同的結果，而不傷和氣。這點，有別於過去家族長輩決定一切或是學校裡校長、主任主導一切的決策模式。

3-3-6 愛鄉的路不孤單--八色鳥的故事

因為反美濃水庫集結的戰鬥力，彷彿為美濃小鎮增添了活力，各種為反水庫有利的組織、社團匯集而來。『八色鳥工作室』（登記立案後改名為八色鳥協會）早期就以『黃蝶翠谷保育工作隊』的名義，深入黃蝶翠谷的生態調查，從生態保育角度切入，把黃蝶翠谷的生態之美與珍貴真實呈現，一方面喚起美濃人的愛鄉情感，一方面破除官方環境影響評估的不實謊言。

八色鳥協會是由一群返鄉服務的美濃青年所組成的草根性生態工作團體，成員們期望植根於自己的家鄉，利用工作之餘，從事環境生態的觀察、

記錄，以建立本土生態資料庫，並藉以推動人與環境間新的合理關係。我們這群美濃土生土長的在地青年，基於對家鄉環境的關心，將理念付諸於實際的行動。我們在工作之餘，從事環境教育，帶領青少年及民眾實地體驗自己生活周遭的環境，落實愛鄉愛環境的理想。(八色鳥協會成立宗旨 1993)

我喜歡大自然，我喜歡生態之美，這裡的成員比較簡單，多為老師。在八色鳥協會的社團裡，我感覺比較自在。因為我們從黃蝶翠谷『發跡』，加上H、阿同創社元老是高雄鳥會會員，開始和鳥會合辦『黃蝶的故鄉』生態解說活動，一來向各界介紹黃蝶翠谷的珍貴與美麗，另一方面也藉辦活動和南部一些保育團體、保育人士搭上線。八色鳥協會和美濃愛鄉會在反水庫運動上採分進合擊的方式，打出不同的訴求，也因此結交不同的戰友。另一方面，美濃因反水庫所帶動『保存客家文化』、『保護黃蝶生態』為主軸的社區營造，在台灣各地興起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中，獨樹一幟，常常成為觀摩的對象，兩社的成員也常應邀到別的社區做經驗分享，在每次活動中，往往吸納來自各地的年輕學子來當義工，甚至成為日後的專職人員，也破除客家社會『排外』的說法。經常在『輸入』、『輸出』的過程中，累積更多運動的能量。

『夜訪母樹林』是當時我們體驗雙溪的夜色之美的行動，同時也是放鬆心情的方式，有一次，我們深入『六秀坑』，在寧靜的夜，大家訴說童年往事，平常在燈光下討論，往往眉頭深鎖，但那一次，大家都說出自己的成長經驗，說著說著，幾位美濃國中畢業的校友唱起校歌：

『月光列障，荖濃帶繞，……田疇綠波無垠，美哉美濃，庭園幽麗，鬢宮巍然，風雨晨昏共硯，美哉美中，淳樸、勤勞、敦風、厚俗。中原文物，炎黃裔胄，慎終追遠溯粵東，宏眼界、闊心胸，開創前途，惟誠與公，作時代好青年，為國家樑棟，主義行三民，世界進大同』(楊志華詞 劉添珍曲)

曾經是美濃的孩子，在美濃度過綠色童年，雖然年紀不一，卻有共同的記憶，那晚大夥好像久違的同學一般，在星光下我們的歌聲有如軍歌，誓言要保衛家鄉這塊擁有共同記憶的土地。這舉動也讓我想起，在整理黃蝶翠谷的文史時，曾有野史記載，明朝鄭成功曾在此練兵，以反清復明。最終戰敗，部屬化為八色鳥飛回大陸，每年清明節飛回來憑弔，當晚的情境彷彿與『八

色鳥傳奇』³²有些許的雷同，只是，我們不再反清復明，而是對抗政府不當的政策；八色鳥也搖身為環境的守護鳥，水庫的終結者。另一方面，在這鄉民社會，『共同回憶』往往是將人的距離迅速拉近的一種力量，這股力量日後在從事社區文史調查或社區活動時，常會有意無意間技巧性地呈現出來。

八色鳥工作室較為關注環境議題，為了吸納更多的鄉親關心美濃環境的問題，常透過老鼠會的模式，由會員邀請對賞花、賞鳥、爬山健行有興趣的同事或親友到茶頂山踏查或在中正湖架設望遠鏡，讓參加的民眾欣賞到野花野鳥之美後，再從解說的過程中傳達環保的理念，偶而也順便做民意的調查，譬如對水庫的看法、中正湖正名的看法。我也從加入八色鳥工作室後，對自然生態有更廣闊的認識，對環境保護也擴展到生活面，而不侷限在反水庫。

因為以關心環境為出發點，加上成員多為教師，比較不會予人政治的聯想，在反水庫的議題上，當然也期望獲得更多在地教師們的認同，因此，八色鳥協會除了舉辦黃蝶翠谷生態解說義工培訓，也發起教師反對美濃水庫的連署活動（附錄六）。

H 理事長起先把我帶進了反水庫的組織，又為了領我進入關心家鄉的環境議題，從基礎的認樹、賞鳥開始，他曾自掏腰包送我一本價值不斐的賞鳥圖鑑。社團裡沒有參雜利益關係、沒有政治糾葛，只是希望多一個人關心環境，多一份反水庫的力量來保衛家鄉，一路走來讓我覺得愛鄉的路上不孤單，鄉村教師的生活變得熱鬧，還有一種共同責任在呢！

3-3-7 教育夥伴手難牽

³² 鄭成功曾在美濃鎮竹頭角西北羌子寮水底坪，建明月樓、清風院，並有國太一品護法夫人神香座。唯鄭成功期間，閩粵人來台墾墾區域，僅限於岡山山脈以西，岡山以東的羅漢門，即為人跡罕至之地，若欲建明月樓、清風院等隱密機構，在羅漢門即是，沒有必要到美濃山區。美濃所謂與鄭成功有關的史蹟，應為發展觀光事業所創造的傳奇故事，與史實完全無關。（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之註五—石萬壽 六堆誌 332 頁）。

常聽說美濃有三多『老師、警察、軍人』，一來提供公費，讀書免錢，二來不愁沒工作，使得美濃許多家長選擇讓子女投入這幾種工作職場，因此，美濃若集合這幾種『同業團體』的力量用在當用處，是不容小覷的勢力。我就讀屏東師專時，來自美濃的學生就成立『美旭社』，每年寒暑返鄉帶領家鄉的孩子作課外活動。能組成一個社團，顯見美濃人當時在屏師確實是有一股勢力。可惜畢業後分發至各地，當年一起為社團、家鄉奉獻的『美旭人』也鳥獸散。

90年代初期，鄉下的進修管道狹窄、交通不便且美濃學校教師多為在地人，流動率低，年輕人鮮少有返鄉機會，但中期之後，一切改觀，進修之門大開，國道 10 號開通，老一輩教師大量退休，使得原本在美濃周邊鄉鎮或外縣市決定回鄉定居的美濃籍教師出現回鄉潮，1995 年我因此有機會調回龍肚國小，一來就近投入社區活動，二來回鄉教育自己的子弟，有一種踏實感。但是，剛回到龍肚國小時發現整個校園的氣氛相當保守，大部分的老師還是以傳統的教學方式、傳統的價值觀加諸在學生身上。或許同事們多少知道我的來歷，但我從不高談闊論反水庫保衛家鄉或社區營造的事，全校真正能交心談教育理念、共同推展社區工作願望的大概只有 C 校長一人。

C 校長在我還沒調回龍肚時，就有數面之緣，和地方社團也互動良好，也是少數敢在公開場合呼籲政府停建水庫的校長，因此與反水庫社團也沒有刻意保持距離，甚至推崇信任美濃愛鄉協進會、八色鳥協會裡的年輕人，常借用他們新的思維與創意在校園的營造上，譬如龍肚國小生態園的規劃就是透過八色鳥工作室的伙伴及八色鳥成員的『綠色伙伴』吸納更多的人員參與。其他如在校舍改建、教學資源上，有當時任職縣府秘書的前第七小組工作站的飛哥奧援。怕事者對『水庫』話題避之唯恐不及，但有心者著眼在美濃的『整體發展』，譬如教育、環境保育、文化保存...等社區整體的營造上，並不會因為單一的水庫議題話不投機，而造成其他方面的退縮或全無交集。在當時確實有不少校長或教育人員對水庫的議題保持緘默，以維護其『公正』的立場。

一進龍肚國小就接到教育局實驗性的田園教學活動，起初我倍嘗孤寂，除了自己是新進人員，人脈不熟，整體的教學環境還是停留在傳統『教書』

的狀態下，自己也還沒有一套可說服人的具體作法和成果，心裡只是默默的做多少、算多少，能給學生多少快樂和回憶就是最大的收穫。但我還是遺憾為何找不到一位可以同心協力的第一線伙伴？

期間 C 校長大力的支持，同事、家長們的也『不反對』，當然也可能是冷漠，但學生們有更快樂的學習，就是支持我做這項體制內的教改。1997 年我在龍肚帶的第一批學生畢業，接著又從五年級帶另一批學生，因累積兩年的經驗和成果，這回我更能放手做自己想做的教學活動，2000 年因考上主任，在原校任訓導主任，因所在的位置不同，角度不一樣，職務的不同，所能影響的層面也不一樣。

那年我從別的學校刻意邀了幾位對生態、鄉土、社區活動認同的老師，加入漸漸在鄉土教育、生態教學稍有成果的龍肚國小。在幾位理念相近的『生態老師』群的聯手下，龍肚國小邁入我們理想的『生態學校』之門。有心的老師不必多，幾個人的團隊也能營造出氣氛，我也就正式告別龍肚的孤單路，這股力量進來後，儘管並非所有老師都認同，重要的是這個理想已得到大部分同仁、社區人士的讚許，當然過去全校同仁共同完成大型活動的經驗不少，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小眾教育伙伴，共同為理想打拼的教學樂趣。

我來龍肚（國小）第四年，我覺得在這裡，從主任到校長，會注重學校的發展，方向比較明確；另一個我覺得和別校不一樣的，這裡老師和家長、學校和社區的關係比較密切，學生對自己社區文化比較有認知，我想這可能是學校在這方面一直有系統在經營，這種感覺我滿喜歡的。我覺得你（筆者）一直在做『帶老師』的工作，擔任學校和社區的橋樑，可能你在協會（愛鄉協會）接觸比較多社區的事物，會把一些社區化的觀念帶進來，我會被你們對故鄉的持續行動力感動。要老師們接受一個觀念，真的要很長的時間，要有效果出來，必須要堅持，那我覺得你有一個很好的作法是，透過開會或週三進修，把你在社區的經驗或是生態旅遊、生態保育的觀念不斷和老師們分享，這對全校老師們的向心力或學校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2004.3.5 阿福老師訪談）

不論在硬體規劃、建設或軟體的教學方面，經過大家的集思廣益，對學校未來的經營方向漸漸走出明確的路，尤其在鄉土教學、社區互動上，漸漸

開花結果，龍肚國小的經驗，成爲其他學校觀摩學習的對象，尤其 C 校長每次有師院學生來參觀學校，必會安排我做演示教學或經驗分享，一來熟練自己的教學也順便整理自己的教學歷程，又能向準老師們傳達自己教學理念。一路走來的艱辛甘苦，在愛鄉會經常性的社區交流活動中，龍肚國小經驗彷彿也成了美濃社區營造中『推展鄉土教育』、『學校社區化』的推薦學校。後來陸續有機會到福安、中壇、東門等鎮內學校做經驗分享，這些分享會不只模糊、淡化了貼在我頭上『反水庫』標籤，無形中也建立了人脈，我讓他們知道，反水庫的人並不可怕，反水庫有這麼多正當的理由，從反水庫運動可以發展出這麼豐富、多元的鄉土教學活動，至此，我才開始和美濃的教育伙伴有橫向連結的機會。

2003 年東門里舉辦的美濃鎮『元宵節燈謎晚會』，以東門、美濃、福安、中壇、龍肚等國小及地方社團聯合贊助節目，是近年來美濃非官方主導，而是地方、學校自發性的最大橫向串連，有別於過往由公部門出資半強迫性的應付心態，各校的表演內容也極富地方文化意涵，也別於過去常邀請外來兵團應付了事的心態。同年 10 月舉辦的『客家豐華』活動，全美濃的國小至高中的參與度達到高峰，雖此次由政府補助，但每所學校所發揮的創意及動員狀況，跟過往的被動型態，顯然有天壤之別，會有這樣的現象，近年來持續不斷的社區營造運動、學校推展鄉土活動及之前幾所學校的熱身，加上外界、媒體宣導持續對美濃正面的報導不無關係。原本是各校人與人的互動，變成校與校。樂見今日變成全面性的走出校園參與社區活動，各校相互學習、觀摩。這股『美濃教育伙伴』連結出來的力量與感動，也是個人繼龍肚伙伴後，讓我覺得教育路上『只要有理想，就不必怕孤寂』。而這樣的串聯動作對往後各個庄頭或社區整體發展會是一大助力。

3-3-8 小結

90 年代初期，台灣正是經濟發展達到顛峰之際，經過實習和當兵歷程，多少訓練了筆者的社會觀察力，因此他觀察到短短兩年間，學校同事的交通工具從機車變成了汽車，不只老百姓的所得提高，政府也投下大筆經費在教育上，但是，台灣的教育建設常常被政治牽著鼻子走，所以筆者以教學者的

感受，覺得當時的縣長比較注重有形的硬體建設，辦公室資訊化也好像是做給媒體看，而『教師素質』、『輔導能力』最基本卻看不到的軟體建設或對人的投資反而被忽略。

說到『人』，本節其實是筆者對自己『教師』、『青年返鄉』的角色上有重新的認識定位。會有這樣的一個重大覺醒是來自他滿腔的反水庫熱血，而讓他持續燃燒這股熱血的又是一批返鄉青年，也就是筆者從他單純的教師身份投入反水庫後所建立的人際關係，使得他在人生中前二十多年的的人際鎖鍊、思想行為上重新解構，也因為接觸這批人、參加這個活動，讓他去反省過去所受的教育訓練，譬如他提到許多教師對反水庫冷眼旁觀，保持緘默，因為過去『教師』明明就是政府政策的宣傳及捍衛者，即使反對也要保持『中立』的形象。如今，他卻敢投身在『反政府』的陣營中，相信這是一種突破，這段化暗為明的過程就如同他要加入愛鄉協會這批團體，是經過核心份子一連串的登門拜訪、鄉愁呼喚、信心重建，才終於敢坐在會議桌的外圍。

一路走來孤單的愛鄉路，其實他最想要牽的是教育伙伴的手，他回顧讀屏師時那群工作伙伴，期望他們的出現，然而，這些伙伴卻選擇了『直銷事業』與『保持中立』，可能因為自己加入反水庫的組織，讓自己被貼上標籤，使筆者曾一度想離開這個是非地。隨著反水庫組織多元的社區關懷，吸引筆者返回家鄉任教，回到家鄉，筆者在鄉土裡漸漸耕耘出屬於自己的教育天地，加上社會大環境對土地的認同、對環保的重視、政黨輪替的效應，他才真正感受到教育伙伴的友善，而龍肚經驗也才有機會在別的學校分享。其實龍肚經驗多少也是從反水庫組織裡吸收的養分培養而成，而龍肚的經驗能得到家長、社區、他校的認同，也意味著從反水庫運動發展出來的『社區意識』、『文化認同』、『生態保育』等觀念，幾乎到 2003 年在校橫向連結的活動裡具體的呈現出來。這樣的歷程何嘗不是筆者從一般刻板的教師形象，藉著社區運動一路慢慢被解放，建構自我意識的過程呢？

3-4 走進田園、穿過社區

在填鴨式教育方式下的小學校園裡，『照本宣科』是老師們最常用的教學模式，對付活潑好動的小學生『威權管理』就是最有效的管理模式，全國

使用統一版本的教科書，老師們也不必費心從生活周遭找教材，於是，校園裡看不到老師、學生的主體性，教材內容和生活脫節、學校和社區彷彿是疏離的個體。

第七工作站的飛哥，將我從現實的教學現場拉到另一個田園教學現場，順著瞬間燃起的鄉土教育熱潮，『田園教學』理念與鄉土教材的編輯，讓我找到自己想經營的教學模式，一場場體制內的創意鄉土教學活動，對被長期壓抑的學生而言，似乎得到解放，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學習樂趣。憑著這點鼓勵，我鼓起勇氣準備耕耘『貧瘠』的校園文化。

教改運動中，『人』是最難經營的。我起初默默耕耘不動聲色，所幸和C校長有共同理念，一方面從改變有形的硬體著手，一方面我們有默契地一搭一唱，把我們的教育理想台面化，並不斷引進開放教育觀念及社區的資源。學校是社區的一環，教師的教育功能不應侷限在校園，學校要社區化，教師們得先社區化，C校長成功扮演學校和社區的溝通者，我則不斷引進社區養分，分工合作下，龍肚生命花園才開始萌芽。但是教師們一時還無法理解自己工作所應有的社區性，對於學校安排的社區活動時有抱怨或不甚積極。

3-4-1 田園裡種什麼菜？

翻遍各種教育理論的書，找不到『田園教學』四個字，對田園教學一詞的定義和理念認知，各有各的說法，但從台北市幾所最早提出此概念的學校行政人員口中，隱約為田園教學畫出這樣的願景：過去注入式的教學法已遭淘汰，強調以學生為主體的『人本』精神及知、情、意三者並重的融入式教學方式將蔚為主流，而從整體課程設計、教學方案、班級經營、評量方式等做一教育大翻新興改革，也成為學校氣氛與共同期待。而田園教學又是怎麼來的？

1991年台北市郊有八所小學因學區人口外移，險遭台北市議員以不敷成本為由廢校，當時正是體制外的森林小學曙光初綻受到各方關切之際，該八校的校長、老師、家長向教育局請命，認為他們的學校位於風光綺麗、資源豐饒的大自然環境中，有他校不及的極佳教學環境，並因小校小班的優點，

容易實踐民間教育改革的理念，他們希望能保存學校，一來照顧原學區內學生的就學權益，二來作為體制內教育改革的實踐地，此議獲得前教育局長林昭賢的認同，決議保留各校及其特色，並自八十學年度起以『田園教學』之名進行教學實驗。（『人本教育札記』71期—體制內吹起田園風）

田園教學的目標不過是使教學正常化，恢復教育原來的面貌而已，然而對部分不明就理的教育官僚，一度誤認田園教學就是迷戀於好山好水、種菜種花。這認知好像是一種高期待，以為他們可能走出了紅磚水泥，開鑿一畝新田，然而這田卻可能只是一畦工整集約的農地而非蘊含無限生機的教育理想園。而我認為，田園教學是環境教育、鄉土教育、也是開放教育和人本教育的綜合體。田園教學是要讓教學回歸原來面貌。

3-4-2 校園吹起一陣鄉土田園風

1995年，我離開了工作七年（含當兵兩年）的學校，回到家鄉的龍肚國小，除了離家近，還有一個重要的理由：我可以用客家話和我的學生交談，來教育家鄉的子弟，那是在外鄉所沒有的踏實感。那一年龍肚國小正在規劃一座生態教學園。上任不久的C校長在經營學校上，很尊重地方的意見，美濃愛鄉協進會、八色鳥協會是常被徵詢的對象。我既是成員之一，一到龍肚國小當然就被委以重任。然而，讓我在教學生涯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的是，當時任職於高雄縣政府機要秘書的飛哥，因之前在美濃愛鄉結下的緣，我毅然接下剛從北部引進的『田園教學』的實驗教學。

我爽快答應接下這個計畫。若論教學經驗，邁入教學生涯第七年已不算短的時間，理應不會有困難，可是剛調來，人生地不熟，何況也不清楚什麼是田園教學？也許是剛回到家鄉，懷抱著理想和責任，自然不敢鬆懈，我努力的四處討教，排進度、收集教材（**附錄七**）。

教育局沒有給實驗的學校一套標準，全由學校自主發揮，我在課程的安排上，由認識學校、認識社區、認識菸葉、認識客家、社區服務、到體驗自然。為了收集教材，我努力的做田調、採訪。但田園教學不算是正式課程，沒有節數，我採取社團的方式，每週六上午的社團時間，就是我和『田園教

學實驗班』的田園時光。其中，走出教室的戶外課成了學生們的最愛，彷彿也是我大展身手的課程，我極力傳承自己的童年經驗，帶著學生回歸屬於我那個年代的生活方式，我努力的為學生提供一些他們從來不曾有的經驗，而這些經驗的材料其實就在生活的四周，只是過去沒人去帶學生體驗，一段時間後，覺得田園教學不是什麼專門的課，每位老師都可以擔任，就看老師願不願意解放課本、解放自己、解放學生。這些經過操作的課程，彷彿變成我自己的創作，也是專屬龍肚國小的特色課程了。

攤開中西方教育菜單，『田園教學』只不過是其中的一道小菜，教育單位與其為學校該填充些什麼傷神困腦，不如下放權力讓各校自主，讓各學校根據自己的特色發展任何『適人』的教育，回歸教育原來的面貌。

3-4-3 田園教學的運作與成效

因為剛開始實驗，有些學校創意十足，有些學校則是花錢了事（第一學年每校補助五萬），一些偏遠的迷你學校，像田寮國小，三民鄉的民族國小，因為人數少，幾乎是全校投入了『耕耘田園』的行列。人單勢薄的我在呈報教育局的計畫裡，在自己第一件返鄉教育工程是許下了目標：

（一）預期目的：

- 1、 透過活潑的教學方法、多元的教學內容，讓學童增進一些課外知識及藉機實施生活教育。
- 2、 藉著戶外教學，培養學生對鄉土的認知，進而熱愛生長的土地。
- 3、 配合社區的人力和文化資產，將學校和社區融合一體。

（二）實施原則：

1、在學習環境上：

- （1） 依教學需要，可在校園任何一個角落進行教學，讓學童養成敏銳的觀察力及豐富的體驗能力。
- （2） 定期戶外教學，帶領學生走出校園，以大自然為教室，讓學

2、在教學內容上：

以大單元為主，力求連貫及深入，也儘量和主流課程結合，並配合社區的文藝或民俗活動，隨機增加教學內容。

3、在學習方法上：

以學生為主角，重視孩子的主動、積極及強調親身的體驗學習，養成學童平時觀察、記錄的習慣，並具操作、表演、報告的能力。

（三）成果呈現：

定期將活動內容及成果在『龍肚兒童報』、『美濃月光山雜誌』上刊出（附錄八），也期待將成果集結成冊，結合校刊出版。

田園教學雖是我教學的一小部分，但在收集資料、編排課程、甚至執行教學上，卻讓我獲益良多，雖然常常覺得勢單力薄讓我體力耗盡、力不從心，但又從學生的回饋中，讓我享受到反鄉執教的成就感，看到學生對這些課程的高度興趣，還有在月光山雜誌發表他們的感想，字字句句都是支持我繼續走下去的動力。透過月光山雜誌，不斷地和社區對話，讓美濃長久以來瀰漫舊思維的僵硬校園，知道有這麼一塊『田園教學』的有機園地。

田園教學既是開放教育、環境教育、鄉土教育、人本教育，對已有七年教學經驗的我而言，才真正漸漸瞭解教育的本質，也逐漸領悟到一位教師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詮釋教育。從田園教學的歷程中，我似乎也學習到一個『鄉村教師』如何和社區對話，而這個社區是包括學生、同事、家長還有地方社團。我覺得這個時候的我擁有多重的角色，在學校的行政範圍裡，我是一般（班）的導師；在進行田園教學時，我則化身成了孩子群中的老大，很像小時候夥房中的孩子王；在收集資料，進行訪談時，又像鄰家的男孩，一心探究家族的故事；和愛鄉、八色鳥的伙伴討論社區運動時，就成了學校和社區的橋樑。

其中，有個角色任務其實是一個艱鉅的挑戰，以我一個新人，想在學校推展新的教育理念，面對一些『長輩』老師，及保守的校風，我儘量不勞駕他們，行事儘量採取低調及低姿態，一些行政我也是盡可能自己處理，但遇到一些學校歷史、社區文化的題材，我則虛心討教幾位在地的資深老師，由於這些課程多少觸及到他們的歷史情感，雖然不是請他們執行，但卻在口頭上給我相當的協助，甚至兩位即將屆齡退休的老師應我的請求，花了三天時間，畫了一張龍肚區域圖，他們說：『後生人按煞忙為龍肚做事，這是我能夠勝手的。』（年輕人這麼努力為龍肚做事，這是我們能夠幫忙的）。另一方面，校長不斷鼓勵支持，使得這個實驗教學在保守的校風中將阻力降到最小，也為龍肚國小日後在鄉土教學及學校社區化的經營上立下一部份基礎。

當年實驗班的孩子已經上大學了，這段經驗留給他們什麼影響呢？

我覺得對鄉土的東西，我比其他同學知道的多，像有外地的同學來美濃，我會帶他們到處玩。至於對家鄉會有什麼行動呢？至少不會去破壞吧！還有『回憶』算不算也是一種收穫呢？（2003.8.28 小玲訪談記錄）

我也覺得讀國中，上『認識台灣』時，有些東西我比其他同學知道的多，我不會覺得鄉下不好，反而我對美濃有一種眷戀，很多鄉下地方，年輕人都走光了，我想以後我會留在鄉下服務（2003.8.28 阿宏訪談記錄）

我會參加『後生會』也有一部份受到田園教學的影響，因為那時候看到你帶學生去田園教學就很羨慕，看到你的學生每次都玩得那麼高興，很想知道田園教學是什麼？讀高中時知道有後生會可以幫家鄉做一些事，當我知道大學甄試上了，就馬上想到後生會幫忙。（2004.2.14 小明訪談記錄）

3-4-4 詮釋鄉土空間的執照

1996年『鄉土教學活動』正式成為全國國小的教學活動之一，這對長期以來以忽視本土文化的教育思維有重大的轉變，儘管一週只有一節，可預見在內容和成效上稍嫌不足，但經過半世紀的荒耕，本土的土壤蘊含豐富的有機質，提供許多有心教師耕耘的機會。因應鄉土教學將在國小中、高年級全

面實施，在『高雄縣國教輔導團』裡隨即增設『鄉土教學科』的輔導員。因為自己參與美濃社區運動留下的『愛鄉』形象及累積兩年田園教學的實作經驗，於是教育局就延攬我去當輔導員，這個角色，彷彿是為我在美濃關懷鄉土的行動，領到一張『正式』的執照，這樣的頭銜一方面讓我擔心自己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藉『輔導』之便，將美濃反水庫的社區經驗、田園教學理念傳播出去，就在『輸出』、『輸入』間找到更多教育層面上值得我們學習、改進的地方。

因為過去從未將鄉土教育列入正式課程，也就沒有現成的教材，於是各縣市教育局開始召集各鄉鎮自編鄉土教材。長期以來台灣的教師缺乏編輯教材的能力，我有幸進入第一本美濃鎮鄉土教材的編輯群，除了把握磨練機會，也適時表達出在地的觀點。譬如提到美濃地名的由來，當時正逢某週刊發行人和地方文史工作者在這個問題上有爭論，編輯群格外小心應對。另一篇『美濃的山光水色』中，除了介紹美濃的河川、湖泊，召集人對於美濃水庫議題是否要列入教材有所顧忌。最終，我以當作環境議題，不做政治聯想堅持編入。過去關於美濃的報導，大多偏向懷古浪漫或歌功頌德的外人觀點，但我堅持要呈現真實的美濃，美好的、醜陋的及面臨的問題也都應該讓下一代認識。

因為這次『編輯教材』的機會，我跑了不少地方，收集了許多資料，也拍了大量照片。我巧妙地結合『田園教學』、『美濃風光』、『水庫議題』三合一的自編教材，在日後與師院生座談、教師進修的場合總不厭其煩和他們分享。而『美濃水庫議題』從此透過學校體系，讓水資源問題的公共化開闢了一條管道。

不可諱言的，以台灣地區過去的教育發展經驗而言，一直有著『空洞化』的危機—這個空洞化就是教育與土地疏離、與生活隔離。在政治上『中央』控制地方；在教育上，只重視『國家課程』，疏忽『鄉土課程』；在情感上，『國家意識』比『鄉土意識』重，最後的結果就是從一元化走向僵化。須知，生於斯、長於斯的族群，對於各自的鄉土文化，應有深切的認識，才能培養出感情與認同。

國民小學自八十五學年度起實施『鄉土教學活動』，為使每一位學童都

能真正的親近、認識自己的鄉土...，此一份鄉土教材的出版，所顯示的意義，應不只是鄉土資料的彙集而已，更重要的是：期望藉由落實、紮根的鄉土教學活動，讓我們的本土化教育，來日能開花結果，以造就豐腴的『鄉土文化』。

（摘錄自高雄縣國民小學中年級鄉土教材縣長序）

之後我又有機會接連編寫了『美濃平原生命之源---美濃平原植物篇』、『美濃鎮四年級鄉土教材』、『我家住在高雄縣---幼稚園鄉土教材』等，看著自己的心血編輯成冊，心中欣喜。『鄉土教學活動』這門台灣獨有的課程，在三年後，九年一貫課程的教改中，分別融入在生活、社會及自然科中，也算是替鄉土教育找到一個合理正常的歸宿，但在這短短的三年中，何嘗不是提供給台灣許多思想被宰制或閹割的教師們，一個自主詮釋鄉土空間的機會呢？

3-4-5 菸樓教室的啓示

福安國小是美濃地區深具歷史意義的小學，她的校園與環境景觀更具有地理與人文特色，是美濃人深刻的鄉土記憶，在一片維護歷史古蹟與地方特色建築風潮中，如何能設計出具有傳統特色又有現代意義的建築是高難度的挑戰，這也將是帶給美濃作全面空間省思時的突破口。

山、合院、菸樓、椰林、平坦開闊的田野，是美濃的景觀特色，新建校舍依照原有的配置架構成一字形展開，與山勢田埂同走向...在二樓，田野的綠意隨時都在眼前；屋頂的形式和綠色與山相呼應，天窗、氣窗、斜頂與附近的聚落融為一體而不顯得突兀。（1995 謝英俊 融入在地文化的建築嘗試）

建築設計除了考量週邊環境，福安國小改建中出現當地的特色建築元素--菸樓的天窗，及『綠色建築』概念，頗受外界認同。但突破傳統的規制必須面對種種的考驗，造價即是第一個挑戰，最後事實證明不但在一般校舍預算內完成改建，而且還有節餘，況且承包者還是在不熟悉施工法失誤連連之下完成；甚至材料使用也引起不少爭議，但皆為似是而非的觀念作祟罷了；一般民間工程要改變既有的觀念已屬不易，更何況保守的政府機構，非有主事者與地方人士的大力支持無以成事。

外界對於第一所採用美濃當地『菸樓』造型的學校，福安國小的改建褒多於貶，但在社區裡確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講法，如：既然強調綠色建築，建材講究環保，921 之前或許鋼構建築在鄉村不多見，因此被懷疑其堅固性；採管線外露，便於日後維修及安全性，卻被批評不夠美觀；清水板模卻讓學區家長認為，沒上油漆，不夠體面...等，由此可見當新的觀念進入鄉村，即使是好的創意與突破，還是處處受到質疑。但地方的公共建築，因鑲嵌了地方特色，而帶動『地方認同』卻是不爭的事實，也成功建立起『社區』參與『學校』對話機制。

1995 年我調任到龍肚國小，此刻，台灣校園持續受到經濟繁榮的洗禮。龍肚國小於 80 年代末拆下老式的日式校舍後，陸續有幾件大工程完成，但是校園內卻呈現粗俗的建築體及充斥著戒嚴時期的教育氣氛。難道這就是我的家鄉，是客家文化的原鄉，也是培育『博士』的搖籃？龍肚國小創立於日治時期的大正九年（1910），留有豐富的自然與人文資源，但長期以來制式的教育型態，和以升學為主的教學目標下，並沒有人去好好開發利用這些資源。尤其，當我從山裡『森林小學』般的校園初次來到既熟悉又陌生的校園，是有些失望的。想到回到家鄉可以用親切的母語和家鄉的子弟對話，可是孩子們大都說國語；想說可以就近反水庫，但老師們顯然都忌諱這個話題；可以從事環保教育，然而大家有心無力；可以參與社區營造運動，但除了自己，其他同事似乎連教室都還沒走出去呢...，許多理想等著我去挑戰。

3-4-6 和社區打造一座生態校園

相較於福安國小的菸樓教室，龍肚國小生態教學園的萌芽到完成，就像是一件全新的創作，不過兩者的過程，都一改過去校園建設與社區脫節的現象，亦即社區開始加入社區公共工程的意見參與。之前封閉的校園，對於學校的建設，往往只是落在少數決策中心的份子，但是校長、主任、教師隨時會調動，長久的使用者是住在社區的民眾及其子弟。

『生態校園』是有生命、有感情、有在地文化特色的空間，是一群有生態文化認知的人所營造的校園。『生態校園』的起因除了龍肚的人文與生態既有條件，『人』的投入也是激發這個想法的靈魂。

龍肚國小生態教學園規劃目標：

- 1、 建立一座完善的生態園區，以供教學、研究與使用欣賞。
- 2、 凝聚保育人士、學校及社區力量以累積本區的生態資料。
- 3、 讓民眾對土地產生熱愛與尊敬，培養土地文化與倫理。
- 4、 結合鄉土教學，發揮本校教學特色。
- 5、 符合本縣一校一主題館的特色。
- 6、 強化美濃地區的遊憩價值。

（龍肚國小自然生態教學園區規劃期末報告 p3-1、3-2）

從規劃目標裡可看出，這座教學園從過程到結果，都希望開放給社區參與及使用。因為建設這座生態教學園，是當時縣長的重要政績，也是初任校長的重任，當時正值美濃反水庫方興未艾之際，保育團體、地方社團極力推崇這樣一個對環境教育有積極正面意義的建設，又可對照可能造成生態浩劫的美濃水庫工程。基於種種理由及社區情勢，美濃愛鄉協進會、八色鳥協會、龍肚社區發展協會、高雄市野鳥學會、高雄市綠色協會、濕地保育聯盟、教育改革促進會、地方仕紳....陸續參與這座生態園的建設。有社區的支持，有地方文史工作者的諮詢、有保育社團的支援與資源，一座近三公頃的生態教學園，加上龍肚國小 80 年的歷史與過去未善加利用的人文與生態資源，得以重整串連，展現在龍肚社區。

1996 年的校慶，『茶頂山下的學堂』龍肚國小老照片集出版，收集創校到光復初期的照片，其中包含建築景觀、教學活動、農事訓練、戰時校園、還有照片中出現的人物，這套老照片獲得極大迴響。當初，本來是單純想對學校資料作整理，另一目的是要鎖定老一批的校友，讓老校友的集體記憶做學校與社區互動的後盾。老照片中的校園景觀，的確勾起資深教師及戰後出生的校友們的回憶，尤其繼生態教學園後，C 校長及家長會又爭取了一筆增建教學大樓的經費，而當時的家長會長是 60 年代出生的校友，自然對相片中的昔日建築感情依舊。

C 校長之前有廣納社區意見的前例，這件校園增建案，再度邀請社區耆老、校友代表、地方社團、教師代表...，希望大家對增建教室提出意見，校

長送給現場每位參與者一套老照片，其實，參與的地方人士對建築並不在行，但當討論到大樓門面時，大家的眼睛同時落在一張『校園正身』的相片上，相片中呈現典雅的羅馬式拱門造型，『和洋融合』的建築風格，校友們紛紛講起故事來了，有位校友開口說：校園建築往往能留給他們許多回憶，我以前每次回國小校園，我都會想起小時候的事情，但現在幾乎都完全改變了，我的記憶好像快要消失了....。

當天會議中決定，將平頂的玄關恢復成 80 年代以前未改建的樣式，沒有廊柱的窗邊走廊也回復拱型廊柱。龍肚國小因為這兩件『硬體』建設，意外地將學校和社區的關係熱絡起來，喚起了社區居民的熱情。

3-4-7 考驗老師們的社區鄉土意識

記得有一年我策劃全校的遠足，安排三年級學童爬茶頂山，結果還沒上山學童紛紛體力不支，連老師也加入叫屈的行列，希望學校能對師生『放手』，不要再折磨他們。據資深老師說，爬茶頂山是過去他們帶一年級認識龍肚地形的課程，我也認為鄉下的孩子，短短的 1、2 公里應該是合理的挑戰，該說行政部門（我）不通情理、不瞭解現代人的身體狀況和學習所需（遠足太落伍了）呢？還是教師們長期『封閉』慣了，思想的箝制，加上學生的生活形態改變，使得我認為是解放師生『身心』的鄉土踏查活動，反而受到責難。

龍肚國小的校園裡，從田園教學始起，開始挑戰一些傳統的教學模式，其中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和『社區』重新建立夥伴關係，將學習的範圍擴大至社區，而藉著鄉土教育的操作把教室延伸至社區，學校的活動也常和社區結合，試圖模糊學校和社區的隔閡，就讓老師們具『社區有教室』的觀念。但在經營鄉土教育或社區互動的過程中，教師『守舊』、『缺乏認知』的行徑，常常讓我動輒得咎。有一年，在分配級任導師的討論會中，有一組老師堅持要帶高年級導師，但我的合作經驗裡，那組老師對班級經營、教材教法都沒問題，但對所謂鄉土、社區的觀念較薄弱也較沒有行動力，而我屬意其他一組較年輕、有社區概念、有行動力的老師。

老師們有選擇任教的權力，而我也有行政上的考量，這樣相持不下的氣氛僵持了一、兩個星期，最後我試著從學校長期發展的立場釋意：高年級的學童較常有機會擔任社區和學校對話的仲介者，經常會走出學校參加社區活動，因此，高年級的老師要有較高的配合度、較開放的教學模式、需扮演『學校社區化』的火車頭角色，這才讓堅持的那組老師知難而退。此外，儘管龍肚國小在推廣客家文化、客語傳承上起跑甚早，但還是時常出現，本地老師上台講不到三句客家話就轉為『北京話』的窘態，不是他不會講，而是『不習慣』在台上講客家話，甚至也出現外地老師不認同的『聲音』。

眼看著社區人士對學校的參與熱情不減，此時學校教師若還是堅持『學校本位』，不能體認鄉土教育的價值或不去和社區打交道，長期下去，社區的熱情勢必冷卻，對學校要走向社區化十分不利。從某些方面來看，人比建築物的經營更具挑戰性。

3-4-8 從『美濃調』唱到『美濃山下』

回憶起在屏師就讀時，曾看過一部關於美濃的紀錄片，當片尾響起一首清新從未聽過的民謠式客家歌時，我既新鮮又感動，任課老師知道我來自美濃，就問我會不會唱？從小，生活中除了傳統山歌與八音，學校從沒教過任何客家音樂，電視上也幾乎聽不到，所以對客家音樂一無所悉，當時，覺得自己愧做客家人。回到美濃任教時，想找客家音樂的素材，但在美濃聽到的客家音樂，仍舊停留在傳統山歌或是模仿日本演歌式或閩南語流行歌的曲調，而且大部分的創作是來自北部客家腔，若要拿來教學生，實在有些拗口，也引不起我學唱、教唱的興趣。

在愛鄉會裡頭，有人拿來一片名為『無緣』的專輯，曲風遊走在傳統與搖滾間，有別於當時的客家流行歌曲，其中一首『美濃調』就是當年讓我難堪的那一首歌，我趕緊學會這首歌，就這樣，我學了生平的第一首客家歌——美濃調。由於旋律好聽易學，很快地，變成了音樂課中的補充教材。不久，那時還在就學的林生祥³³以傳統山歌的元素創作了一首『美濃山下』，在黃蝶

³³ 美濃交工樂隊的主唱

祭音樂會上發表，我深受感動。這首歌後來甚至變成反水庫的戰歌，每次反水庫的場合聽到這首歌，常常會因感動而不由自主地起雞皮疙瘩。當然，不管在學校或社團，這首歌變成我第二主打歌，我在學校賣力宣傳、教唱，但初期卻被少數資深老師和一位外地老師譏為：『鬼叫』。倒是學生們很捧場，因為透過我的解釋、教唱，他們能夠體會歌中的意義吧！

1996年畢業典禮上，我帶著全班高唱這首屬於美濃人自己的歌。事隔幾年，我巧遇當年在台上唱歌的學生之一，他正就讀高美護工，一開口他就問我：還教不教那首『美濃山下』？那孩子原本是許多老師心目中的『問題學生』，從沒有上台表演的機會。我聽得出來，那場『美濃山下』的表演是畢業典禮上孩子們難忘的一件事情吧！

之後在校園裡，我常常帶著吉他教唱我新學的客家山歌，也帶動了學生學唱客家歌的風氣，加上每週一次『客家日』³⁴的加強訓練，一些學生表演場合，常可聽到學生們的成果展現，無形中也帶動老師們對鄉土教育的認同。

同一時期，主導水資源政策的水資局，曾收買本地贊成建水庫的鄉親組成『美濃發展協會』，他們以雄厚的資本，準備了豐富的摸彩品，在美濃各庄頭舉辦推銷水庫的說明會。為了反制這樣的銀彈攻勢，我們也研發了一些活動來『教育』美濃鄉親。

我們組織『社區宣講隊』，每次選定一個夥房的禾埕或廟口當場地，聽眾由反水庫的熱心義工來號召，宣講的內容多是以圖片為主，一開始通常播放該社區附近的人物或風景，這一段居民往往都反應熱烈，總是議論紛紛，就如同教學過程中的『引起動機』。解除民眾對我們的陌生與心防後，再來安插一段客家山歌，這時聽眾已將我們當『有誠意』的朋友了，接著才將水庫內幕與利弊得失一一呈現、分析，也藉機將一些文化保存、生態保育觀念或是國外社區營造案例順便宣導。那段時間，我們就是用這種說學逗唱的方式，成功地打進各社區的夥房、廟口，甚至還挖掘了一些反水庫同志。證明不用香皂、沙拉油、洗衣粉，也可以和鄉親『博感情』。

我不斷地從傳統山歌裡搜尋，找尋自己容易演唱也利於教唱的『客家

³⁴ 每週排定週三為客家日，鼓勵學生使用客家話。

歌』。只要新學會一首，便在『客家日』裡教唱。我總覺得美濃的孩子至少要學會唱美濃的歌，才不致重蹈自己的覆轍。往後在許多教學或和社區互動的場合，我總愛抱著吉他，先拉近和聽眾的距離，也讓大家欣賞美濃的山歌。

曾經和八色鳥協會同是教書的伙伴談起，回家鄉教書最大了樂趣與責任，是可以傳承客家話和客家文化，然而，打從離鄉求學開始，每次回鄉，就不斷感受到客家文化快速流失，尤其 90 年代返鄉任教後，真實體驗到美濃子弟不會或不愛講客家話的情形相當嚴重。只是，自己有強烈的危機感，卻遇上無動於衷的老師和家長。沈重呼籲，久而久之反而被認為疲勞轟炸，甚至，引起外地人反彈。

山歌一唱沒距離，山歌再唱他聽你，『美濃山下』唱出了我們的責任與精神，『美濃調』緩和了沈重的負擔。我藉山歌和學生傳情意，也藉山歌向老師們傳理念。山歌意外成了穿梭學校和社區的利器。

3-4-9 盤旋於學校和社區的八色鳥

當然並不是只靠唱山歌，就能反水庫或讓師生認同社區。我們幾位從事教職的八色鳥協會伙伴，不斷思索該如何為反水庫開闢另一條戰線，長遠的計畫應讓環境教育在校園生根並在社區裡茁壯。但八色鳥的伙伴分散美濃各校，在校園文化普遍貧瘠的狀態下，靠每隻八色鳥所屬的校園單打獨鬥，不容易成氣候。1995 年暑假我們策劃了第一屆『八色鳥兒童生態體驗營』，規劃『認識客家文化、客家山歌、走老街、賞鳥、賞蝶、雙溪湖溪...』的課程，帶領美濃各校的兒童認識社區、體驗家鄉生態之美。

『八色鳥生態體驗營』實現了我們返鄉教學的理念，一群美濃的教師帶著家鄉的兒童，走出校園去認識社區、體驗社區、關懷社區，展現了教師在社區應有卻未盡到的義務，這群教師也突破保守的教學模式，以『生態體驗營』的方式集體走出校園、進入社區；學習內容也呈現長期以來正式課程裡所欠缺的鄉土教材。對美濃的孩子而言這是一次全新的體驗；對美濃其他教師而言，這是展現社區教師精神的示範；對整個反水庫而言，其影響的觸角延伸到國小校園；以運動層面而言，這將不是一場單純的反水庫運動，而是

更深遠的社區環境教育運動。

從『田園教學』、『編輯鄉土教材』、『社區宣講』或『生態體驗營』的歷練，使得我在龍肚國小更有自信擔任學校教育和社區營造的組織者。尤其在『綠化社區環境』、『保存社區文化』上著力甚多（附錄九）。

教學筆記

從社區打掃到預約柳樹塘風華（2003.3.12）

原本是從田園教學的課程裡安排一堂的『社區打掃』課程，卻意外得到兩極的反應，有家長經過時給我們鼓勵，也有家長當街潑冷水，但對孩子似乎是很難得的嘗鮮，有些孩子也有很深的感動。沒想到，小小的一個社區服務，讓龍肚的孩子，學習關心社區環境，建立起應該有的責任與義務，這樣的社區服務，變成每學期的例行活動。

自從推出『社區打掃』的活動後，不論在學校或社區，我總是不斷推動環境綠美化教育，讓每屆的學生都有機會參與。幾年後，龍肚里的里長認同學校的理念，主動邀師生一起去茶頂山步道種花，之後我們又請里長幫我們協調社區民眾，提供綠地或荒地，讓學生去種樹。柳樹塘是師生常去戶外教學的地方，然而，名為柳樹塘，卻一棵柳樹都沒有。2003年的植樹節，配合林務局『社區林業計畫』，林里長號召社區民眾，我則動員師生，設計了『預約柳樹塘風華』的植樹活動。事隔一年多，看著開始隨風搖曳的飄柳，除了想像『柳塘魚浪』³⁵美景，這群大人們的身體力行，更讓國小的小朋友示範學習，許多兒童覺得，原來，預約社區美好的未來是這麼好玩的。 ✍️..

從搶救清水宮到保衛里社真官（2002.3.12）

清水宮是龍肚地區的信仰中心，90年代中『文化保存』在鄉間已有粗略的概念，當美濃所有的廟宇幾乎都改建後，清水宮是美濃少數保有古風貌的廟宇。然而，改建計畫卻悄悄在幾位管理委員私下進行，甚至，改建計畫圖已立在廟前廣場，鄉親才知道清水宮即將拆建，這引起另一批管理

³⁵清朝龍肚八景之一。

委員的不滿，並引來一些關心文化保存人士的關心。雖然學生沒有決定權，我把握住機會，帶著學生前去寫生，順便關心社區裡關於古建築『拆除』、『保存』的爭辯，最後『會漏雨』、『被蟲蛀，危險』、『會被別庄人笑龍肚人窮』、『改建後，吸引觀光客，可賺錢』…等理由，清水宮改建了。所幸。我們班的孩子有機會見到清水宮『臨終』前的最後一面，並留下寫生圖畫。

里社真官是龍肚另一處列入縣三級古蹟的土地公，只是鄉親不知道其珍貴性，加上縣府的漠視，破敗的建築又引起居民的憐憫，正要募款整建，聽到消息，我邀請一位喜歡種樹的退休老師，帶著學生，趁著春季伯公生日適逢植樹節的機會，一起去土地公旁種樹，並發佈新聞稿，透過媒體報導，讓居民知道這是不容私自改建的古蹟，也讓參加的師生體保衛社區古蹟的責任與榮譽感，當然也是希望縣文化局能多加重視。果然，消息曝光，縣政府立刻做了告示牌，並請學校當認養單位。從此，龍肚國小為畢業生舉辦的『社區巡禮』課程，每屆畢業生前來『敬伯公』也變成學校例行的鄉土教學活動。



3-4-10 小結

本節筆者脫離前幾節的質疑、自卑、孤單、無助的角色。美濃社區在反水庫運動帶動下，激發了地方的集體意識；另一方面，教育單位持續對鄉土教育的重視，使得原本『沈寂』的校園，頓時活絡起來。不論是反水庫運動或是鄉土教育都是一種重新『認識土地』的力量展現。因此，在內部、外在的活絡氣氛下，使得筆者走出幽暗的角落，把行動格局由校園向社區擴大。

這過程中有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筆者一開始就強調，社區運動中『人』（校園的教師和社區居民）的營造是具挑戰性的，但不可否認，**美濃的社區運動就因為在『人』的經營上得到成就，而帶動了整個運動的活絡。**從筆者的社區參與歷程中發現，**這波社區運動裡，發現過去帶領校園或社區質變的力量，由『從上而下』的被動力量，改為『由下而上』的民間自發性力量。**譬如：過去校園建築都由縣政府或代表縣政府的校長、主任一手主導，但我們看到福安、龍肚校園建築的規劃，社區、地方社團的意見大量加入，使得民間在表達社區需求的過程，形成一股推進的力量。又如，**過去仰賴上級配**

發的教科書，但實施鄉土教學後，民間首次編輯社區適用的教科書，在某種程度上，民間取得了教育的詮釋與掌控權。這樣由下往上的機制，反映在反水庫運動的意涵則是，政府認為建設水庫帶動地方繁榮、解決水荒，這是完美的政策。但美濃人覺得，他們需要的不是這種掠奪式的地方發展和水資源政策，並提出民間的觀點和反制行動。這股由下而上的發展力量在美濃社區運動中慢慢形成、茁壯。

然而，這股『由下而上』的力量在發展過程中，筆者也反思到在他漸漸擁有一些『經驗』、『頭銜』、『行政資源』後，他認為應該去影響更多人，於是開始推動一連串的校園改革，然而，當他將自己的經驗加諸在別的老師身上時，這是否形成一種『壓迫』的力量？譬如，他喜歡帶學生走出戶外，他認為這樣的方式讓學生學習鄉土教育是最實際的，只是三年級的師生並無法達到自己的目標；他一直擔任五、六年級的導師，在他的操作下，有顯著的效果，因此，他認為五、六年級老師必須要像自己這般有理念、有活力者來擔任，等他擁有『行政權力』時，便一心想貫徹意志，卻忽略了別人的想法與需求。

『受市場機制壓迫的菸農』、『箝制思想的師資培育過程』、『升學主義下的社會階級』、『不當水資源政策下的美濃人』，筆者回顧自己的成長過程，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受壓迫者。而從社區運動自我解放的過程中，逐漸找到主體性，直到擁有一些權力時，姑且不論自己的動機多遠大，在某些行事上，他似乎變成了同事們的『壓迫者』。也許筆者意識到，要教師們參與社區，一味採取強硬、蠻幹是行不通的，所以還是退一步，加強自己的行動經驗，以成功的經驗來說服大家。所以，看到筆者從簡單的『社區打掃』、『社區植樹』、『認養伯公』等行動，慢慢發展一套大家認同的社區活動後，並邀集理念相同的老師組成工作小組，分擔責任並擴大影響層面。

美濃的社區運動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善用文化資源，『客家』、『菸樓』、『山歌』、『伯公』、『老照片』、『里社真官伯公』乃至『共同記憶』是本章中陸續被用來串連感情和凝聚居民共識的文化因子。美濃這麼多屬於自己的文化特色，居民很容易因為這些熟悉的文化因子而凝聚在一起，其實，不只美濃，台灣這幾年因本土意識強化後，許多地方的社區總體營造，一開始都會

回去追尋過去被遺忘的舊有文化，期望從舊有的文化基礎上建構社區的願景。儘管大部分有共同的經營模式，但有些社區的經營卻無法持續或是變調走樣。美濃的社區運動能持續十年而不停歇，這關鍵或許就是筆者在本章之初所提到『文化再造』的意涵及『人』在社區運動中的角色扮演。

從筆者描述的幾個事件中得知，社區工作者（或教師）自認一套有助於社區再造的理念，居民往往因為無法想像，導致不安而排斥，此時，不妨先把過去大家生活中熟悉的『因子』，如：山歌、老照片、菸樓...先行釋放、呈現，待解除了心防獲得認同後，才算成功向前邁出一小步。所以，從筆者的紀錄中，發現社區運動若從文化面切入，往往遇到的阻力會比較小，尤其像美濃這樣一個高純度的客家庄，大家對客家文化仍有高度認同。**社區工作者一開始往往是傳統文化的『挖掘者』**，將可凝聚共識的因子挖掘出來，如反水庫運動裡，組織一支『穿藍衫』、『撐油紙傘』、『唱山歌』的婦女隊伍，就擄掠了即使對水庫內幕不清楚，但對客家文化認同的鄉親。接著，要如何將這些共同記憶或文化認同轉化為社區進步的力量，就不能單靠原始的文化訴求，**社區工作者要扮演文化的『轉化』或『創意者』**，如將美濃的菸樓意象鑲嵌在福安國小的校園建築，使得美濃的公共建築首次出現地方特色，於是影響到後來其他校園建築風格。最後**社區工作者還得擔任文化的教育者或宣傳者**，讓文化的認同更紮實，範圍更擴大，如筆者將傳統山歌改編、簡化後傳唱給學生，或如黃蝶祭將生態保育觀念及客家祭典透過活動、媒體宣揚出去，讓更多人認同生態保育、認識客家文化。

在學校與社區的互動中，即使學校和社區只有一牆之隔，卻走的蹣跚，原因是農村長期缺少外界刺激，過去學校教育也未擴及到社區，使得對新的觀念多傾向保守，因此，許多社區宛如一塊深藏文化但表面風化嚴重的土地，社區知識份子得扮演多重角色運用不同策略，所以可以看到筆者有時像是『鄰家大男孩』帶著孩童到處認識鄉土、有時是『社區傳教士』在廟口宣揚社區營造理念、有時是『社區園丁』在產業道路蒔花種草。

直到邀集社區民眾參與校園建築規劃，如同已刮去風化的表土；帶領社區兒童認識鄉土就像翻鬆外層尚未堅硬的泥土；龍肚兒童與里民共同在茶頂山步道種花、在柳樹塘種植柳樹，期待恢復『柳塘魚浪』舊觀，顯示鋤頭已深入那層僵硬的裏土，準備挖起裡層的有機土。走進田園、穿過社區，美濃

的社區運動中，像筆者這樣的返鄉知識份子，在角色扮演及文化資源的調度運用上，的確掌握了運動的方向與願景。

第四章 鄉土教育的全球在地化

本章延續上一章，更深入探究筆者在校園與社區參與的事件，從較常接觸的『返鄉青年』、『鄉村教師』、『農夫』、『兒童』幾個社群，從與他們的互動，帶出筆者內心的衝突與矛盾，也帶出筆者的感慨與感動，過程也許是艱辛的，結果卻是歡愉的。這些人、這些事讓筆者生命起伏多變的同時，也關注到同為『返鄉青年』的一批人，逐漸在鄉村找到他們的定位；自己不斷的遊走在學校、社區間，極力推動學校社區化、社區學校化的同時，也牽引出更多『鄉村教師』願意走出校園，進入社區，發揮『社區教師』的功能；在工作領域，發覺到下一代對土地的疏離，社區運動的傳承恐將出現斷層，致力於鄉土教育的深耕以防全球化的時代被邊緣化，這些行動使得筆者進一步反思到：

- 1、 延續反水庫運動的精神，『後反水庫』時期，知識青年如何再一次改造自己，繼續在參與社區中找到『定位』？
- 2、 社區教師如何致力鄉土教育的同時，也得面臨全球化的侵襲，並延續美濃的社區運動能量？

4-1 知識份子的改造與轉化

青年是活化農村的重要成員，知識份子為農村轉型帶來契機，但台灣社會長期錯誤的價值觀，使得青年回歸農村充滿了衝突與矛盾，返鄉青年也因反水庫的鮮明色彩，往往被貼上標籤，侷限了在社區的行動，曾經長時間脫離農村，加上知識份子不夠柔軟的身段和浪漫的理想性格，以及居民有認知上的差距，使得知識青年一度扮演『反對者』、『不滿現實者』的角色，久而久之，『愛鄉青年』反而被冠上『礙鄉』的帽子；鄉村教師肩負農村教育的重任，但過去的政治環境及一元化的師資培育，使得教師思想普遍單一、規格化，農村教育缺少社區化；農業在美濃是不容取代的產業，教育農民如何善待土地、永續經營土地的有機觀念是美濃農業轉型的策略與方向，『終身學習』是應極力開拓的板塊。『青年』、『教師』、『社區工作者』要有更靈敏

的嗅覺、開闊的視野，尋求一套再社區化、再社會化的培育計畫，迎接美濃後反水庫時期的到來。

4-1-1 再看『重返美濃』

近幾十年來的美濃，從加工區的成立，人口大量外移，於是加速農村的破敗。自己回鄉十餘年，一直觀察農村，深深覺得，少了年輕人的農村愈來愈萎縮，如何鼓勵年輕人回鄉擔負傳承『家業』成爲美濃『再生』的首要任務。美濃沒有出色的大專學校，年輕人在升學與就業的需求加上父母的期望下，注定要離開家鄉，甚至從此成爲一輩子的異鄉遊子，90年代的社區運動帶動的青年返鄉潮，卻讓我們看到一個農村的希望，也打破『後生人就愛出外打拼！』的舊思維。

我會回來（美濃）是因為在都市看不到自己、看不到未來，我會回來是一個意義感和定位感的問題。我們這個年代的人，見證了台灣社會的劇烈變遷，像我在國小時看到的農村是熱鬧、繁榮的，但我從國中離開家鄉後，隨著農地重劃、人口外流相當嚴重，每次回來都感覺很寂寞，這段時間，我的生命是處在斷裂的狀態。大學畢業後，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在都市找工作，那時候的社會學界，也有一種召喚年輕人歸鄉的氣氛。**故鄉提供我一條軸線，讓我用這條軸線看世界、定位自己**，有時候會指引我回家或指引我到更遠的地方，**但當這條軸線漂浮不定時，我寧可回到痛苦的根源，面對問題。**（2004.3.21 阿峰訪談）

我們鄉下長大的孩子，習慣、文化和都市格格不入，但是從小教育使得我們去學習做一個都市人。我一心想回來但又想逃離，鄉下的環境還是最熟悉、給我舒適的感覺，所以我要回來，但同時又有一種推力，因為鄉下的社會關係是固定的，**我從生出來，我的性別、角色、年齡就決定了我的發言地位**，這對人的發展是一種壓抑，所以從小父母就會告訴我們要出去才會發展。（2004.2.14 阿良訪談）

其實我很早以前就想回來，我很喜歡美濃的生活，那裡有童年的記憶，但我父親一直告訴我高雄縣的政治不清明，要靠人情才調得回來，但我不喜歡拜託人，所以就調到離美濃最近的里港。我每年都會參加黃蝶祭，也從

黃蝶祭開始關心美濃，也從父親口中得知反水庫的事情，所以也會和周邊的朋友講反水庫的事。因為在里港也在做社區的事情，有一次聯絡到愛鄉、八色鳥的人，可以和他們講親切的客家話，我回來的心越來越強，還有一個原因是我的學校是屏東縣福佬語的種子學校，我賣力的學、也賣力的推動，反而對自己的客家母語卻沒盡到力，不過讓我決定回來是那次去龍肚國小參觀，聽到你（筆者）的真心話，那麼愛自己的土地，看到你在學校推動那麼多鄉土的工作，那天看著龍肚的山林、大樹、老鷹，我於是決定回到家鄉教書。（2004.3.5 阿丁訪談）

我從月光山雜誌看到後生會的招生廣告，我就主動打電話加入，在這裡認識很多朋友，好像多了一個家庭，使得我的生命很不一樣。帶小朋友和做田野調查讓我收穫很多，我們去過蘭嶼，當地人對自己的文化、歌謠好像沒有我們做的好，美濃的知識份子較早有這樣的體認，這是美濃幸運的地方。我在學校也擔任學生會的幹部，但現在的學生社團偏向娛樂性，他們有時候會覺得我是不是太『愛鄉了』，不過幾個和我要好的同學會跟我一起聽交工（樂隊）的歌，也會講他們家鄉的事，讓我不覺得自己是異類。畢業後我回家鄉的可能性很大，希望家鄉不要變化太大，變的更適合居住，還有，我在龍肚小學留下很好的記憶。（2004.2.14 小敏訪談）

儘管每個人的返鄉動機與懷抱的理想各異，回鄉的時期也不同，但以我的觀察與接觸，返鄉青年面對傳統的美濃社會仍有一些必須克服的問題及需求的條件。

1. 可以餬口的『頭路』

『胸懷理想』、『安貧樂道』是這時期返鄉青年都有共同的特性，像我從事教育工作者倒還好。若好不容易讀完大學，又沒有固定工作，在傳統的客家農村所承受的外在壓力恐怕會大於自身要求。倒是這批返鄉青年巧妙將『知識』與『創業』結合在一起。

剛留美回國的阿峰出任愛鄉總幹事，起初母親不諒解為何不出去『尋頭路』，他只好騙她在報社上班，但母親不久發現他的作息不像報社上班朝九晚五，又起了疑問，於是阿峰又向母親撒了一個謊：我在『自由時報』上班，

上班很『自由』...。

剛從軍中退伍的**阿志**，被父母逼去鳳山找工作，由於受不了都市的壓迫與苦悶，沒幾天就跑回來了，但隨之而來的又是母親的催促與叨唸，有幾個晚上，突然接到他的電話，說要來我家『避難』，要我收留他，我知道他對兒童很有一套，我試著幫他找到短期代課，所幸之前他在後生會的訓練，於是在客語教學、鄉土教學上發揮地相當好，雖然薪水不高，一方面安頓了不喜歡離鄉的他，也安撫了母親，幾次和他母親交談，感覺出她很感激我能留下他兒子。上一輩的人何嘗不希望家裡有個年輕人留在家鄉？但似乎就是解不開『後生人留在鄉下沒出息』的迷思。

隨著社區運動的興起，所需的能量愈來愈多，向政府部門或企業申請社區營造計畫案，成了返鄉青年謀生的另一管道。返回美濃的青年，憑著所見所學，在農村倒也經營的不錯，尤其文化和社區教育工作，過去少人耕耘，長期受到忽視，青年返鄉，一方面擔任文化重建也為自己找到返鄉的正當性。

2. 主體明確的社區願景

能長期支持青年返鄉除了起碼的維生收入，其次社區裡要有個足夠的公共議題讓大家參與，否則只是懷著浪漫情懷，恐非長久之計。『美濃水庫』議題就是猶如一顆巨大磁石，吸住了理想青年的心，也由於投入反水庫運動的各個階層都有，除了理想青年，還有傳統的教師、地方仕紳、農人、村婦，使得這場運動的正當性大大提升，也使得這批青年的返鄉行為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隨著反水庫運動後的社區文化保存、生態保育所型塑的美濃社區總體造運動，瞬間使得美濃的知名度在全台蔓延開來，鄉下長輩藉著大眾媒體才瞭解自己的子女，也漸漸釋懷年輕人參與社區的合理性。

有一年掃墓，在高雄擔任警職的堂叔從『光華雜誌』得知八色鳥協會在美濃推展生態教育，雜誌中也刊登了我的照片，那一年在掃墓的公開場合，他在眾人面前讚揚我，說我們大埤頭人反水庫反到出名了！上報了！原本常常聽到母親抱怨：別人教書都很閒，你為什麼那麼忙？後來母親才漸漸從鄰

舍的口中得到認同，肯定我除了教職外所從事的『額外』工作。

3. 激發個體學習成長的社群

一個理想性高、運動能量強的團體，要不斷的吸收新的觀念與知識，因此如何讓團體保持所需的知識補給，也成了能否留住知識青年的要件。美濃愛鄉協會除了操作每年的大型活動保持動力，寒暑假期間營隊也不間斷，不論是社運界、保育界、文化界，只要能為團體注入新活泉，都盡量引進美濃，灌溉大家。『閒暇』時期也沒閒著，『少眾』的讀書會，或是平日的電子信件交換對事情的看法，都是刺激個人成長的機會，也是促使團體繼續往前走的動力。橫向的交流除了知識的互動，還有情感的交流，畢竟除了知識的成長，情感也要有依附，才能留住人。

4. 持續認同土地的行動力

做社區運動要做到深入、入味，必須不斷地和土地深度對談，以瞭解土地的價值。90年代返鄉青年大抵是60、70年代出生者，對美濃土地並不陌生，甚至還有一股濃濃的鄉愁與依戀，因此在社區運動中大都能抓住社區居民的『口味』，不致走調。儘管，這批返鄉青年至少還參與過農事，但操作之後還是發現許多的不足與認知的差距，尤其，當我們深入夥房、做菸樓調查時，才真正知道農民的困難與苦處，儘管我們做的不夠好，但始終對社區保持關懷和新鮮感，並透過申請計畫案或利用撰寫論文，刻意將範圍鎖定在美濃社區，增加與社區的對話。**唯有持續對土地的關懷與認識，才能掌握準確的戰鬥力。**

然而，這點在傳承上出了問題，面對『後反水庫時期』的新一代返鄉青年，對土地甚至客家語普遍不熟練，導致對社區有恐懼感，未來前輩們必須再安排一套『再社區化』的訓練，讓年輕一輩延續認識鄉土，和社區互動的機會。

4-1-2 都是水庫惹的禍？

美濃水庫除了帶來住民的恐慌，也帶來住民間的對立與分隔，支持與贊成兩造在美濃社區間的爭議日漸發酵，不過有爭辯社會才會進步，至少針對

水資源的政策已達到愈辯愈明的境界。以我一個學校教師，走出校園投身反水庫運動，首先感到困擾的是身邊親友，上一章提到，傳統教師的責任是要捍衛政府的政策，如今我卻扮演起客家諺語中『畜老鼠咬布袋』的角色，又適逢解嚴初期，白色恐怖的陰影仍未退去，幾位同是教職的伙伴電話遭到監聽，使得父母好言相勸：『適可而止，保住工作才是要緊！』平常來往熱絡的鄰居親友，因討論到水庫而翻臉，屢見不鮮。外界看反水庫運動呈現美濃人『大團結』的景象，但也有一些微妙的人際變化就出現在我身上。

2002.10.15 田野筆記

上週才和飛哥說要把菸樓調查範圍鎖定在竹頭背，今天卻從小鍾口中得知我在自己的社區是如此『惡名昭彰』。今後叫我怎麼在社區走動？

事件一

幾年前，剛從立法院反水庫回來，不久正巧開里民大會，當時本里的里長雖嘴巴講反水庫，但報紙卻登出他拿了水資局的 100 萬，當時他的對手老里長（他是反水庫成員），打電話給我，說今晚或許可藉機問他實情如何？那是我第一次在里民大會發言，我拿著報紙要里長說清楚、講明白……我覺得我的態度還好，但也許里民參加會議是要領紀念品，不是聽我『質詢』，而大家好像也不習慣在充滿『雀躍』的等待氣氛中，有如此挑釁的發言，事後傳出，「大埤頭的 XXX 蓋『惡』（兇），會扁（罵）里長……」，這件事歷經改朝換代，結果還歷久不衰，傳頌至今。有趣的，今年里長選舉，本里的新里長當選人選前還貼出『堅決反水庫』的標語，我真沒想到，在『政黨輪替』過後的『太平盛世』，本里還有『水庫』的角力戰，莫非是我幾年前埋下的『戰因』？不過，從那晚起，我額頭上的反水庫布條永遠都拆不下來了。

事件二

大家還記得幾年前，我捍衛家門前的芒果與龍眼樹的故事吧！我家門前原本不寬的路（但我覺得已經夠大了）即將拓寬，一個堂叔當時是農會代表，他喜歡到處『壓咻』（找錢）做工程（鋪路、做圳溝），但是，那天

當怪手來時，我才知道門前陪我長大的龍眼樹將不保，於是我去找堂叔溝通，他當然是說路拓寬後的種種好處，那時我帶著懷疑的『態度』離開他家（懷疑拓寬後，原本經常被倒廢棄物的河床，會引來更多的廢棄物車潮），這麼一懷疑，從此，他就恨我了。出門前，我在那棵龍眼樹上寫了紙條『要砍樹要經過主人同意』，後來我和包商協調，但包商說要按圖施工才能驗收，這個貼紙條的『協商』過程，又被堂叔認為是後續的『阻撓』，當時就四處放話說『讀了幾字，就假會了！』，時隔三、四年了，我已撫平了龍眼樹被砍的傷痕，但這個事情，還是被一向為國民黨輔選的堂叔，在串門子、酒足飯飽後，向友人洩恨的話題。

事件三

大家有無注意到竹頭背到竹山溝所種的龍柏行道樹嗎？在路未拓寬前，竹頭背的孩子每天晨昏都在優美的椰影陪伴下往返美濃國中。馬路拓寬後，我忘記是在那個集會場合，我曾開口『建議』，其實那條路可以種些會開花或變色的樹種會比較美觀，當時無意間講出：龍柏可能是某公家單位為了消化預算隨便種的。

今天才知道是廣興社區發展協會所種，而當天會議中，社區理事長也在會議桌上，當時他對我的發言沒有作任何說明，幾年來，我一直也不知自己又犯了『多嘴』的毛病。直到今天從別人口中得知，他老人家還一直耿耿於懷，說現在的年輕人『不曉得』講話（講話不得體）…。唉！這些老人的記憶力，怎麼那麼好？

事件四：變色的八色鳥

有一陣子八色鳥與協會的伙伴常去爬靈山、雙峰山，基本上大家都是愛鄉、愛自然、愛生態的伙伴，有一年雙峰山上被不知名的電台架設天線，除了開挖道路又在大石頭上亂釘，大家見狀都非常不捨，既然名為保育社團，愛鄉護土本來就是應該的，於是就以八色鳥協會名義具狀向林務局檢舉，但林務局派來勘查的工作人員，不知是真的跑錯地方？還是有意挑撥？竟不去調查架設天線者，反而去追查附近在挖山做祖墳的家族，正巧該家族有個成員是協會的會員，得知是我們檢舉後大為光火，前來理論，但

不論怎麼解釋，『傷害已造成』。幾年後事件平息，真相也漸被揭開，但是一時間的誤會，也造成部分鄉親對兩會（愛鄉會、八色鳥協會）的『愛鄉』的行動不敢苟同。

其實真相是這樣，在剛反水庫運動前幾年，因為看到黃蝶翠谷被財團炒作地皮，將所承租的山坡地上的大樹環狀剝皮，之後再種下高密度果樹，以求取補償金，為揭發這事件，八色鳥協會就請了民意代表到現場勘查，同行的林務局人員被民意代表質疑怠忽職守，林務局人員於是和我們結下樑子，所以才出現上述雙峰山『挑撥』事件。這也是水庫惹的禍嗎？常會覺得台灣社區裡『正義』不見得受到認同，而社區知識份子，在發揮『正義感』、『愛鄉護土』的手法上，往往要更細緻的處理。

事件五

傍晚，協會理事古大哥打電話給我，說怪手正在挖下庄仔的水圳，問協會有沒有人知道？隔天去看，幾個工人正在釘板模，前不久一家知名專門介紹旅遊的雜誌才以這段優美的水圳做封面，沒想到事出突然，來不及挽救。斜面、親水、優美、安全性高的水圳，在台灣惡質政治生態、劣質工程文化下瞬間消失，事後追蹤，工程經費來自水利站，該里的里長因選舉逼近，想大展政績，就向水利站要了這筆經費，說是應選民要求，在沒有任何說明之下就動工了（其實許多工程也沒做過公聽會）。

事後大家檢討，在幾年前地方文史團體曾做過一個名為『下庄仔水圳美化規劃案』，當時本來有機會就水圳做一個美化的小工程，但當時考量說，現存的水圳若能增加些植栽就是最美的狀態，不需做任何的硬體工程，但誰也沒料想到，里長和水利站搶先一步，突來的怪手就這樣摧毀了美濃珍貴的文化資產。心有不甘的愛鄉協會，請來專家學者和地方耆老希望和水利站長溝通，以避免相同情況再發生，然而站長的態度強硬，認為我們跟不上時代，是地方發展的絆腳石。

 ...

多年來，關心社區，以為自己的形象是『愛鄉』、『有見識』、『親切像鄰家男孩』。原來，背後有這麼多負面的聲音在反撲。我自認『發言沒錯』，但彷彿和居民有差距。我想，我們是不是一直停留在『知識份子』思維裡，

提出疑問，發揮正義，卻傷了鄉親，我認爲自己的想法是『知識的』、『有機的』，然而，我們的長輩卻認爲是一種阻撓，到底是鄉村『沈寂』太久了，沒有正義之士？還是我脫離鄉村太久，不懂得與鄉人相處之道？

從以上的事件，不管是個人還是團體，都有自己的立場爲地方『求發展』，然而社區卻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想法，其中對『水庫興建與否』、對『發展』、對『美觀』均有不同觀點，衝突對象有來自年輕人對老一輩的衝突，有里民對上里長，有民間對上官方，不過，初期我因爲要保持『教書先生』的形象，因此，聽到這些傳言，會覺得很受傷、很失望，甚至，變得更低調，但是後來經歷的事件愈多，衝突就愈多，但每次衝突過後，總有些妥協、有些成長，長遠來看對社區的發展還是利多於弊，只是，知識份子在攪動『衝突』的手法、技巧上，可以再修飾的細緻些。

4-1-3 社區知識份子的軟身操

年輕人在鄉下原本就是稀有動物，既然是稀有動物就會受到較多的注目與討論，何況自己從事教職在鄉民心目中算是頗受尊重的知識份子，若操作的好，讓自己在社區更活躍，但若操作不好，不只不敢出門連帶影響到家人。有一點是我始終無法突破的，所謂『近鄉情怯』，許多的社區理想，我寧可選擇到別的社區，也不會在自家附近推行，在自己熟悉的親友前做一些我們覺得高尚、進步的事情，彷彿承受許多的壓力，鄉民社會雖然沒有太多的利害關係，卻有著錯綜的感情包袱，身處在這樣的環境中，做『人』比做『事』要更細心，做人會是做事的基礎，但離開他們的視線，就自在多了，但是『捨近求遠』只是暫時的，社區工作者回歸到生活周遭、關心周遭才是具有說服力的，譬如，自己在龍肚或其他社區種樹美化別人的社區後，若能回到大埤頭串連鄉親，改善大埤頭的生活環境，我的『社區工作經驗』是否更具完整、更具說服力？

不論將社區工作的『範圍』定在哪裡，以我的經驗，社區工作者需有基本性格：『嘴要甜』、『腰要軟』，常聽母親說：『某某人的孩子都不會和人『相借問』，會做什麼頭路，講人都不信』（某家的孩子，都不會和人打招呼，若

說有什麼能力，真令人難以相信)，『嘴馬好』³⁶成了社區知識份子能否被社區接受的第一道關卡，如果這樣的基本要件都沒有，日後遭冷眼或反對的可能性大增。

另一個親身經驗是善用傳播，鄉下的訊息傳播多靠口耳相傳，如水庫的缺點、戴奧辛之毒、菸樓再生利用...許多環保與文化保存觀念，我嘗試利用晚餐時間和母親溝通，藉機教育，甚至不惜利用假日帶母親或鄰居參訪協會辦的活動、整修後的菸樓參觀，讓他們的親眼目睹，這樣的效果幾天後在鄉間就會傳開來。善用資源，鄉下老婦也可成為社區營造的『傳播媒體』，因為我們常忽略，老一輩人的認知不習慣靠文字，偏偏知識份子擅長的是文字宣傳。然而，最基礎的工作是彎下腰去，和坐在伯公樹下、禾埕前或廟口的鄉親『博感情』，但顯然，十年來，這方面我們做的並不多。

在美濃社區遊走的經驗，若是以教師的身份，走進社區我可以正大光明，和家長無所不談，畢竟教師享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以社區工作者身份進入社區時，我的角色就變的模糊，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們的升學教育，提早將人階級化，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要求的是競爭，很容易逼迫自己武裝起來，不容易釋放自己。譬如，我和農民可以閒聊，就是無法暢談彼此的生活理念，因為過去的教育和現在的社會，造成了我們彼此的階級和隔閡，使我們的知識沒有交集。因此，**知識份子要學習將自己抽離出來，必須放棄一部份的自我**，想著自己是屬於社區的，既然是屬於社區，就不能太自私，要做到資源共享，那對人的態度、做事的方式上會更細緻。

在美濃十年來的社區運動中，一次又一次的討論會、一場又一場的現場操作，其中最為珍貴者，就屬我是從一個沒有社區觀念，純粹愛鄉的驅使下，**學習如何在團體中釋放自己，從家庭、學校抽離出部分的自己，投入生活的社區，願意彎下腰去，和鄉親們對談。**

4-1-4 美濃學堂和學習型社區

農業人口凋零、老化，加上台灣納入世界貿易組織，使得以農業立鎮的美濃彷彿走上窮途末路，政府對農民的輔導照顧彷彿趕不上世界情勢的變

³⁶ 客家話，意指會主動和人打招呼，問候人家。

化，社區運動者當然不能置農民、農業問題於事外，但面對龐雜的農業問題，真不知如何幫忙，尤其美濃的農民長期受到菸葉價格保障的蔭護，面對這樣的局勢，除亂了方寸、隨政治人物起舞外，真有些不知所措。眼見各地興起有機農業、精緻農業的風潮，但美濃人就是後知後覺，還是秉持土法煉鋼的耕作方式，走不出一條新路。

90年代初，『文化觀光』在美濃紙傘、板條的盛名下展現雛形，鎮內出現較大資本的『文化村』，販賣『大眾化』的美濃文化商品，隨著國道10號的開通，大量的觀光客湧入美濃，延續文化觀光但卻更精緻深入的『生態旅遊』觀念漸漸在旅遊風氣中展現，進入21世紀才慢慢刺激到有心從事觀光業的美濃人。『衛斯理庭園咖啡』、『香草園』、『香草藤』、『煙樓坊』、『桂園』...等近兩年冒出來的庭園咖啡店，從都會區反攻回鄉村。這些店除了以美濃料理為基準，也加進了香草、有機農產的餐飲，彷彿為蕭條的農業找到一點曙光，然而我們也發現這些有較新觀念的店家，也幾乎都不是從農業人口轉進，甚至是一些返鄉中年或外地人進駐美濃的，於是我也在想，從一個農人變作商人不是件容易的事，這樣的形式發展下去，只會壓縮到美濃傳統飲食店的空間，尤其一些外地人夾著大量資金，買走美濃的土地，蓋了豪華的別墅或做營業場所，這對傳統的農民或農業其實是一大威脅。

政府從八十九年底修正農業發展條例，對農地買賣資格等大幅鬆動後，引發都市非農民投資興趣，紛紛購地興建農舍別墅，作為第二個家、休閒度假據點。美濃，本身具有好山好水，當南二高、月光山隧道完成，交通問題解決泰半後，立刻成為農舍別墅理想開發地區，市區醫師、企業家，紛紛投資，加上土地仲介炒作，地價也跟著水漲船高，去年中假山的農地，每分一百六十萬，現已破二百萬。(聯合報 93.2.14 A7 版)

『農人棄守土地』的後果，就是土地權利立即被架空，教導農民回到土地，用心思考面對土地，才是重拾農民信心、找回農村光彩的正確態度，自從現代科技被引進台灣的土地，使得農民一味追求快速、簡單及量產，這樣的結果，使得我們的土地一再受傷，有機農夫不是只有注重栽培有機農業，而是學會『善待土地』、『永續利用土地』。就在21世紀初，代表美濃農民社團的農會，也積極研發結合美濃客家文化的農產品，如將美濃米認證，結合

美濃客家料理及陶藝的「美濃便當」。這些創意除了替美濃的農業轉型，無非是希望繼續留住農業人口，唯有農民才是美濃土地的守護者。

2001 年全國第一所農村型社區大學—旗美社區大學³⁷開辦，其中一項重要目標就是要重建農村的社會結構，幾年來農業的相關課程，其實也多少『有機化』了一些傳統農夫。尤其，在『美濃米』出現後，也有人想到以『美濃菸葉』來豎立地方特色農產的另一面旗幟。除了實際從田裡取得的第一級生產資源，隨著生態旅遊的熱潮，又不想走『民俗村』通俗的營運方式，返鄉『中年』阿上哥，今年三度參加『有機蔬果栽種班』的培訓，他有說不完的『農業』大夢。

2002.11 田野筆記

阿上哥，南隆六寮人，中年返鄉種菸，原本在鳳山做砂糖布袋的回收工作。今年回鄉種菸，有點像重溫舊夢，因為從小到離鄉外出前家裡也都有種菸。幾次聊天下來，看得出他對菸業的情感及土地的熱愛。

『我感覺到美濃人如果公賣局不來收菸葉，好像就種不下去了，但是我想如果公賣局可以將製煙的過程教我，我可以將菸業變成一種觀光事業，等到有一天全省只剩下美濃有種菸，美濃又剩下我種菸，要看菸田的景觀、菸樓，要體驗摘菸葉的過程就要到我這裡來，我可以教大家如何自製捲菸……，但我發現可能大部分的菸農年紀都大了，沒什麼新想法，一切都聽從『上頭』，而且菸農自組的『菸葉改進社』應該是和公賣局協調抗衡的，結果這個組織也只是會向上頭點頭。連明年還能不能繼續種都不能掌握？如果不能種了，應該要輔導菸農轉業，這些基本的方向要讓菸農知道……。而美濃的菸農大部分有都這樣的宿命。

阿上哥說，其實，加入WTO，農民的前景還不至於那麼悲觀，他除了種菸外，也種了一部份地瓜，他的鄰居甚至他媽媽都質疑他的地瓜要賣到何處？因為美濃人的觀念，地瓜是要給豬吃的，現在美濃也沒養豬了，其實他銷售管道有很多，在月光山雜誌登了『打窯烤地瓜』的廣告後，當週就有遊客前來報到。另外藉以前在鳳山的人脈，超市、素食店、甚至貨車

³⁷ 工作人員多為過去曾參與反水庫運動或認同青年返鄉的知識份子。

載著賣…結果供不應求。除了歸功自己的地瓜香甜，銷售的管道要暢通，這點就是美濃的菸農沒辦法想像的，因為長久以來。菸農就像是『農民中的公務員』，反正公賣局會來保證收購，只要付出勞力，就有收穫。因此，美濃農民走出去，是未來要學的課題。

阿上哥不斷地在造夢，也不斷地在各種機會下一步步踏往夢想。十月間，他又到嘉義接受農委會舉辦的民宿課程，希望將來可以在美濃經營有特色的民宿，把腳踏車、農業結合在一起，他說：「要經營民宿，就不能丟掉農業。有人以為要建設才會使經濟好轉，可是都市人到這裡來休閒，並不是為了體驗都市裡常去玩的大型遊樂設施，而是抱著一種懷舊的情感尋找兒時的回憶，希望的就是體驗農村溫暖的感覺、談論農村的事情，而不會來這裡談股票。所以，為了一些建設而破壞掉農村的景觀，反而得不償失。」

✍️ ...

阿上哥很早前就是愛鄉協會的義工，只要有活動他一定從鳳山回鄉幫忙，雖然他不像 90 年代返鄉青年擁有高學歷，但他對土地的情感又對農事勞動的熟悉與積極行動，這點是年輕一輩望塵莫及的，也讓我們社區工作者想到，未來服務的對象更應擴展到『返鄉中年』、『銀髮族』。為了生產更高品質的有機米，阿上哥今年春天，和幾位伙伴聯合租了一塊地，以有機方式種稻米，而協會的成員自願當他的『消費者』，也希望藉著我們一小撮人的『有機米』產銷制度，能慢慢擴展成全美濃的發展模式。

60 年代的農人轉工人較容易也很成功，90 年代要農人轉商人，農人的骨頭硬是轉不過來的，除非要他『一刀兩斷』賣掉祖傳的田地，但那是多可悲的事情！然而農業要轉型，並非不可行，十年來的社區運動，有時是礙於實際面及權力結構的問題，我們真的對農業關注的不多，要因應資本主義攪起的『世界自由市場』強力漩渦，而不被吞噬，近年來旗美社區大學極力培育『有機農夫』，重新培養農人對土地應有的責任與永續觀念，只要有一顆綠色的種子在土地發芽，有機觀念會慢慢開展，相信土地也不會虧待耕耘者。旗美社區大學為我們的社區工作開闢了另一塊園地，這裡沒有『反水庫』的沈重包袱，服務的對象許多是過去反水庫時期無法連結到的，範圍也涵蓋旗美九鄉鎮，使得美濃經驗可藉此和別的鄉鎮交流。

2003.10.17 田野筆記

朱伯伯與黃媽媽

朱伯伯從航空公司技士退休後回到家鄉，原本就擔任學校的志工，兩年前參加旗美社區大學的『客家八音班』學習拉南胡，60多歲的他，學習慾望強，常常看到放學後帶孫子到學校玩時，他就在樹下練習，那一年秋天，學校在清水宮舉辦社區音樂會，我邀請他上台表演，他一口答應，雖然他的技術不是很純熟，但卻給他很大的鼓舞。第二學期，他又參加了『客家民謠班』，聽說他還被推選當『班代』，他的熱心與活躍，在隔年的音樂會上又展現出來，因為我又邀請他們全班上台演唱，雖然是小小的音樂會，他熱心和學校聯絡接洽，音樂會那天一群上了年紀的長輩個個盛裝打扮，一點都不含糊，那晚每個人臉上都洋溢著歡樂認真的面容。

黃媽媽也是該班的團員，聽說，黃媽媽自從參加民謠班後，生活有許多改變，朋友變多，人也開朗多了，時間分出去後，也不會守在家裡，婆媳的關係舒緩許多，同時，不定期的表演，給她很大的成就感，人也活躍起來了，聽說這學期她又參加了『客家米食班』，看來黃媽媽因為社區大學的課程，開啓了她生活的第二春。



朱伯伯和黃媽媽他們學到的是技能性知識，雖然對社區的整體提升並沒有顯著的助力，但對於上了年紀的銀髮族，因為相同的嗜好而聚集在一起，活躍在社區，只要每個人身體動起來之後，串連起來也是一群不容小覷的『生力軍』，足以形成一股新興的勢力。但行筆至此，我卻無意間對應到美濃 90 年代紛紛成立的地方社團，這些社團在水庫議題上有了明顯的結盟，不管是反建與支持興建，各有自己的立場與成員，這也是美濃開庄以來大規模的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討論與爭辯，不論誰是誰非、誰勝誰負，這對居民意識的凝聚，社區主體的粹練都是一件值得鼓掌的事情。如今這些社團卻沈寂下來，退出社區公共議題討論的空間，是很可惜的。

此外從社區總體營造觀念以降，以『村里』為單位的地緣團體也展現根植社區、守護庄頭的功能，如中圳社區以做資源回收、美化街道起家，初期反彈聲浪大，但營造出舒適環境後，得到居民共識，還榮膺全國模範社區；

廣興社區接著也成立志工隊舉辦登山、街道清掃及擔任廣興國小交通服務；龍肚社區也成立社區巡守隊，除了夜間巡邏，對社區內的綠化美化也相當投入；泰安里是美濃的中心里，掌管美濃的門面，因此也不落人後成立環保志工隊，在重要街道上種樹、美化環境。

美濃近十年來，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地方社團強盛，顯示住民對地方的關心及強烈求好的動機；地緣團體則強化了對每個區域鄉土的認同；同質團體也展現了每個社團的專業特色，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上也像是扮演著地方諮詢及『民間技術』的角色，這股民間的力量，將使公共政策愈趨合理與精緻。

後反水庫時期，農村轉型的議題或對未來美濃主體性的發展上，其實更需要居民的參與，如何再度激起中產階級社團的熱情、串連村里的地緣團體及吸納新興的團體，其實也希望社區知識份子或社區工作者，能不斷提出論述與行動。

4-1-5 彩繪一張社區願景地圖

『沒有理念不合，只是角度不同』或欠缺共同的視角，比如，水圳改築，除可以滿足農民需求，也可養活依附水利會工程的勞工，過去當我們認為文化保存、生態保育是『理所當然』，但居民往往有不同的看法，過去台灣民眾長期戒嚴被壓抑，沒有一套『民主』的訓練程序，所表現的民主風度卻是粗暴的，尤其大家沒有靜下來『討論』的機會，就連最基層的『里民大會』，地方政府為了奉行『民主』的口號，長期以來就以『施以小惠』來引誘居民參加，因此，居民並不知道『民主』的價值與真諦。

就因為大家缺少討論的機制與風度，許多社區事情呈現『過度關心』、『非常冷漠』兩極化，過度關心形成阻礙，非常冷漠又造成另一個傷害。社區工作者，在文化保存與生態保育上，不能處在一廂情願的『保育』立場。因為照台灣常態的發展模式，『建設』不能等待，隨著政治的風向而隨時可轉變。『願景』、『遠見』必須在社區知識份子、社區工作者間達成默契，平常就要向執政者進行遊說，或透過各種管道將願景宣揚出去，且得要比『破壞性的建設』跑在前面，而不是像以往，那邊要拆、我們去反對，說要保留；那邊

說要建，我們也反對，說那會破壞生態、破壞景觀。

畢竟民眾對環境的態度還沒轉變過來以前，『舊就是落伍』、『大工程帶來大發展』的觀念還是一直存在，所以社區知識份子要以具體的行動，來化『反』為『攻』。也就是與其到處『反』建設、『反』開發，何不搶在公家機關之前或民意代表之前，邀集各社團、民意代表、地方政府共同來研擬民間版的美濃綜合發展計畫？規劃該保存的文化資產，排出優先次序、訂定對某些值得開發的景點，先釋放我們的理想與作法，有機農業上有哪些新的訊息和作法....不斷地在地方媒體刻意放出討論氣氛，久而久之可能變成地方政府施政的參考依據，甚至有心的民意代表納為其亮眼的政見。雖然這樣的對話不一定會實現，口號喊久了，也為『願景』彩繪了藍圖³⁸。

從積極的『反對者』變成積極的『組織者』、『串連者』、『規劃者』是目前關心地方發展的社區知識份子要搶先做的『轉化工作』。過去我們會認為，目前的社區現況、居民認知還沒到那個層次，不必言之過早。還有，過去也一直強調，社區發展應由居民由下而上展現自主意識，但若要等全部部署好或是等到居民開竅，往往程咬金早已半途殺出，畢竟新建設可以等，但文化的保存則刻不容緩。譬如說：與其讓里長、水利會出其不意挖舊水圳，不如先鼓吹斜面水圳的安全與美麗，甚至提出將水圳列入美濃的珍貴資產的願景，喊久了，也許還達不到古蹟的標準，但居民會漸漸認同，形成民意壓力，以後水利單位重建水圳也會參考大家所喊的『斜面』的水圳；對客家語的保存與傳承也是，若願景藍圖裡訂定如何為美濃的孩子學習客家話，鼓吹學會客家話是一種榮譽、是一種神聖的使命，被討論過的遠景，多少能影響家庭和學校，實施起來也比較能上軌道，其實這也是社區知識份子責任分擔的一種策略。

與其到處滅火，不如搶先把易燃的物品公共化，放置在可討論的空間，至於有沒有達成我們的目標倒是其次。過去總是在事情發生後，才使用知識份子的『發言權』加以撻伐，卻為時已晚。何不早先一步，到場練習發球呢？

³⁸ 2004.09 由月光山雜誌社開始邀集鄉親不定期召開美濃文化造鎮的公共論壇，為居民參與公共事務開闢了一座平台。

4-1-6 小結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濃處於『風雨前的寧靜』時期，從第七小組工作站幾位返鄉青年與社區、土地深度對談開始，其後因反水庫運動隨之而來的『青年返鄉』到達高潮。『青年返鄉』除了是對抗錯誤的政策，其實也在對抗美濃傳統社會『留鄉無路用』的傳統觀念，另一方面這批青年返鄉運用他們曾經在美濃的『經驗』和外面所習得的『知識』，對曾經生長的『鄉土』重新認識與耕耘，確立『人』與『土地』的不可分割性。

對於『返鄉』其實筆者內心也有很多矛盾，但因為他有教師的工作，相較其他人，他的困難度就不足為奇了，因此他透過幾位的訪談，說出主流價值下的社會『青年返鄉』的困難性，也間接表達他也是『主流價值』下的受害者。尤其參與反水庫運動，被標籤化後，從幾個事件的陳述，筆者原本『鄰家男孩』的形象頓時成了『識幾個字就假會』的阻礙者，這也引爆了知識青年和老一輩認知的衝突，因此筆者特強調，若要從事一個受歡迎的社區工作者，在行為上還得遵循禮教，如：嘴要甜、腰要軟。也就是**知識青年回歸鄉村**，首先，**身體是需要『改造』**，才有辦法重新融入這個曾經生活過的家鄉。

『後反水庫時期』是筆者在本節常提到的，他認為，『反水庫時期』和『後反水庫時期』知識青年所關心問題的重心應該要不一樣，本節筆者就強調知識青年要多加關心美濃的農民和農業問題，他認為若處理不好，土地權力將被外人架空，等不到經濟全球化，美濃早已虛無化，更遑論日後的什麼社區主體性，社區工作者可就沒得玩了。因此，他推崇愛鄉協會友好成員所承辦的『旗美社區大學』，在有機農業上的推行，另外又經營出一批過去『反水庫時期』所連結不到的人--『返鄉中年』、『銀髮族』、『鄰近鄉鎮居民』，這些人將成為營造『學習型社區』的一股新興力量。既然有新的力量產生，也提醒不要忽略與現有地方社團的串連。

記取 10 年的『改造』經驗，結合各方的力量，**知識青年應從反對者『轉型』為組織規劃者**，替青年返鄉鋪好合理的道路、帶領農民認清土地的價值、為社區發展願景描繪藍圖並帶動居民的討論氣氛、牽引政府及民代認同知識青年的想法，逐步建構社區主體意識，這就是『後反水庫時期』知識青年該找到的目標及定位吧！

4-2 鄉土教育的深化與全球化的挑戰

過度的本土化與盲從的全球化，讓我感受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學校似乎沒有深刻的認識和長遠的願景，使得剛發芽茁壯的鄉土意識，面臨全球化帶來虛無的價值觀而變得盲目。在地化與全球化不應是敵對，『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喊出繼續耕耘鄉土文化的扎根工作，持續找回文化自信心，同時掌握全球資訊，推銷本土文化的口號。

美濃『交工樂隊』³⁹的成功經驗為『全球思維、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做了最好的行動證明。反觀現在小學校園裡充斥美語化等同國際化的迷思，沒有人懷疑它的正當性與價值。倒是一向擔任『鄉土教育』推手的我，正面臨尷尬的挑戰。

4-2-1 學校鄉土教育面臨的挑戰

因為對於鄉土教育的關心，我常會記下推動鄉土教育的感想或是社區的觀察記錄：

事件一：來學校不是掃地的


有一次田園教學活動，安排學生社區打掃，當學生們掃的很有成就感，準備回去學校時，剛好垃圾車迎面而來，其實幾次社區打掃活動，我感覺的出來，社區居民是持肯定態度，我們正準備舉手向清潔員致意時，沒想到清潔隊人員，搶先拿起麥克風用客家話講：『阿爸阿母繳錢是來給你們讀書的，不是來掃地的』！原本興高采烈的師生，被突來的冷水潑的垂頭喪氣。

來學校的目的只是讀書？其他都不必學了嗎？清潔環境是不是也是一種學習、一種教育呢？學童動手清理自己的家園就違背學校的教育了嗎？何況，那天是週六上午（還未週休二日前）本身就是社團活動，是不用上『課本』課的。這段『反教育』的喊話，是不是意味著，部分家長對『教育』的

³⁹ 以反美濃水庫崛起的樂團，演唱客語創作歌曲為主，有採用中、西樂器伴奏，曾得過兩屆金曲獎，為首支受邀到歐洲巡迴表演的台灣樂團。

定義還要再教育呢？

事件二：鄉下孩子沒有競爭力？

長期以來『聯考制度』的效應下，父母對孩子學習成效總是以分數來評量，這幾年開放教育、本土教育、品德教育…一堆新的教改理念出來，龍肚國小也不斷的接受新的觀念，接連推出新的學習活動，尤其在生態教育、鄉土教育上頗獲別校的讚譽。然而在一次家長座談會上，甚至私下的場合，我不只一次聽過家長對學校辦學的質疑，說龍肚畢業的學生學科程度好像不是很好，和其他學校相較，顯得遜色，辦這些活動對學生將來讀國中時，或和都市的孩子相比會不會沒『競爭力』？ 

這幾年台灣極力要加入國際競爭的行列，『競爭力』就經常被媒體拿來運用，加上許多廣告的推波助瀾，長期以來教育以智育為取向，小孩子從小就在『比較』的環境長大，在家和兄弟姊妹比、和親戚小孩比、和班上同學比，鄉下和都市比、高雄和台北比、台灣和大陸比台灣和世界比，彷彿，台灣小孩，從出生父母就逼他拿著一把利刃，期望他帶著利刃出去和人比高下。

一次親師座談上我向家長說，一個人的學習時間很長，尤其小時候的一些生活經驗往往會影響到他一輩子⁴⁰，鄉村有鄉村生活的特色，鄉村的養分，如同植物，小時候給他天然有機的肥料，以後會結出有機的果實，那都市有不同的生活形態，都市的小孩也許有他不同的學習領域。家長們似乎太早把小孩推入戰場，把所有的小孩『同質化』了。從小吸收美濃的日月精華，鄉土的滋潤，這是都市小孩無法享受的，相信小學時代的點滴生活經驗，日後會轉成他做人做事的基礎、本錢。然而，最怕的是，現在許多家長為了怕小孩輸在起跑點、失去競爭力，拼命要他吞下一堆無法消化的補品，逼著小孩在鄉村過都市的生活，我想那才會失去鄉村小孩未來的競爭力。

⁴⁰就一個人的成長而言，早年的體驗是非常重要的。而所有早年的體驗，都會在天長地久的歲月中慢慢「發酵」、「轉化」展現其影響。(史英)

事件三：先把我們的母語教好吧！

台灣的教育常被泛政治化，以母語教學⁴¹為例，最早是在民進黨的縣市開始，後來局勢漸開，政治人物為拼選票，許多選舉場合政治人物開始大方的講『台語』。問題來了，在我的職場上教職員本來就是較保守的一群，大家過去歷經強制說國語的時代，眼見閩南人大方說他們的母語，甚至在許多公開場合也不考慮一下弱勢族群，於是有些客家人就反彈了。通常這些人的反彈就是：在公開場合就要講大家聽的懂得話，這樣強迫人家聽台語是不是太過份了？

✍️ ..


每當遇到這種問題我就覺得難過，難過這些客家鄉親到底是什麼心態？過去長期被壓抑從不去抱怨，現在人家（福佬語系）可以大聲說自己的母語了，不去想想自己的母語丟到那邊去了，卻又要限制別人講他們自己熟悉的語言。

台灣以人口比例，福佬語系佔多數，在一些場合方言能夠很快將人的距離拉近，我倒覺得無可厚非，但我想不透的是，當同事看著電視上的閩南籍民代大罵時，我安慰她說：以後在公開場合妳也可以講客家話呀！但她又答不上來。別人可以大方講母語，表示他們的語言傳承成功，對他們的語言有自信，於是我又講，等我們把小孩教會了客家話，我們再來大聲地說我們的母語。

⁴¹ 1993年3月16日，教育部長郭為藩表示將全力支持母語教育，重申不贊成雙語教學。1993年4月1日，教育部長郭為藩表示國家應鼓勵各地方言之保存，強調今後將改變一語化政策，扶植並尊重各族群文化，推行母語研習活動。1993年4月3日，教育部長郭為藩表示在不妨礙國語推行前提下，將以選修方式學習閩南語及客家話，以保存族群文化。1993年4月28日，教育部決議由各縣市教育局決定是否實施母語教學，可利用團體活動等時間自由選修，並決定中小學母語教育實施範圍界定為口語說唱能力，不涉及文字書寫，以免影響國語推行。1993年5月12日，教育部郭為藩表示，不能完全同意以母語取代國語教學。1993年7月22日，國際性社團台中基督教青年會創辦「台灣文化學院」正式成立，教育部袁次長表示任何教育學術團體都應守法，查明後將依法處理。由這些回應可見，教育部對於「選修方式」開放母語，而不改其認為「中國語」的正統心態，只是在維護其統治者語言上之「文化霸權」的前提下，「施予小惠」式地在教育上開放其他族群的語言。（1996 薛曉華著 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 P382）

不過，聽說有些『福佬沙文主義』的人動不動還問說：『你會不會講台語，不會講就不是台灣人！』鄉土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呈現各族群的文化之美，學習欣賞多元文化的優點、尊重別人文化的素養，若是這樣造成彼此的自大或反彈，倒是失去了鄉土教育的本意。

事件四：國際化還是美國化？

兩年前，一位鄰居來找我，希望我介紹一位美語老師幫他剛上一年級的小孩『補習』，他說，現在小孩只要學好『英語』、『電腦』，才具有競爭力，這段話不就是最近常常出現在電視的美語補習班廣告詞嗎？  ..


現在只要走進任何一間國中、小校園，隨處可見英文標語，英語學習熱潮席捲全台，但是經過兩年來的觀察，我發現環境布置歸環境布置，學生的英語程度普遍沒有明顯提升。有一位朋友到學校來拜訪，他驚訝的表示：我是來到美國的『殖民學校』嗎？還有更瘋狂的是都會區有許多國中、小甚至已將辦公室的各處室門牌、班級牌變成全英文而非中英對照，可說極力在去『中文化』，而這些學校也儼然成爲家長心目中的明星學校，學生數因此暴漲，除了教育本質出現問題，在文化教育上是否也偏離了？培養學生國際視野，並非在牆上和告示牌貼英文單字或去掉中文字就能達到目標。但對於一個學習壓力沈重的台灣學生，在鄉土語言和美語教育的夾殺下，開始出現美語學不成，中文程度下滑的現象。

英語、電腦的確是通往國際的必備武器之一，但我不禁要問，若學習順利，美語、電腦都會了，接著我們的小孩要拿什麼跟人比呢？現在的小孩生活在農村卻不知道農村的生活是什麼，沒有體驗農村的機會。城市也只是生活在高樓大廈裡，沒有體驗城市的多元文化與風貌。認幾個單字、幾句對話，吃吃麥當勞、穿上 NIKE...，國際化並非狹隘的美國化。國際上有那麼多的國家，每個國家都有優美的文化與黑暗的一面，假如我們的小孩有一天來到國際舞台，面對的不是只有美國，而是世界五大洲的人種，從小認識各國的文化做爲他未來競爭力（說競爭力似乎不友善，倒不如說交朋友）那如何成爲一個受歡迎的好朋友，從小學習做人的基本原則是不是也要學習呢？但是目前許許多多的家長就被這『國際化』衍生的狹隘『美國化』牽制了，在電

腦科技掛帥迷思下，忘了學習『做人』是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

語言背後依附的文化才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精髓，但是我今天看到全台校園一窩風學習英文，那只是一時的趕流行，畢竟沒有深度內涵的學習其成效是不大的。狹隘的學習觀，反而是壓縮、擠壓、誤導了孩童學習方向。也唯有從土地出發、從在地生活經驗的學習，而後類化到別的學習領域，才能銜接、活絡學童的思想。

事件五：什麼都學，只有不會客話 2003.11.2

今天去旗山悅翔游泳池，更衣室外一位媽媽喋喋不休交代在浴室的兒子說：「今天洗（游）完，明天再洗一次，星期二要考試了，晚上要學鋼琴，星期四又要上英文，下星期日要比賽游泳，每次來要游 80 趟。」媽媽的每一句話，我聽起來都是客家國語，但卻沒有講過半句客家話，我忍不住想一睹媽媽的真面目，趁著母子還外頭梳妝，我問：「大嫂，你兒子幾年級了？什麼學校？」婦人：「中壇國小，四年生。」我又問：「要比賽呦」，「對呀！剛學會，老師就給他報名，所以我叫他要多練習。」，「我剛剛聽你講，一禮拜都排的滿滿的。」，「對呀！他對什麼都很有興趣，而且學的很好。」我忍不住：「妳兒子不會講客嗎？」，「對呀！只會講一點，但會聽，他弟弟一點都不會。」，我最後說：「什麼都會，就是不會講客？」，「對呀！以後愛來『甘伊』（叫他）講客。」（附錄十） 

在民國 82 年新修訂的國小教科書中，無論是國編版⁴²或民間版，在教科書內容、章節上可謂多朝向本土化發展，另在教育部所訂的課程標準上，也做了大幅修訂。而在教學目標上，舊版主要強調培養愛民族、愛國家的情操，發揮團結奮鬥、合作進取的精神，強調中華文化對世界人類的貢獻及顯示國家立場的重要性；然新版卻從學童生活環境出發，藉由瞭解台灣之歷史、地理，進而培養其愛鄉土、愛社會、愛國家的情操，由是亦可看出新版教科書以台灣為主體之意涵。（2003 鄭政誠）

90 年代，鄉土教育在台灣迅速竄起，瞬間百花齊放，備受矚目。然而『鄉土教育』在別的國家也許爭議不大，但在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及國家認同爭議

⁴² 國立編譯館的版本

的台灣，常被政治人物推向兩極，面對這樣急遽的轉折和矛盾關係，鄉土教育是否會像窮人乍富一般調適不及，而迷失方向？或是在政治光環的照耀下，如何展現鄉土教育本身的主體性？其在教育領域的正當性又如何？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面對這個處境，當在我編寫鄉土教材或以輔導員身份去別校座談時，我會把鄉土教育視為認識環境的『環境教育』。我的解釋是，任何人不管在哪裡出身、就應該熟悉、認同那個地方，進而愛護那個地方，這是天經地義的，我常舉台北的日僑小學將『認識台北』納入正式課程，作為說服大家、消弭鄉土教育的爭論，至少在小學階段『認識環境』並不需要無限上綱到國家認同。

過去我的觀察，一般教師在任課時，常常處在『趕課』狀態，照本宣科最省事又能趕上進度，所以不斷重複打開課本，『老師教、學生聽』的動作。教室就是指每班分到的班級空間，但是，自從鄉土教學活動實施後，雖然有些老師還是以不變應萬變，但也有不少老師，開始走出教室、離開校門，走進社區，或願意帶領學生驅車到更遠的鄉土範圍，進入各鄉鎮自編的教材裡去實際體驗，我想這些『開放』的作為，活化了長久以來僵化的國民教育。

原本保守的美濃教育空間裡，因之前的反水庫運動後所帶起的社區總體營造氣氛，從 1995 年龍肚國小與南隆國中推出田園教學實驗後，接著編輯美濃鎮的鄉土教材，隔年『鄉土教學活動』正式成為課程，校園裡延續 80 年代後期的解嚴的鬆綁，加上學校教師年輕化，教師自主意識高昇，1999 年台灣又首次出現政黨輪替，校園裡洋溢著開放與覺醒的氣氛，一連串重新認識美濃鄉土的教育活動，從民間文史工作室擴散到圍牆內的學校單位，這兩年更有數所學校有感於『客家文化流失嚴重』、『要重振客家文化』的相同理念，而做了橫向的結盟。會有這樣的動作，和之前一連串的社區運動不無關係，這也多少顯示 90 年代因反水庫運動崛起的鄉土社團，其實也擔任著民間教改的角色。

正當許多教師、父母開始關心、反省孩子過去忽略的鄉土教育時，隨著台灣經濟轉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的一員，在媒體的炒作下，加上政府高官大聲疾呼『學美語、會電腦等同和國際接軌』的口號下，連販夫走卒彷彿都

體認到的這個趨勢，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鄉土意識』瞬間被洶湧而來的『國際浪潮』掩蓋。全國國中、小校園學習美語的熱潮撲天蓋地被燃起，但缺少宏觀視野的教育政策及媒體的錯誤導引、教師的認知不夠深入、家長的盲目追求，國際化竟被窄化為『美國化』。

長期以來，台灣的教育因集權統治及以大中國為中心的思想教育，校園文化普遍單一並缺少在地的特色，90年代後有具體的反思，然而，在這波全球化的浪潮裡，如何將鄉土教育往下扎根？一方面得不可避免的走入國際化的軌道，另一方面又如何隨全球化趨勢將『本土價值』發揚，呈現多元面貌，而不被邊緣化？鄉村教師尤其要有更深的體認。

4-2-2 找回鄉土的自信心

60年代台灣的農村隨著都市化的腳步，位於都市邊陲的工業區從農村吸走大批的勞力。初到都會蜷縮在狹窄的公寓或工廠宿舍的人，有些父母乾脆賣掉大片農地，買下都會區鴿子籠般的小房子，使得農村留下許多荒蕪的農田，為解決勞力的不足，大量的農機下鄉，水牛換鐵牛；為獲取更多的產量，農藥、化學肥取代有機肥。那批曾成長於農村的青年，如今漸漸步入中年，藉著今日交通之便，回鄉下定居者大有人在，也許他們還有著『行上行下、毋當美濃山下』的鄉土認同。

晚近台灣的產業結構匹變，靠勞力過生活的農村外移人口，因工廠裁員、倒閉而回鄉定居，社會風氣帶動下的高離婚率，許多離異家庭的小孩回到鄉下，單親、隔代教養的問題在農村學校普遍蔓延。現今年輕一輩父母對孩子的教育呈現溺愛和冷漠兩種極端，對於在鄉土的生活，溺愛一方因過去參與農事的經驗，都希望下一代遠離農村、離開鄉土；冷漠一方卻因疏於管教缺乏引導，對於鄉土沒有機會接觸，面對鄉土的價值沒有深刻體認，在這種世代交替、價值觀混淆下，目前美濃的小孩沒有參與農務機會、不愛講母語、被資本主義花俏媒體牽著走、被升學主義逼著與都市小孩競爭....，在家裡又得不到適時的輔導與管教，新一代的美濃子弟是逐漸離開土地，逐漸『去美濃化』的美濃人。失去主體性的下一代，找不到回鄉的途徑，聞不出鄉土的芬芳，對人不真誠、對事不認真、對物不珍惜、對鄉土沒感情，加上大人

的高期待，期望他離開家鄉，少數留在鄉村者也已無鄉土的認同，可預見農村注定要繼續破敗下去。而如果大家還要在美濃長住下去，營造優質的生活環境，那將鄉土情感延續到下一代勢在必行。

龍肚國小的鄉土、生態教育就是一一直在提供孩子有接觸土地的機會，藉此除了認識鄉土生態之美，也希望從中建立鄉土教育的價值，重建美濃孩子的主體性，生活在美濃就是要像個美濃人，這樣的生活經驗是任何一個地方都不能取代，而這些經驗將影響到孩子日後的學習與成長，有一天也會轉化成美濃孩子的獨門武器，相信這就是最好的『競爭力』，這也是找回鄉土的自信。

4-2-3 學校社區一家親

學校教育就是要彌補家庭教育的不足，透過學校的教育來重建下一代的鄉土情感和鄉土價值，是讓我們的孩子重拾鄉土自信的途徑之一，也是鄉村教師的重任，那反思學校和社區的互動是必須的。『學校』在農村具多項正面的意義，除了象徵文明也是代表與外界相通的介面，家長多期望子女透過學校的學習來『翻身』、脫離貧窮。但也許知識的崇高象徵相對於教育程度不高的村民，過去總讓人覺得學校和社區有一道有形和無形的高牆。長期以來校園的老師是鄉村的知識份子，也和社區居民彷彿有著不同階級的『語言隔閡』。但隨著台灣社會民主化、和傳播媒體的開放，民智漸開，學校的神秘面紗漸漸被揭開，學校的神聖也漸被平民化，學校與社區的互動更加頻繁，學校的資源也逐漸公共化、社區化。

依建築學者黃世孟將『學校社區化』分爲三部分：**(1) 空間社區化** **(2) 校園活動社區化** **(3) 結合學校的社區共同體**

但一連串的民主、開放過程中，『家長過度干預校務』、『學校教師反彈』的事件時有所聞，顯見學校社區化的過程衝突層出不窮，顯示過去幾十年，執政與在野、主人與僕人、伙伴與伙伴的關係還沒調整過來。

而根據自己在學校服務的經驗，愈是偏遠地區的學校，校園空間社區化

雖高，但精神上社區化的程度相對的低，過去服務過的景義國小為例，幾乎鮮少接到家長來電，家長和學校打交道幾乎爲了處理學童間的小糾紛，甚至得發紀念品才能吸引家長參加座談，更遑論提出建設性的建議，是什麼樣的前提使得家長對學校如此冷漠？

後來我漸漸瞭解到，不是冷漠，長期以來學校是和社區脫離的，學校和家長的關係還是停留在戒嚴時期，學校仍被視爲和衙門、軍隊同樣的機構，常聽到家長講『再不乖就告訴老師！』、『小孩子不聽就打，盡量打！沒要緊』的警語，另一方面，景義國小的同仁幾乎都是外地人，下班時間一到，校園即刻成爲空城，家長與老師就是生疏的，家長踏進校門不是爲了小孩犯錯，就是另一種極端的『鬧場』，長久以來，社區人士進學校被賦予『污名』的想像，就這樣，彼此的心防仍在戒嚴，加上老師們的心態未社區化，自然無法越過校園圍牆。

來到龍肚國小，同爲鄉村，雖然此地文風鼎盛，家長參與較爲踴躍，但是從幾次的親師座談會來看，還是僅止於少數同樣的家長，而且家長們習慣當個安靜的聆聽者，對學校提不出建設性的建言，和都市相較或許和家長的教育程度、民主化程度及社區所營造的氛圍有關。

連續幾年來的親師座談上，只要我上台和家長溝通的機會，『各位家長是我們龍肚國小的合夥人』，我不斷重複這樣的理念。因爲我從事社區營造的經驗中知道，其實有許多熱心的社區民眾，是很好的資源，但學校卻未好好利用，或是學校有極佳的經營理念，卻未向社區宣導，這幾年來『學校社區化』的觀念不斷被提出，也設計許多具體的『社區化』教學活動，慢慢引導家長、社區人士加入經營學校的行列，也不斷將教學活動擴大到社區，化解學校和社區的那道高牆。

我也看到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的社區運動，其實不少案例是從學校開始營造的，學校需敞開心胸不斷製造與家長對話的機會，將社區意見納入學校經營的助力，也藉著學校和社區『夥伴關係』的建立，互通社區的資源、人才，共同肩負教育責任，會是社區總體營造中不容小覷的一股力量。

4-2-4 沒有圍牆的學校

『沒有圍牆的學校』指將學習領域從學校擴展到社區，而社區也肩負教育社區學童的責任，這是學校社區化的成熟展現，也就是學校和社區的『共同體』。不過，在農村，學校還是得先主動地走出去，伸出熱情的雙手，讓原本害羞、冷漠的社區，被學校的熱情所帶動，而孩童生活在學校和社區往來熱絡的環境，自然能感受到社區到溫暖及豐富，而社區也會因參與學校的教育而感到光榮與看見希望。

2001年，我旅行到位於琉球島北部的一個寧靜小村莊，午後有兩個一年級的兒童在社區的小道上騎腳踏車，也許我們這些外國人的長相和當地人並沒有太大差異，沒引起他們的注目，倒是，之前走過許多日本鄉村的經驗，當地的小孩子很習慣向陌生人問好，這兩個小孩也不例外，這點基本的國民禮儀教育是值得學習的。無意間走到當地的國小（奧間小學），路邊就看到牆面寫著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標語：

奥間っ子七つのちかい「奥間っ子なもの」

奥間國小小朋友 7個誓言 『我們是奥間的孩孑』

㊦ 大きな声で明るいあいさつをします。

見人大聲打招呼。

㊧ くん、さんをつけて言葉はていねいにします。

說話有禮貌，叫同學的時候，把男同學叫『君』，女同學叫『桑』。

㊨ 毎日読書や家庭学習をします。

每天讀書、家庭學習。

㊩ 心をこめて、よく聞き、よく発表します。

上課用心聽，多回答。

㊪ だれとでも仲よく助け合います。

和人和睦，互相幫助。

㊫ 物を大切にします。

愛惜用品

㊬ のびる子、正しいしせいで学習します。

成長的孩孑，用端正姿勢學習。

一個小漁村小學的教育目標與方式，其實是相當平實的生活教育，且融合地方特色，不像我們有太多『遠大的目標』。也許，我無法做長時間觀察，追究其成效，但從那兩個兒童會和我們問候的動作，紮實的生活教育，才是培養國民的基礎。再走幾十公尺，在社區小公園的轉角處看到由『国頭村学

力向上対策委員会』立的告示牌：

子育て7か条（教子七則）

- 一 望ましい生活リズムにあった生活が、できる子に育てよう。早寝早起きでやる気を育てよう。

培育一個守生活規律的孩子。要協助孩子建立早睡早起的習慣，培養其做事的幹勁。

- 二 その場にあったことばづかひや、あいさつが、できる子に育てよう。正しいことばづかひ、明るいあいさつができるようにしよう。

培育一個說話適合場合，見人打招呼的孩子。要養成說話措詞正確，樂於打招呼和應對的習慣。

- 三 身なりが、きちんとできる子に育てよう。容姿・服装は児童生徒らしくさせよう。

培育一個隨時服裝整潔的孩子。要讓孩子打扮得像個學生樣。

- 四 手伝いが、毎日できる子に育てよう。家族の一員としての自覚を持たせよう。

培育一個每天幫助家人做家事的的孩子。要讓孩子自覺自己是自己家庭的成員。

- 五 家族間で何でも話し合える子に育てよう。食後の語らいを大事にしよう。

培育一個甚麼事情都可以跟家人商量的孩子。要重視吃飯以後全家團圓的時間。

六 家庭学習が、きちんとできる子に育てよう。テレビ視聴の時間を減らし、家庭学習時間を確保しよう。

培育一個在家庭好好溫習預習的孩子。要控制看電視的時間，確保學習時間。

七 夜間の外出は、しない子に育てよう。日没後は外での用事はできるだけさせないようにしよう。

培育一個晚上不出去玩的孩子。日落後儘量不要叫孩子在外面做事。

簡單的七條原則其實也是很生活化的『家庭教育』，但卻由社區的社團共同來呼籲，同時是立在公園旁，隨時提醒家長。這顯示，這裡的大人已將社區視為一個大家庭了，教育孩子是社區居民大家的責任，從學校到公園只有咫尺之遠，學校與社區的教育責任已經沒有界線了。相信這裡的小孩在這麼大人的關懷、照顧、教育下，應該是安全、健康、幸福的。這裡就是一所無圍牆的學校，過去的美濃農村社會不就是這般嗎？有社區意識的鄉村教師和家長們，不妨也藉各種和社區家長、仕紳互動的機會來重建社區的人際關係。

2002年夏天，我來到北海道一個滑雪勝地二世古，我走在當地第一條剛重新規劃的街道上，進去一間郵局借廁所，意外發現，這間郵局也肩負社區藝術教育，當時展覽的是社區媽媽的押花作品，和一位當地老師為當地小孩拍的兒童攝影展，記錄兒童在學校及平時在社區進行的活動。雖然不是名家的作品，但這樣一個尋常的展覽，倒也為學校與社區做了最好的連線。透過相片，讓家長知道學校的狀況，一些沒有學齡兒童的社區人士也因為相片中的趣味，對學校產生興趣、認識，記錄兒童在社區的生活，讓小朋友覺得受到重視，相信也有導正學童在社區生活常規之效，這也是兒童參與社區的一種方式。

後來，我又來到另一個名為夕張的小城，本地以生產葡萄酒聞名，我去

時正逢他們開庄的週年慶，巨幅的看板將一座城堡式的葡萄酒博物館包裝的喜氣洋洋，進去參觀後才知道，這巨幅的裝飾是由當地的小學生共同完成，而師生們在製作時喊出的口號是：小朋友也可以幫忙地方產業！

沒有圍牆的學校，學校和社區已融為一體，社區看學校幾乎是沒有圍牆存在的，因為學校原本就是屬於社區，學校的學習幾乎也和社區緊密關連，孩子的學習其實是為融入社區生活而學習。

4-2-5 社區教師和學校本位課程

要孩子們建立認同鄉土的價值，重建學校和社區的關係，就得讓鄉土教育往下深耕。長遠來看，以目前台灣的狀況，需要更多有社區觀念的教師投入，同時從學校課程的訂定，使得鄉土教育的扎根，得以穩定發展。教師是介於社會和學生之間的人物，前教育部長林清江在社會、教師、學生之間的關係中，曾有這樣的定論：

1、教師為社會道德權威代表。2、教師為文化傳播工作的推動者。3、教師為社會工作者及文化價值的維護者。4、教師為上下兩代不同次級文化的協調者。（1999 林清江）

因此，社會各界對教師的角色給予極高的期待，尤其在鄉村社區，教師常受到社區成員尊重，教師的言行常被社區組成份子視為模範，而且教師可藉領導學生進而影響社區人士的價值觀，因此，若教師能投入社區發展的推動或領導工作，比較容易收到宏大的效果。以社區總體營造概念經營學校的前北縣柑園國中王秀雲校長，除了極力推動學校社區化，也喊出『學校是社區文化堡壘』的口號，她對社區的教師有過這樣的期待：

社區時代來臨，教師面臨觀念上須解構、重組的空前考驗，「社區教師」的角色是：應由「社區資源的掠奪者」轉變為「社區資源的分享者」；由「社區光芒的發掘者」發展為「社區光芒的共創者」；由「社區的教育者」轉化

為「社區的學習者」⁴³

因此，在我們的師資養成過程中，讓每一位從事教育的工作者自我認知到教師工作的社區特性，不論來到任何一個地方，一定要有一個『再社區化』的機制，讓教師們很快融入當地社區生活。以龍肚國小為例，除了例行的家庭訪視外，每學期的週三教師進修，都會安排認識社區或社區踏查的研習，一方面讓教師對社區的人文與自然生態有所認識，另一方面也為鄉土教學活動作準備，同時藉著學期中的大小鄉土活動，引導教師們參與社區生活。

過去鄉村的教師和地方關係是密切的，他可能是我阿嬤的親戚、可能是阿爸的朋友，可能和我叔叔有耕作關係…，教師扮演了多重的角色，而學校是家族、地域的延伸。但是新一代的鄉村教師，對地方原本就陌生，也沒有較深的社會關係，常常將都市的生活投射在學生身上，這會讓鄉村孩子的眼睛沒辦法轉到自己成長的地方，這是鄉村教育的一大危機。我覺得學校在推鄉土教育前，要先讓教師社會化、地方化，但地方化並不是要和上一代的老師一樣，因為新一代的老師在都市時都有學過一些現代的東西，應將這套新的東西和地方對話，不然教出來的學生會比都市的學生還疏離，因為以前鄉下雖然很邊緣，沒有圖書館、美術館…，但鄉下和都市很不一樣的地方是，人和人、人和自然的那種素樸關係，如果，連這點都沒有了，鄉下的孩子會變得雙重邊緣。(2004.3.21 訪談阿峰)

藉著課程的延伸把師生關係和社區連結也是鄉土教育深耕的策略，但過去許多老師並沒有這樣的觀念與行動，直到 1996 年排定每週一節的鄉土教學活動，才使得我們的鄉土教育開始萌芽，接著 2001 年九年一貫課程的大變革，把鄉土教育的精神融入各科，同時留有 20% 的空白課程，作為各校『學

⁴³ 「掠奪社區資源型」的教師，社區對他而言，只是提供一個就業機會而已，甚至，他有意無意間不斷向孩子揭示與這個社區背道而馳的「另類價值」，孩子的受教過程，成了「忘記家鄉的過程」，「分享社區資源型」的教師，社區對他而言，是和孩子共同體驗充實愉悅童年的地方，他欣賞、珍惜社區的一切；「挖掘社區光芒型」的教師，雖能讓社區的點點滴滴小光，一一復活，但仍嫌不足；「共創社區資源型」的教師，能和社區的孩子共同發覺、分享社區之光、尋找自信外，更能領著孩子走向從未到過的境界，用他們的自信不斷地再創社區的榮譽和驕傲，進而改造社區，躍身國際舞臺；「教育社區型」的教師，只是不斷釋放「沒有反省機制的能量」，無法檢測是否與社區文化契合，更無法預測施教的品質，「向社區學習型」的教師，能時時和社區一起呼吸、感應社區的好與壞、喜與哀、過去與未來。所以，「社區資源的分享者」、「社區光芒的共創者」、「社區的學習者」這三個指標，也正是一個教師專業理想的實現、工作環境的改造與生程學習的歷程。(王秀雲 社區學校與社區教師)

校本位課程』的實施。

九年一貫課程規劃重點是以學生為主題，以生活經驗為重心，並提倡統整性課程及學校本位課程，目標在培養現代國民所需的基本能力，希望各校規劃屬於自己的，不同於以往脫離生活、知識分散、學科本位的課程。以期學生在人本情懷、統整能力、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識、終身學習等方面都具備相當的能力。(2003 薛曉華)

而根據龍肚國小的經驗，對於各校的學校本位課程，師生參與範圍應該擴大至社區，人員應該涵蓋家長及社區人力資源。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一種強調「參與」、「草根式」的課程發展口號；是一種重視師生共享決定，創造學習經驗的教育哲學；也是一項課程領導、組織變革的技巧 (Marsh et al, 1990)。

學校本位課程發展，是以學校為中心，以社會為背景，透過中央、地方與學校三者權力責任的再分配，賦予學校教育人員權力與責任，由他們結合校內外資源與人力，主動進行學校課程的計畫、實施與評鑑。(黃政傑，民74)

學校本位課程要以學校特色為基礎，學校長遠發展為方向，從制訂教材到實施與評鑑由師生共參與，正好可以彌補長久以來台灣國中、小師生欠缺的自主性的缺失。

本校從 2000 年開始討論實施『學校特色課程』，做為學校本位課程的暖身，以『龍肚校園水的生態』、『傳承客家文化』為基礎，去連結各年級的教材(附錄十一)。初期，許多老師不知如何著手，由我召集幾位老師討論，排出各年級的教學大綱，但排歸排，課程計畫也編的鉅細靡遺，到頭來也只是應付了事，因特色課程是排在『彈性課程』上，往往因準備不週，加上不列入評量，最終也沒有照課程進度進行。

這也顯示，長期依賴教科書、考試卷的教師們，對於自編教材的恐懼與不算分數科目的冷漠。在這兩年過渡期，學校每週三設計『主題學習日』來墊檔，內容還是以學校特色課程為基調，由全校老師分組認養，分擔工作量，

實施兩年下來，進行過多場的『鄉土主題學習』，兩年來師生們常常有共同『演出』的機會，師生們收穫不少，老師們也漸漸可以接受這樣的自編課程，不過還是顯得不夠紮實，部分老師開始提出反省：『主題活動』認養人之間欠缺溝通協調，導致有些活動急就章，顯得鬆散；再則，圖求方便，原本要低、中、高年級分開上課的方式，最後變成全校一起上，效果大打折扣。

幾次的討論中，低、高年級的老師有不同的見解，低年級老師認為，對低年級的學童而言，每週有不同的老師授課加上不同的主題內容，學習顯得多元、有趣；但高年級的老師認為，高年級的學生不應一直停留在看戲、看表演的層次，且每週都換主題顯得零碎，應該再往更深入的境界推進。於是有了決議：

- 1、學校本位課程勢在必行，不能因為有主題學習日墊檔就一再拖延。
- 2、每月保留一個週三主題學習日，而這一天由沒擔任導師的教師、主任認養，一來緩和導師的壓力，二來延續之前的課程。
- 3、將全校教師分成三個教學團，協助低、中、高年級導師進行學校本位課程，亦即學校本位課程不只是班級的課程，也是全校師生的課程。
- 4、期末各年級要舉辦學校特色課程成果展，供其他年級觀摩。

姑且不論實施的成效如何，因為有學校本位課程的制訂，意外形成一個橫向連結的討論機制，有別於以往上對下的行政宣達，也是提供長久以來習慣依賴教科書的老師們，針對課程提出討論反思的機會，這也是學校教師展現專業自主的一個起步。老師們有了共識，在這學期的親師座談會上，將學校本位課程的精神轉為兩個觀念傳遞給家長：

1. 自創龍肚品牌

龍肚是文化薈萃之地，在這裡生長的孩子就像是有機土上的幼苗，加上一群有理念的老師，這樣的環境下可以培養龍肚兒童獨有的性格，也就是可以建立龍肚兒童的特殊性，這會影響到日後甚至到成人的思想與發展，因此，自創品牌，龍肚兒童是世上獨一無二的。

2. 重建鄉村兒童自信

家長憂慮鄉村的小孩沒有競爭力，但回顧龍肚庄，出了許多博士，但他們也是來自一般的農人家庭。許多的憂慮，是因為來自『比較』，家長擔心孩子比別人差，但是『龍肚牌』也有很多優點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很多來龍肚參觀過的人都很羨慕龍肚的學習環境，但我必須強調，這麼好的環境，家長一定要孩子出來『野』，不要把孩子關起來養，否則就枉費了這麼好的環境優勢。

以自己為例，我小學從來沒有補習，也很愛玩，在師專成績也不算好，但後來發現許多成績比我好的同學在都市成爲一個平平凡凡的老師。幾次同學會，他們都豎起大拇指，說我在家鄉做社區營造工作很有意義。其實，我不比他們聰明，只是我小時候在美濃這麼好的環境中成長，讓我學習到鄉下的各種事物，包括種稻、種菸、種菜...，長大後回鄉下教書，參加社區營造運動，也把我小時候的生活經驗再教導給學生，我覺得有意義，相較於其他在都市長大的同學，這是他們學不來的，也是我比他們佔優勢的地方。

學校本位課程的進行無非是要老師們建立起教師的專業自主，學童們認真向環境學習，體驗鄉土、學會生活，家長們重新認識教育的價值，建立對鄉村學校教育的信心，不再隨著社會新聞的炒作而亂了方寸。學校本位課程其實也活化了僵化的教育園地。

4-2-6 全球在地化

本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國際化的視野和格局正逐漸加溫擴大，若只是一味強調鄉土教育的重要，而抗拒這股世界的潮流，那也只會將自己逼向狹隘的本土化死胡同裡，所以以教科書爲首的本土化教育改革，更需擴大至涵蓋多元文化觀和世界觀。使學生認識、尊重自己的文化外，也要培養增廣學生對多元文化的認識、欣賞與尊重，使學生得以藉本土文化成長的同時，也發展出多元文化觀點，並涵養宏觀國際視野及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

我會從兩個面向來看鄉土教育，一是要從小孩的角度來看『鄉土』趣妙

(有趣)的東西，有趣妙小孩才會有興趣，二是從鄉土教育中提供一種社會觀、世界觀和對人的看法，而這個看法是可以和現代社會的價值對話。
(2004.3.21 阿峰訪談)

在多元文化的體認下，全球化和在地化是不相衝突的，像我參加過多次的國際會議，在國際場合，我能拿出來的一定是我自己文化的東西，所以要全球化前一定要先在地化，過去師資一元化，許多老師是被政府馴化的，缺少批判性和主體性，鄉村教師，一定要體認所處的環境原本就已經被邊緣，尤其我們客家地區，文化的傳承是一個重要的責任，鄉村教師要有更積極的作法，為我們的下一代進行培力的課程。我肯定龍肚國小在這方面的努力，也不要為少數人的無心而灰心，社會的進步是靠少數人的領導和深層推進。
(2004.2.25 阿同訪談)

因此教師們對本土化和全球化要有更超然的見解，據社會學者葉啓政的研究，他認為本土化是：

「乃意圖運用本土所累積、形塑之文化認知的歷史經驗，擺脫、修飾或超越西方(外來)知識體系幾近全盤壟斷的狀況，以樹立、實踐另一具獨特性之理解和詮釋風格，乃至知識體系的理性正當化過程。其根本意義在於使整個世界的學術更多元、開放、平等化，也更具包容性，使人類文明更為豐富。」

因此本土化其實是一種對知識的轉換與創新，而非一種固執的、偏狹的地域觀。而對於將全球化視為洪水猛獸者，也必須體認到，位處海島型的台灣，長久以來，即不斷受全球化的洗禮，才孕育出目前台灣多元文化的體質。只是本世紀這波來勢洶洶的全球化浪潮，正逢荒蕪許久、本土地基被掏空的雙重危機下，使得有心人士，更加心急。儘管危機四伏，這波為時不晚的本土化自省運動，從個人、社區、社會、國家，一路由下往上覺醒，為本土化和全球化找到平衡點。

多數高喊國際化及全球化的論者或一味抗拒全球化的示威者，多半沒有認真區分唯西方馬首是瞻的「新殖民主義式全球化」，以及揚棄閉鎖心態但不鄙棄傳統的「批判性全球化」。(廖咸浩，2000)。

那什麼是「新殖民主義式全球化」，什麼又是「批判性全球化」？簡單而言，前者是經濟掛帥的全球化，後者則是具有文化與人道色彩的批判性的「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觀察這幾年全球各地所舉辦的人文藝術活動趨勢，「全球在地化」或許已不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原本我們所擔心的經濟力不僅沒有吞噬人文，而且借助兼具歷史傳統與不斷創新的文化，反而為地方創造出屬於自己生命力的文化產業。在世界各國都高舉「全球化」大旗的潮流下，另一股「地方化」的勢力也悄悄興起，各地珍視地方獨特的文化資產同時正借助「全球化」來期待躍上國際舞台。

「文化力」是雙向的，除了輸出自身文化也是吸收世界其他文化的能力。一方強調的是吸引他人欣賞自身文化的能力，另一方強調的是學習的能力。因此我從「全球在地化」的意涵瞭解到，全球化不只是歐美強勢文化同質化全球的過程，也包括了其他在地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爭其價值、象徵意涵的異質化過程。但前提是必須對自己的文化有足夠的認識與自信。

全球化與全球在地化在邏輯方面一方面是「普遍的特殊化」，另一方面是「特殊的普遍化」，形成弔詭的狀態發展。普遍的特殊化意指全球同質、趨於同一內涵的行動普及於世界各地，以商業化的好萊塢電影或麥當勞皆是最佳的例子；相對於此，特殊的普遍化關係到區域或地方特質的異質性或多元性，能演化為全球所普同接受的現象，以蘇格蘭或台灣原住民音樂為世人所流行接受。如果用中國的古話來說，全球化是「經」，全球在地化是「緯」，前者是橫向的動態連線，而後者是扣緊在地特色之動態縱向，二者相生而存（周桂田，2001）。

美濃多年來的社區營造成果，在台灣一度被同儕團體譽為『社區營造的模範生』，也許我們對自己的社區文化是經過一番的深耕、創意和宣傳，舉例來說：

1995 年舉辦第一屆黃蝶祭時，全台還沒有所謂漢人的『生態祭典』，在美濃水庫興建在即的壓迫性與危機感下，一面釋放悲情訴求，一面挖掘美濃黃蝶翠谷生態的獨特與珍貴，並和傳統客家祭儀相結合，透過驚人的社區動

員的人力，並將訊息透過媒體放到全球去，『地方特色』與『社區行動』結合在一起，深深打動許多海內外的有心人，而打響了全台獨一的『客家式生態祭典』的名號。

另一個例子是 2002 年金曲獎頒獎典禮上，來自美濃的『交工樂隊』榮獲最佳樂團，在他們未成名前的『觀子音樂坑』時代，曾有機會在一個國際舞台--『亞洲的吶喊』做表演，行前被通知，希望每個隊伍都能準備自己的特色樂器，當他們看到每個國家的代表都拿著自己的傳統樂器上場表演時，他們為自己手上的電吉他感到自卑。這也引發他們回國重組樂團時，從名字、歌曲、樂器上有了本土與在地的思維，『交工』源自美濃菸業勞動中互相幫忙的意思，光是從名字就具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加上客語創作歌曲中，融入歷史、人文與社區運動精神的歌詞，在樂器伴奏上將吉他融合客家人常用的嗩吶、八音鼓、月琴...等東方樂器。這支有文化內涵的樂團，2001 年還應邀到歐洲巡迴表演，是有史以來從台灣西征的樂團，還征服了聽覺敏銳的歐洲樂評人。

在無可避免全球化浪潮的侵襲下，『全球思維、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也許為我們身處在小國的農村找到一線生機，透過學校鄉土教育的深耕，社區營造的具體行動，遵循「批判性的全球化理論」，從重視差異、抗拒、民主的自我決定，到不受全球文化工業的宰制。相信弱勢的我們也可以藉著科技、大眾媒體或網路產生抗拒的草根運動並散佈到世界各地的「由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來對抗以跨國資本主義與國際政治組織霸權，運用經濟優勢主宰弱勢階級、族群、國家和個人的「由上而下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above)(引自 Kellner, 2000)。

而這種由下而上的、具人文批判性色彩與正義關懷的全球化正是「全球在地化」的精神。

4-2-7 小結

1992 年美濃社區反水庫時，一開始大家只是單純的保衛家園的愛鄉行動，但是隨著運動格局擴大、視野開放，發現從捍衛水資源的行動中，意外發現這是一場對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戰爭，曾經有雜誌形容美濃的反水庫運動是一場『小鎮敵國』的運動，而這個『國』指的就是被資本主義綁架的國度，仔細分析推敲，而在背後助長資本主義氣焰的，正是全球化經濟體系所捲起的浪潮。只是，當時全球化的這個名詞還不普遍。

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危險如同披著羊皮的狼，利用 WTO 的名義進攻世界。台灣有別於世界各國，不論是產、官、學界「幾乎」一面倒地歡欣鼓舞時，不得不承認，長久以來被資本主義麻痺的台灣社會早已學會忽略，忽略被邊緣化的農村，而大多數的農村也習慣了被忽略。也許筆者以長期做社區觀察的經驗，從自己的職場探究，以教育的角度出發，看出目前國小教育中因忽視全球化所帶來的威脅而不自知的危機，他以國小學童瘋狂學習英語為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帝國，透過其強勢的經濟與文化傳播力，順著這波全球化熱潮，將學『美語』、『電腦』說成是通往『國際』的唯一條件，再聯合國內資本家的傳播媒體不斷播送，於是『美國化』等同『國際化』的說法，在還沒被質疑前，已悄悄從都市到鄉村，從校園到家庭慢慢蔓延開來，藉著一步步的文化傾銷，最終達到經濟上的利益。

筆者從校園、社區中一些事件的細微觀察，深深覺得目前的鄉村教育在全球化的效應下，正逐漸在『去家鄉化』，而後盲目追求『都市化』的價值，再一步步邁入所謂『國際化』的軌道。然而許多的教師、家長並無意識到其中的差錯，隨著強勢媒體婆娑起舞。筆者以社區鄉土教育推手的位置，沈重的呼籲教師們認清要『健康的國際化』必須建立在『堅強的本土化』基礎上。面對這股不可抗拒的全球化熱潮，學校得回歸基本面，先從『學校社區化』中淬鍊出教師的社區性，發揮鄉村教師『社區教育』功能，藉著老師們從設計、執行學校本位課程的過程中，讓親、師、生都能體認到鄉土文化的價值，進而從課程改革中讓教師主動認識社區，使參與社區事務變成正當化及必要化，讓學童的鄉土教育生根，並且伸根，進而深根。

美濃小鎮百年來為延續其客家歷史文化，歷經早期和周邊族群時而競

爭、時而共存、在農業社會下的平和與寧靜、在工業時代的躁動不安，到近年意識到不甘被全球化資本主義所吞噬，所興起的集體社區行動。從以上章節，讀到筆者十多年來從單純的實習老師到投身社區運動，從和愛鄉協會伙伴因為反水庫所需舉辦社區活動，討論到三更半夜、創辦饒富地方特色又為國際認同的黃蝶祭、在學校的朝會上，引導老師們對學校特色課程做檢討、或把握住每一次家長座談會上苦口婆心向家長宣導『認同鄉土』的價值，甚至在游泳池畔力勸不諳客語兒童的母親要傳承母語。社區面臨的問題愈大，而筆者卻關注到更細微處，從這裡也回應上一節的討論中，『後反水庫時期』知識青年在鄉村的角色與行動，也許從『全球在地化』理論中，去理解『全球思維、在地行動』意義與策略，應也是目前的當務之急。

第五章 結論

5-1 回顧

本研究透過自我敘說的方式，得以讓一位鄉村教師有機會回顧與檢視過往的生命歷程，進而讓生命的主體站出來，成為空間（教室）的主人。

筆者從三個面向理解生命的意涵及未來動向。筆者出生在一個菸農家庭，全家老少為這項勞力密集的產業付出體力與時間，在政府掌控的市場機制下被層層剝削，使筆者生命裡留下回味無窮的勞動經驗與小農家庭的悲哀；由於從小所接觸的傳統教育方式，使得筆者對教育的想像多少是延續上一代的模式，有朝一日自己成了鄉村教師，似乎也跳脫不出傳統教育的框架，彷彿也在複製那套講求競爭、功利的教育思維；在資本主義盛行，全球化浪潮興起的社會下，逐漸被忽視或扭曲的人際關係裡，生命常會不由自主地跟著追求物欲的主流價值，而失去方向感。

筆者試著從一連串的反思和改造行動，為自己的生命找尋方向。反思所受的專業師資培育太偏於一元化的思想教育，當來到山區小學實習卻顯得無力招架社會的多變，也感受到台灣日漸拉大的城鄉差距問題；當兵時來到社會熔爐的軍隊，才深刻感受到升學主義對人際關係的切割、分離及台灣社會特有的政治與族群衝突；返鄉任教後與一群返鄉知識青年共同參與反水庫運動，被激起的愛鄉情愁，使得一改過去『好學生』、『乖老師』唯命是從的性格，學會質疑政府政策，樂於分享行動經驗與認清鄉村教師責任。

5-2 研究發現

90年代美濃出現的青年返鄉潮，是6、70年代農業衰退期，加工區吸走大批農村勞力後，因反水庫任務需要，知識份子有意識地覺醒到人與土地的關係，而展現的集體行動。作者以研究者兼社區運動者又是鄉村教師的角色，研究從反水庫到後續的社區營造運動歷程，歸納了幾個重要發現。

5-2-1 重新定位『知識青年』的農村角色

統治者必須承認知識的傳授是把雙面刃，加上知識青年原本就熱血澎湃，這樣的雙重效益下，90年代的反水庫運動為美濃的知識青年提供了一條返鄉之路，這批返鄉知識青年憑著過去對家鄉土地的情感與經驗，及所接受的新知教育，成功地營造出以反水庫為主題的社區營造運動。在這場運動中，知識青年扮演了三種重要角色。

1. 傳統價值觀的顛覆者

由於都市聚集了大量的資源，長期下來發展出以都市為中心的價值觀，在磁吸效應下，迫使農村形成一股將年輕人往外推的力量，導致幾十年來農村急速萎縮。直到『反水庫、救美濃』的行動，才使得知識青年返鄉的行動得到合理的肯定。也許因鄉土的呼喚、也許因知識份子的自省、也許因無法適應都市生活步調，種種的原因，使得知識青年回過頭來勇敢的衝撞『都市＝發展』、『農村＝沒出息』的傳統的價值觀。

2. 知識的傳播者

原本屬於封閉的農村加上人口老化，新的知識與觀念不易進來，當青年返鄉挑戰傳統價值觀之際，也帶回來都市習得的新知，這樣的行動曾有研究先進形容他們扮演了知識的『介面』功能，但本研究卻認為，知識青年們常常透過非正式的教育活動，親身參與如『社區宣講隊』、『尋找美濃第一街』、『年初一埤頭下賞鳥』等各種文化保存、生態保育活動，將新觀念、新知識傳達給農民鄉親，實為知識的傳播者。

3. 客家文化的組織再造者

文化色彩濃厚是 90 年代美濃社區運動的一個特色，因此使得社區運動更具包容性與深度意涵，這要歸功於這批知識青年對文化素材的正確敏感度與極佳質感的掌控，使得從『黃蝶祭』、『菸葉紀』到『菸樓教育館誕生』，一路走來都能不斷地將固有文化重新組織再造，讓美濃的文化得以

找到新生。

5-2-2 掌握全球化衝擊下對鄉土空間的詮釋

80年代後期興起的鄉土研究熱潮，常常被政治人物或是地方文史工作者帶到偏狹的角落，因此當遇到晚近捲起全球化浪潮時，『在地化』與『全球化』常因認知角度不同形成了極端或對立。而本研究發現，美濃的社區運動對『鄉土教育』的詮釋掌握了以下幾個方向。

1. 奪回鄉土空間的詮釋權

從7、80年代就有『美濃週刊』、『月光山雜誌』等社區報，作為社區情報交流的媒介及鄉親表達意見的園地。90年代為傳達反水運動理念，各式各樣相關的期刊、手冊及在各報章雜誌的投稿更不計其數；到90年代中，質、量均佳的『美濃鎮誌』出版，更成為台灣鄉鎮誌的典範；之後隨著各級學校對鄉土教育的重視，由各校編輯出版的鄉土教材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他如社區居民參與福安國小菸樓教室改建、客家文物館規劃，顯示過去由政府掌控的鄉土空間詮釋權，已由地方自主詮釋權取而代之。

2. 重建鄉土文化的自信心

文化的興衰一如農夫對作物是否勤於澆灌。台灣經過高度工業化後，農村人口大量外流，一度使得人去樓空，徒留荒草漫漫的鄉土，文化根基顯得奄奄一息。美濃水庫投下田園將滅的訊息彈後，一時間使得居民意識甦醒，再度撐起油紙傘、穿上藍布衫走上捍衛鄉土文化的戰線；返鄉青年帶回所學新知與文化盟友的奧援，屢屢肩負文化組織與創新的操盤手；鄉村教師的自省也關注到文化斷層危機，體制外的學生鄉土文化體驗營隊或是體制內饒富鄉土特色的課程及母語傳承教學。頓時全體動員，文化復興運動蓬勃發展，小鎮居民正努力重建文化自信心。

3. 落實鄉土教育的全球在地化

本世紀逐漸意識到『全球化』與『在地化』的相容性，建立『地方品牌』的觀念漸為社區認同。打從反水庫行動就不斷與國際保育組織串連、黃蝶祭立下台灣生態祭典的始祖、菸樓教育館誕生走出殖民產業的悲情、交工樂隊讓客家音樂揚名國際等，這些行動與成就無疑也為社區居民上了一場場的鄉土教育課程，使得居民印證到『全球思維、在地行動』的理論。

5-2-3 認清全球化浪潮中鄉村教師的社區責任

教育不斷為社區運動供給所需的養分與能量。在全球化日趨普及的本世紀，透過體制內、外的教育活動，培育更多具有社區意識的青年，是鄉村教師責無旁貸的重任。美濃的社區運動，出現一批一手執教鞭、一手參與社造的鄉村教師，他們的思考與行動展現了社區教師的精神與責任。

1. 釋放社區教師的能量

有別於傳統教師的一成不變及傳統知識份子動口不動手的限制，參與美濃社區運動的教師社群，在『教師即為社區教育者』的認知下，將自己定位為『社區教師』，積極投身社區改造的行列，並巧妙將社區活動和教學活動結合，將關懷、能量在社區釋放。如跨越校際的『八色鳥兒童生態體驗營』、發起『反水庫教師連署』，及黃蝶祭、菸葉紀活動中，帶動學童熱情參與社區活動，除了傳承關懷社區精神，也激發校園同儕團體的社區意識。

2. 扮演學校社區化的推手

鄉村型社區的自信心能否重建，擁有較多資源的校園能否社區化、公共化，實為關鍵之一。美濃社區運動中，社區教師們在學校、社區間熱情穿梭，地方社團積極主動邀集學校參與社區事務，鼓吹鄉村教師扮演學校和社區間的橋樑，讓教學活動社區化、讓教學內容生活化、讓教學方式鄉土化，如龍肚國小師生關懷清水宮改建問題、參與社區植樹活動、鎮內幾所學校為傳承客家文化而結盟。傳統鄉村教師在轉化為社區教師的同時也

成了學校社區化的推手。

3. 建構學習型社區的願景

社區全面的提昇有賴社區居民的全面學習。鄉村教師從過去的政策護航者變成政策的把關者，隨著民主日益深化、民間專業受到重視，晚近更成爲政策制訂的參與者，但要制訂一套兼容並蓄的政策得吸納來自各層面的意見，然而，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往往需經過知識薰陶的討論過程，因此讓居民不斷接受知識的洗禮格外重要。美濃社區運動中，從組織內部的小型讀書會、主題明確的工作坊、國內外學者專家的講座，到成立全國首座的農村型社區大學，鄉村教師們與社造工作者正積極建構一個學習型農村社區。

5-3 後續研究

90年代美濃小鎮以反水庫主題掀起的社區總體改造運動，匯集了各界的關注目光，美濃問題其實是全台任何一個農村問題的縮影。這顯示台灣在邁向資本主義社會中，農村出現種種矛盾與衝突。全球化是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所調製的一顆裹著糖衣的毒藥？還是拯救開發中國家及第三世界國家的良方？當全台上下一致熱情擁抱全球化時代的來臨時，本論文研究者以一位參與社區運動的鄉村教師，透過其行動與反思來解讀全球化衝擊下鄉土教育在農村的問題。

然而全球化衝擊下，農村浮現的絕不是只有鄉土教育的問題，回顧過去以美濃作爲研究題材的研究者，常把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美濃特有的『客家族群』議題上，其他諸如階級、性別、宗教、黨派、職業、年齡、城鄉差距等，相對是被忽視的，尤其在後反水庫時期，隨跨國婚姻而來的外籍配偶、順國道十號開通帶回的新一波返鄉人口、或熱中美濃好山好水的都市新移民，都將衍生出更多有待探究的問題，值得致力『美濃學』研究者作爲後續工作。

參考文獻

◎ 碩士論文

- 何明修 2002 『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以台灣的環境運動為例。(1986-1998)』。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宋長青 2003 『孕育社區博物館的過程—美濃為例』。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允斐 1989 『清末至日治時期美濃聚落人為環境之研究』。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洪馨蘭 1998 『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1997 『鄉土史教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張高傑 2001 『美濃反水庫運動中的技術政治』。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曾慶台 2002 『面面俱到？處處保留？～一個國小男性教師的自我敘說』。新竹師院國教所碩士論文。
- 程詩郁 2001 『論環境運動的自主性—以台灣反核四運動為例』。台灣大學城鄉所碩論。
- 劉秀美 2001 『日治時期六堆客家祠堂建築之研究』。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玉惠 2000 『集體行動與地域性的再建構—以美濃反水庫運動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碩士論文。
- 鍾怡婷 2003 『美濃反水庫運動與公共政策互動之研究』。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一般書籍

- 鍾理和 1995 『笠山農場』。派色文化發行。
- 薛曉華 1996 『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前衛出版社出版。
- 嶺南學院翻譯系 『解放式教育譯萃』。香港：嶺南學院。
- 鄭熙彥 1986 『國民小學教師對參與社區發展工作之角色期望、能力自評及學校參與狀況之研究』。復文圖書出版社。
- 黃森松 1976 『寂靜的小鎮』。台北：德馨室出版社。
- 黃武雄 1997 『台灣教育的重建—面對當前教育的結構性問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黃世孟 2000 學校建築研究。建築情報季刊出版。
- 湯志民 1992 『學校建築與校園規畫』。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 1997 『美濃鎮誌』。高雄：美濃鎮公所。
- 美濃愛鄉協進會編 1994 『重返美濃』。台中：晨星出版社。
- 保羅·弗萊雷著 『被壓迫者教育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杜威 原著 姜文閔 譯 賈馥茗主編 1992 『經驗與教育』。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 杜威 原著 林寶山、康春枝 合譯 賈馥茗主編 1990『學校與社會兒童與課程』。五南圖書出版公司印行。
- 李園會 2001 台灣師範教育史。台北：南天書局出版。
- 李英明 2003 『全球化下的後殖民省思』。台北：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李柏佳等 1993 『田園教學的理念與實務』。李柏佳發行。
- 李允斐、鍾永豐、鍾秀梅、鍾榮富 1997『高雄縣文獻叢書系列 9：高雄縣政府高雄縣客家社會與文化』。高雄：高雄縣政府。
- 余安邦等 2002 『社區有教室：學校課程與社區總體營造的遭逢與對話』。台北：遠流出版。
- 成虹飛『行動研究的書寫與閱讀—困境與可能性(阿美與阿花的對話語錄)』。教育資料與研究，第 35 卷。
- 月光山雜誌社 1997 『我鄉我情關懷系列』一、二輯。高雄：月光山雜誌叢書。
-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主編 1998 『學校本位課程與教學創新』。揚智文化出版。
- 中華民國社區教育學會主編 1996 『學校社區化』。師大書苑發行。
- 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 2002 『全球化與成人教育』。台北：師大書苑出版。
- 大衛·克里斯托著 周蔚譯 2001 『語言的死亡』。台北：貓頭鷹出版社。
- Peter McLaren 著 蕭昭君、陳巨擘譯 2003 『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巨流出版社。
- Kevin Harris 著 唐宗清譯 1994 『教師與階級』。桂冠圖書公司。
- Joseph cornell 著 金恆鑣 譯 1995 『傾聽自然』。張老師文化出版。
- Jill Freedman & Gene Combs 著 易之新譯 2000 『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故事』。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 Harry F. Wolcott 著 顧瑜君譯 2003 『質性研究寫作』。五南出版社。
- George Ritzer 著 林佑聖、葉欣怡譯 2001 『社會的麥當勞化』。弘智出版社。
- Edward W. Said 著 單德興譯 1997 『知識份子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 手冊

- 八色鳥工作室 1995 『黃蝶翠谷生態手冊』。高雄：八色鳥工作室。
- 何青蓉 2004 『邂逅受壓迫者教育學——文化視窗課程教學實踐的初步省思』。
- 李文英 2004 『身體的包袱——一位國小老師主體探究與身體教育實踐的故事』。
- 美濃愛鄉協進會 1994 『美濃反水庫手冊』。高雄：美濃愛鄉協進會。
- 旗美教師另類工作坊手冊。高雄：高雄縣社區大學。

◎ 期刊

王文娟 1995 〈不教「原鄉」變異鄉—八色鳥工作室〉『光華雜誌』。台北：光華雜誌。

王文娟 1995 〈黃蝶說：給我一個家〉『光華雜誌』。台北：光華雜誌。

台灣省教育會 2003年12月號624期『台灣教育』。台北：台灣省教育會。

石萬壽 1986『乾隆以前台灣南部客家人的墾殖』。台灣文獻37(4):69-90。

美濃愛鄉協進會 1994-1995『瀾濃會訊』。高雄：美濃愛鄉協進會會刊2-5期。

顏新珠 1990〈小鎮敵國〉『新故鄉』。南投：新故鄉雜誌社。

顏新珠 1990〈山歌漫菸樓〉『新故鄉』。南投：新故鄉雜誌社。

【附錄一】

本論文主要人物簡介（按出現順序）

化名	人物簡介
飛哥	在都市成長的美濃人，具批判社會性格，80年代末返鄉作學術調查，之後成立第七小組工作站，對美濃提出許多社區願景。
梅子	第七小組工作站成員，愛鄉協進會創社人之一，善於組織社團，對組織成員極為關懷照顧，為女性參與社區事務立下典範。
L	筆者的師專同學，和筆者住同村。
H	國中教師，八色鳥工作室元老之一，對生態教育執著，對社區願景具執行的行動力。
C 校長	旅外美濃鄉親，90年代初滿懷理想返鄉初任校長，將社區人士及地方社團意見納入治校理念，曾公開呼籲反水庫。
阿峰	菸農子弟，對家鄉土地有深厚情感，對社區事物具觀察敏銳力及準確的判斷力，曾任愛鄉協會總幹事。
阿同	菸農子弟，高中老師，曾是文藝青年，對事情的分析有獨到見解，外語能力佳，常將國外資源引入社區。
小玲	筆者調回龍肚國小所帶的第一批學生，日前為大二學生。
阿宏	同上
小明	龍肚國小畢業生，熱心參與美濃後生會運作。
阿福	高雄人，龍肚國小教師，認同美濃的社區營造運動，對學校的鄉土教育活動相當投入。

【附錄三】

2003.01.09 月光山雜誌

【附錄四】

1995.03.06 台灣時報

幾年前，市場後方折夥房，一位老長鬚激昂訓斥：「誰要是動菸樓的一磚一瓦，我就跑進菸樓，先把我壓死！」今天，一排樓房旁，依然還保留那棟古老的菸樓。菸葉在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年）種進美濃，從此成了美濃特有的農產，也發展出獨樹一格的耕作型態及人文景觀，菸樓——用於燻烤菸葉的建築物，典雅的造型，古樸的外貌，儼然成了美濃的標幟。

每年秋收完，全美濃立即進入種菸的農忙高潮，這項勞力集中的農業，連小孩子都不能倖免，非得下田幫些簡單、機動的工

作。小時候很羨慕家裏沒種菸的人家，但是現在回想當時，少數游手好閒的小孩，心裏才孤寂呢！十二月菸葉採收期，菸樓必須全天候有人看顧柴火，不得有誤。菸農家庭的生活重心幾乎就移到菸樓。在遙遠的記憶中，多少個無盡的夜晚，就在火門前，



菸

松鴻黃

樓

透過鐵蓋的細縫，望著熊熊火光，安穩的在母親懷裏睡去。散落在各地的菸樓此時像點點的懷爐，煙囪不時冒出散發著不加料的香「煙」；於是，整個美濃籠罩在暖氣中，加上菸葉不錯的經濟效益，使得美濃人年年過暖冬。美濃的孩子從小就在菸田間

成長，菸樓下渡過，熬到了一刻苦、勤學，也留下多彩多姿的童年。耕作科學化後，降下了人力需求，改變勞力結構。約在民國六十八年左右，引進電腦控溫的烤菸室，時值工業鼎盛，一批老農提早退休，年輕人寧可到都市看守冷冰冰的機器，一幢幢從日據時期沿用下來的大阪式菸樓也全被列為不適任者。不知怎麼自從菸葉和菸樓切斷關係後，菸葉的工作就不再饒富趣味了。所幸，念舊的菸農怎麼也捨不得將它們拋棄。事實上，美濃的山水沒有了菸樓，大概也不像美濃了吧！

之後的十幾年，菸葉又經歷洋煙進口的衝擊及面臨即將入關的壓力。菸農顯然已走到了窮途末路。前些日子興起憑吊菸樓的念頭，走進烤菸室想聞聞泥、磚中是否殘留著香「菸」味，却發現巨大的身軀已腐蝕，危傾的像個殘疾的老人；爬上天窗，想瞭望廣大濃綠的菸田，看到的却是財團的販仔屋正橫七豎八在世代耕犁的良田上蔓延。美濃的菸葉即將凋零，菸樓也不曉得還能撐多久，農業的萎縮，或許我們無能挽回，但我們有義務拯救菸樓，來告訴後代子孫，祖先曾走過的一段歷史。

反水庫

●鄉土守護站●
◎黃鴻松

保雙溪·救美濃

近日來：高雄地區供水不足，水質鹽化，紛紛將箭頭指向遲未動工的美濃水庫，惟恐持反水庫之美濃人成衆矢之的，且聽我這「原住民」細說從頭——

冤。用家鄉的聲音，發出真誠的怒吼：「有水庫！沒美濃！」爲什麼我們在自己熱愛的土地上安貧樂道了幾世代，政府却想無聲無息地把我們推向恐懼不安中？公聽會上，就連官方負責探勘規劃的台大教授都聲稱，雙溪一帶不怎麼堅固的地質，實非理想地

點，且壩址和部落的超近距離也是世上僅有。難道，以南台灣找不到合適建壩地點爲由，就可將五萬美濃人生命視作祭品。再說，列席的水資會官員何其狡詐，先是附和民意說反對，進而道出夾於中間之難爲，最後亮出擋箭牌：高雄人沒水喝怎麼辦？

此一高招，好像是把所有的錯都怪在美濃人身上。殊不知，即使水庫完成，80%的水都用於工業，可見，高雄境內的水，多數用於那天天有抗爭，時時有糾紛的工廠。在場一位環保人士更指出，只要立即停止半屏山下耗水極大的國營水泥廠，水是不缺的。這種要工業不要人命的心態，也令人氣結。何況，高屏溪裏還蘊藏著未開發或遭污染的廣大水源呢！政府何苦花一一〇〇億，投資在必遭抗爭，壽命有限的水庫工程上。

初夏的夕陽，開始像似貪玩的孩子，我最愛在假日的傍晚，遲來的夜之前騎上單車，到附近的雙溪森林，朝元寺、鍾理和紀念館躊躇。尤其愛在廣林的九芎林村逗留，在這兒，可以聞到濃郁的炊煙，聽到母親叫喚孩童洗澡的咆哮，也可看到悠閒的老人們聚著談天說笑。這幅在台灣逐漸消失的農村美景，正是在等候最後一班客運車的遊子、旅客所貪戀的。

誠如作家鍾鐵民所說：「美濃有著豐沛的文化資產，可以讓都市人繁忙之餘，來這裏作作夢。美濃不只是美濃人的美濃，也是客家人的美濃，更是全台灣人的美濃。」誰也不願看到南台灣首屈一指的熱帶森林及全台首座森林劇場從此淹沒水底。誰也不想聽到一處黃蝶的安樂園因不當的建設而遭毀滅。更沒有那一鄉鎮的人，願置生命、財產不顧，投向一偉大而虛無的理想。文化生態或是工業重要？先進國家早已不將大型水庫，列入國家建設，台灣呢？

**「反水庫、救美濃」只需舉手之勞
請加入 美濃教師反水庫連署**
聯絡人：劉孝仲 6830830, 6818800

各位老師們辛苦了！

我們是一群長期在家鄉致力於鄉土、生態環境教育的教師。近來家鄉瀰漫著「反水庫、救美濃」與建水庫、發展美濃」兩種截然不同的言論。其實以我們的認知，兩方所言不無道理，但仔細探究，也能輕易辨別孰真孰假，誰是誰非？

相信老師們都經歷過校園裏一面施工，一面教學的痛苦經驗吧！水庫一旦施工，美濃有近半數的校園（龍、廣地）將籠罩在灰塵漫天、噪音四起中，且是八至十年無天日的施工期。夜以繼日的砂石車和數千名的外地勞工進駐，學童的安全堪憂。惡劣的教學環境、糟透的教學品質是可預見的。

尖山仔是所有成長於美濃的孩子，熟悉的地方，是老師帶學生「遊料」的聖地。那裡有我們愉快難忘的回憶，尖山仔不能被奪走，畢竟，被切斷記憶的根是很殘酷的。上天厚愛美濃的孩子，給了一座世上唯一的「生態型」蝴蝶谷，加上堪稱「活的森林博物館」的熱帶母樹林，這些是孩子們唾手可得的好教材。怎捨得看著這間大自然教室沈淪水底？何況參與美濃水庫地質勘察的台大地理系張石角教授言明，台灣適合建水庫的地點已不多，在美濃建美濃水庫是危險的！經濟部要供應高耗能、高污染的潭南工業區用水，卻要美濃人永遠活在恐懼中，我們怎能就此坐以待斃？同時水庫是河川的殺手，它將宣判碧溪溪死刑，也意味著依附在河兩岸的自然、人文生態即將消失。

我們真正的是教育工作，應該脫「我家旁邊不要垃圾場」或「回饋金」的狹隘思考和短視近利的眼光，我們教學生要愛護環境，但學校課本指引老師只告訴學生水庫的種種好處，但實際上水庫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確是遠大於其經濟效益，相信老師們都能理解整治河川、植樹造林、節約用水，才是永續取得水資源並與大自然共生的道理。遠在台北的東門國小將美濃水庫作為社會科中的環保議題來討論，但許多身在美濃的老師卻冷漠的認為這是「政治」議題而避之談。其實，我們何不藉此教導學生，不能再一味地認為「人定勝天」，而是要探討經濟和環保該如何取得平衡？人類該如何和大自然和平共處？

當政府取消教師免稅的優惠時，我們依然運籌爭取其他應有的權益。在反水庫活動中見一些老農、村婦以行動並解囊熱情參與，令人動容，但卻少見老師們伸出援手，當家鄉有難，我們豈能再「高高」的坐視不顧？當政府的政策有偏差時，提出自己的意見，是我們基本的權利和義務。相信這不是對抗政府也無關政治，就當是為自己的文化、族群爭取生存空間吧！如果您希望留住美濃優質的生活、工作環境，請您勇敢、正義的簽上大名。老師！在共識是受人敬重的族群，相信有您的支持，這項「請政府終止控壑式的經濟開發」和「反建美濃水庫、好山好水留子孫」的義舉，會更強而有力。謝謝您的運籌。

八邑工作堂 敬上

連署人：
邱親妹、徐庭皓、曾耀文、鍾菊蘭、傅文智、蕭雅云、曾順源、黃鴻松、吳麗惠、蕭玉珍、敖秀鳳、朱富康、蕭美珠、蘇美宏、馬順德、趙秀玲、劉蘭英、劉玉琴、陳安修、李榮林、宋四郎、涂美琳、鍾卓坤、林孝仁、黃立華、劉盛賢、劉勝榮、吳忠卿、吳勝桂、劉孝仲、朱潤達、林森華、劉中平、黃榮廷、李永龍、鍾尚全、陳元美、陳素貞、成蓉蓉、古添發、陳明和、陳友恆、廖振寬、許文城、黃怡雯、張碧鳳、高雅珠、楊勝美、鍾在垣、張貴清、鍾富全、李豐原、楊權林、林明香、陳麗如、彭永錦、曾志成、沈世希、陳曉如、黃惠貞、邱發金、徐美珊、陳延年、沈文舜、王美麗、許秀鳳（持續連署中）

1995--1997 龍肚國小田園教學實驗班課程表

1995.9 製

週次	教學內容	講師	上課地點
1	我家在這裡	黃鴻松	本班教室
2	龍肚國小的教室	黃鴻松	視聽教室
3	校友的回憶	鍾秀梅	視聽教室
4	大家來種菸	黃鴻松	菸田
5	龍肚庄歷史探源	鍾沐卿	視聽教室
6	龍肚庄半日遊	黃鴻松	龍肚庄
7	有趣的客家話	鍾沐卿	視聽教室
8	龍肚庄的廟宇及宗教信仰	黃森松	視聽教室
9	龍肚傳統老店探訪	黃鴻松	龍肚庄
10	畫(話)我龍肚	黃鴻松	龍肚庄
11	茶頂山生態	黃鴻松	茶頂山
12	客家童謠、諺語賞析	鍾沐卿	視聽教室
13	漫步母樹林	劉孝伸	雙溪母樹林
14	菸田菸樓寫生	黃鴻松	菸田
15	社區大掃除	黃鴻松	社區
16	心得分享與檢討	黃鴻松	本班教室

1996.2 製

月份	教學內容	講師	上課地點
3	社區掃除	黃鴻松	龍肚社區
4	認識菸業~撿菸葉	黃鴻松	龍肚庄
5	參加旗山文藝季活動	黃鴻松	旗山
5	認識菸業~繳菸葉	黃鴻松	龍肚菸葉輔導區
6	參加美濃黃蝶祭	黃鴻松	黃蝶翠谷
6	游泳入門	黃鴻松	東門游泳池

1996.9 製

月份	課程內容	講師	上課地點
9	1、茶頂山步道植樹 2、龍肚國小的故事 3、菸田觀察	龍肚里里長 黃鴻松 黃鴻松	茶頂山 龍肚國小 龍肚庄菸田
10	1、龍肚庄傳奇 2、菸作觀察	鍾沐卿 黃鴻松	視聽教室 龍肚庄菸田
11	1、獅山大圳之旅 2、菸葉觀察	黃鴻松 黃鴻松	竹門電廠、獅山大圳 龍肚庄菸田
12	1、柳樹塘賞鳥 2、茶頂山植物採集	蘇貴福 黃吉村	柳樹塘 茶頂山
1	1、菸葉採收實查 2、社區掃除 3、畫一張美麗的龍肚地圖	黃鴻松 黃鴻松 黃鴻松	龍肚庄菸田 龍肚庄 龍肚庄
2	1、美濃客家新年觀察與紀錄 2、植物標本採集	黃鴻松 黃鴻松	龍肚庄 龍肚庄

月份	課程名稱	講師	地點
9	1、龍亭祭孔 2、龍肚國小的故事 3、生態園區生物調查	邱龍妹校長 黃鴻松 黃鴻松	龍肚龍亭 龍肚國小 龍肚國小
10	1、龍肚庄傳奇 2、菸作觀察 3、畫一張美麗的龍肚地圖	黃鴻松 黃鴻松 黃鴻松	龍肚社區 龍肚社區 龍肚社區
11	1、獅山大圳之旅 2、水利三恩公的故事	黃鴻松 黃鴻松	獅山大圳 龍肚開庄伯公
12	1、柳樹塘賞鳥 2、茶頂山植物採集	劉孝伸 黃吉村	柳樹塘 茶頂山
1	1、菸葉採收實查 2、社區掃除 3、大家來講客家話	黃鴻松 黃鴻松 朱富康	龍肚庄 龍肚庄 龍肚國小
2	1、美濃客家春節習俗記錄 2、客家諺語收集	黃鴻松 黃鴻松	龍肚庄 龍肚庄

【附錄八】

龍肚國小師生對於『田園教學』發表於月光山雜誌相關文章

期間：1995年—2000年

標題	作者	日期
田園教學話說從頭	黃鴻松	1995.12.29
社區掃除	林雯婷	1995.12.29
水圳之旅	劉瑞治	1995.12.29
打掃社區好快樂	林雯婷	1997.2.28
清潔之路大家有責	黃毓玲	1997.2.28
從認識鍾理和認識家鄉	黃鴻松	1997.4.9
鍾理和作品—豬的故事讀後感	林雯婷	1997.4.9
鍾理和作品—豬的故事讀後感	劉瑞治	1997.4.9
稻草堆的喜悅	黃鴻松	1997.12.9
大家來做稻草人	劉根妙	1997.12.9
大家來做稻草人	徐宜潔	1997.12.9
春日美濃行	溫子慶	1998.4.19
春日美濃行	徐宜潔	1998.4.19
春日美濃行	廖中源	1998.4.19
茶頂山上好登山	黃鴻松	1998.10.19
回歸鄉土的遠足	黃鴻松	1998.12.29
柳樹塘生態教學	洪馨蘭	1999.1.9
龍肚國小客家日活動省思	黃鴻松	1999.10.19
當伯公生遇到植樹節	黃鴻松	2000.5.19
植樹與祭拜土地伯公	林雯雅	2000.5.19
植樹與祭拜土地伯公	韓宜菁	2000.5.19

【附錄九】

龍肚國小例行性社區鄉土教學活動一覽表

月份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參加對象	備註
一月	社區打掃	龍肚街道	3-6年級	
三月	社區植樹	社區	全校	配合植樹節
四月	校慶暨社區繞境	龍肚庄	社區居民	
六月	社區巡禮	龍肚庄	六年級畢業生	
七月、八月	社區電影院	清水宮廣場	社區居民	
九月	客式迎新會	龍肚國小	新生和家長	
十月	社區音樂會	清水宮廣場	社區居民	
十一月	社區遠足	龍肚庄	全校師生	
十二月	學藝展演	龍肚國小	社區居民	

龍肚國小社區遠足路線：

幼稚園：生態園區巡禮

一年級：蕭家夥房→伯公→校內外一週→生態園步道→水圳戲水

二年級：養鹿場→廣化堂→鍾家庭院（龍東地區）

三年級：蕭家菸樓→斗笠店→豆腐店→龍肚會館→龍亭→菸樓陶藝（龍肚庄老街巡禮）

四年級：磁礮坑→石頭伯公→天雲宮→茄苳伯公（登茶頂山）

五年級：上坑→開基伯公→柳樹塘→龍肚庄（開庄伯公、里社真官伯公）→竹子門→獅山大圳→大崎下（龍肚開庄路線）

六年級：上坑→蝦蟆漂水→龍闕里的故事→竹扶人壇（老虎麻）→龜山（神話路線）



▲龍肚國小客家日展現了推行母語教學的成果，客家話很親切也很有文化，期望鄉親隨時與小孩多講客家話。(照片提供 / 龍肚國小)

龍肚國小客家日活動的省思

◎龍肚國小 黃滿松

美濃號稱是全台灣客居住民純度最高的鄉鎮，也常被稱為台灣最後一個客家原鄉。但近年來，外來文化的入侵，傳統的三合院已被方方正正的樓房取代，象徵強烈美濃圖像的煙囪也因年久失修，逐漸傾倒，而更令人擔憂的是，新一代的美濃人多半不能說流利的客家話。走在街頭巷尾，觀察美濃小孩間的對話，聽聽現代美濃家庭親子間溝通的語言，已漸感受不到這是一個客家莊，語言的流失，將是客家人被「同化」的最大隱憂。

導致下一代不願使用母語，除了大眾媒體觸目(耳)都是國語外，面對今日環境，許多學校仍幾乎不鼓勵使用方言，未盡絲毫的教育本職，甚至傳聞有些學校的學生以說母語為「恥」，認為那是落伍、沒水準的象徵，有一年在八色鳥生態體驗營的活動中，我問某一個小朋友為何不說客家話，她真的回答：「我們同學都說講客家話

很沒水準，所以我們不喜歡講」；然而最大原因源於雙親似乎還未覺察到，喪失母語就是遺棄自己文化。因此，大人講客家話，小孩以北京話回答的情形似乎比其他族群更嚴重。久而久之，小孩只有聽力，沒有會話能力。甚至許多家長顧著「後愈」乾脆選擇國語當作溝通的工具。你說，這些小孩長大後，會將客家話傳下去嗎？

龍肚國小有感於客家話存在的必要，從一年前，將每週六訂為客家日，從老師們帶頭，鼓勵小朋友當天盡量使用客家話，也讓非美濃在地的老師們也多接觸一種語言。當日的朝會，對客家話專精的老師為小朋友介紹老一輩美濃人常用的客家諺語和客家俚語，或能演、酌客家話的戲劇，有時也穿插更幽默的客家「令仔」諺語，讓小朋友猜、讓學生帶回所學的諺語和家人分享，增加說母語的機會。實施一年以來，校園中聽到稚嫩的聲講客家話的機會大增。

有人質疑，方言會影響國語的寫作或使用能力，其實客家話是很有內涵，很有感情的。而且過去美濃許多高學歷的人不也是從小說得出口嗎？新加坡政府的多語言政策，就是鼓勵國民多學一種語言則多增加一分錄生工具。面對客家話大流消失的今天，學校應教導學生挽救自己文化，畢竟沒有了客家話，也就沒有客家人了。

你正在和你的小孩講國語嗎？他們在學校講得夠多了，而且你們家的「阿公婆」聽懂你們的對話呢！

【附錄十一】

美濃鎮龍肚國小學校特色課程綱要

劉福裕製

92.06.30

年 級	上 學 期		下 學 期		備 註 (能力指標)
一年級	校園生態入門 新生植樹 新生水洗禮	◎認識、體驗生態館及生態園區 ◎種下龍肚生命樹	校園植物觀察 植物體驗遊戲	◎認識、愛護校園花草樹木	
二年級	校園水圳踏查 水的遊戲～紙船、果實船	◎認識校園水圳及特色 ◎繪製校園水圳地圖	蝴蝶的觀察、飼養	◎認識校園蝴蝶生態	
三年級	植物入門～花	◎認識各類型的花	認識昆蟲	◎認識校園昆蟲生態	
四年級	植物入門～果實	◎認識各種型態的果實 ◎果實創作	賞鳥入門、觀察及紀錄	◎認識校園鳥類生態 (望遠鏡的使用)	
五年級	水生植物 Discovery	◎認識園區水生植物	認識兩棲、爬蟲類 星空夜語～認識天文	◎認識兩棲爬蟲類生態 ◎星象觀察 ◎園區夜間觀察	
六年級	濕地生態調查、解說與分享	◎認識濕地生態 ◎擔任小小解說員	生態統整 生態旅遊	◎專題研究 ◎規劃及體驗生態旅遊	
備 註	可參考加入之主題： 1.生命教育 2.學生每學年至少認識 10 種植物、10 種昆蟲、5 種鳥類、5 種兩棲爬蟲及節肢動物。		可參考進行方式及加入之主題： 1. 故事、體驗、遊戲 2. 觀察、紀錄 3. 生態的文學與聯想 4. 美濃水的生命禮俗 5. 能源教育（水資源） 6. 客家諺語、文化 7. 河川水泥化問題探討 8. 參觀竹子門電廠		

